



王船山經史論十二種

1 曾 4
7 5 2
2 3



1 曾 4

752

23

宋論卷七

哲宗

極重之勢其末必輕輕則反之也易此勢之必然者也順必然之勢者理也理之自然者天也君子順乎理而善因乎天固不可與天爭久矣天未然而爭之其害易見天將然而猶與之爭其害難知爭天以求盈雖理之所可而必過乎其數過乎理之數則又處於極重之勢而漸以嚮輕君子審乎重以嚮輕者之必漸以消也為天下樂循之不以不言而辨不動而成使天下各得其所疑然以永定而不可復亂夫天之將然矣而猶作氣以憤興若旦夕之不容待何為也耶古之人知此也故審於生民塗炭之極察其數之將消居貞以俟徐起而順眾志以圖成湯之革夏武周之勝殷率此道也况其非革命改制之時乎漢武帝銳意有為而繁苛之政興開邊牟利淫刑崇侈進屠小以荼苦其民勢甚盛而不可撲也然而溢於其量者中必餒馳於其所不可行者力必困怨決於四海者心必怵而不安故其末年罷兵息役弛刑緩兵不待人言之洊至而心已移矣圖已改矣其未能盡革以復文景之治者霍光輔孝昭起而承之因其漸衰之勢待其自不可行而報罷於是而武帝之度劉天下者日消月沈不知其去而自已無他唯持之以心應之以理一順民志而天下不見德大臣不居功順天以承祐承天之祐者自無不利也攷神宗之初終蓋類是矣當其始也開邊之志聚財之情如停水於脆土之隄而待決也王安石乘之以進三司條例使一設而震動天下以成其所欲於是而本朝顧命之老且引退而不能進言通國敢言之士但一鳴而即逢貶竄羣小搆意指而進者喧不可息也此勢之極重者也然而固且輕矣安石之所執以必為者為之而無效矣河不可疏而淤田不登矣田不可方而故籍難廢矣青苗之收息無幾而逋欠積矣保馬之孳息不蕃而苑牧廢矣民怨於下士怨於廷而徹乎上聽矣高遵裕之敗死尸盈野稟甲齊山而天子且為之痛哭矣安石則不肖之子撓之於內反面之黨訟之於廷神宗亦不復以心膂相信鄧綰呂嘉問且嬰顯罰王安禮糾兄之過而亟進升庸手實方田自安石崩者皆自神宗而報罷矣使神宗有漢武之年其崩不速則輪臺之詔必已先之弗待廷臣之極諫蓋否極而傾天之所必動無待人也幾已見矣勢已移矣則哲宗立眾正升因其欲燬之餘燄撤薪以息之者乎其情澄其慮抑

其怒張之氣以注之其不可行者已昭然其不可行無所利者已昭然其有害而弗為之修池而弗為之督三年之中如秋葉之日向於凋坐而待其隕矣而諸君子積怒氣以臨之弗能須臾忍也曾霍光之弗若吳論古先聖哲之調元氣而養天下於和平哉牛之鬪虎已斃而鬪之不已牛乃力盡而死安石既退呂惠卿與離叛而兩窮呂申公馬溫公以洎孫固吳充漸起而居政地彼蔡確查愜王珪曾布之流無安石博聞強治之學食淡衣麤之節豈元祐諸公之勁敵哉操之已感者畏之已甚疾之已亟者疑之已深授之以不兩立之權而欲自居於時重則昔之重在彼者輕而今之重在諸公者能長保其重哉天方授我而我不知力與天爭而天且去之矣夫豈有蒼蒼不可問之天哉天者理而已矣理者勢之順而已矣此之不察乃曰天祚社稷必無此慮天非不祚宋也謀國者失之於天而欲強之於人以居功而樹德者為之也

畢仲游之告溫公曰大舉天下之計深明出入之數以諸路所積錢糧一歸也官使天子知天下之餘於財而虐民之政可得而蠲大哉言乎通於古今之治體矣溫公為之聳動而不能從不能從者為政之通病也溫公不免焉其病有三一曰惜名而廢實二曰防弊而啟惡三曰術疏而不達天子不言有無大臣不問錢穀名之甚美者也大臣自惜其清名而又為天子惜於是諱言會計而一委之有司是未察其立說之義而蒙之以為名也不言有無者非禁使勿知之謂也不於有而言無以求其溢不於無而計有以妄為經營知其所入度其所出富有海內不當言無也不問錢穀者非聽上之廢之任下之隱之而徒以自標高致也出入有恒舉其大要業已喻於心而不屑屑然問其銖粟也若乃庸庸然若將浼焉而去之此浮薄子弟之所尚而可以為天子可以為大臣乎自矜高潔之名而忘立國之本此之謂惜名而廢實習以為尚而賢者誤以為道之所存其愈久矣為獨成君德之說者曰天子不可使知國之富也知之則侈心生於是而幸邊功營土木耽玩好濫賜予之情不可抑止李林甫丁謂之導君以驕奢唯使知富而已禁使勿知而常懷不足之心則不期儉而自儉之說也尤其大謬不然者天子而欲宣欲以尚侈乎豈憂財之不足而為之哀止哉高緯孟景劉銀僅有一隅物力凡幾而窮奢以逞漢文階露臺之費非憂漢之貧也奄有九州之貢稅即不詳知其數計可以恣一人之揮斥者雖至愚暗不慮其無餘唐元宋真既有法心侵令日告虛朽

抑且橫征別出夫頓眉坐歎而相戒以貪鄙野小人施之狂子弟而徒貽其笑欲止天子之奢而勿使知富則將使其君如土木偶人唯人提撥而後可乎為新法者本以北美燕雲西防銀夏為憂則亦立國之本固固不當以守財坐嘆導其君以抱壁立枯也此防弊者之迂疏為謀已下也乃若術疏而不達則雖博練如溫公吾不能信其不然矣天子之不能周知出入之數畜積之實者有故方在青宮之日既無以此為其所宜聞而詳告者矣迨其嗣立耽宴樂而念不及之者勿論已即在屬精之主總其要不能察其詳抑以此為有代我以來告者而弗容亟問也若大臣則亦昔之經生學以應人主之求者耳乃其童之所習長之所游政暇之餘之所涉獵即不以宴遊聲色蕩其心而所聞所知者概可見矣下者詞章也進而上馬議論也又進而上馬天人性命之旨也即及於天下之務亦上推往古數千年興廢得失之數而當世出納之經制積聚之盈歛未有過而問者故其有而不知其未必有也億其無而不知未嘗無也知其出而不知其出之何所支也知其入而不知其入之何所藏也知其散而不知其散者之幾何也知其合而不知合之散者幾何也雖以溫公經濟之實學上海威烈下迄柴氏并井條條一若目擊而身與之然至於此則有茫然若群川之赴海徒見其東流而不知歸墟者何天之池矣則雖欲臚列租稅之所登度支之餘內府之所藏州郡之所積計其多寡而度以應人主有為之需固有莫捫朕舌而終以吃啣者則學之不適於用而一聽小人之妄為意計也其能免乎夫王安石之唯不知此也故妄億國帑之虛而以桑孔之術動人主於所不察元祐諸公欲誅其邪而惛然者亦安石耳則相相相值勿問貞邪而各以時競何異兩首之相觸於道其交諍也必矣夫唯大臣之不以此為務而俾天子之卒迷也故其言有不可勝言者守之者皆隸也掌之者皆宦也腐之者暗室也籍之者蠹紙也湮沈而不可問盜竊而不可詰嗚呼此皆部屬小民粟粟而獲之絲絲而織之銖銖而經營之以效立國久長之計使獲免於夷狄盜賊之摧殘者而君臣上下交置之若有若無之中與糞土均其委棄智者所不能自己抑仁者所不忍忘者也天子大臣非山椒水渙携杖觀雲之畸士而曰此非所宜知也則孔子曰足食足兵其為俗吏之嚆矢與丁謂上會計錄以後至熙寧元年六年中歷仁宗四十年之節儉民無流亡國之所積可知也青苗均輸農田水利之所獲一培婁之於泰山諸君子不能舉此以勝安石之黨且舌橋而不

能下徒以氣矜異益哉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內而□□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以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為辨而相為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爭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秦顯劉琨之於聰勸陳蕃之於定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災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爭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元祐諸公昧此以成紹聖以後之禍善類空國事亂宗社亦由以傾亦慘矣哉新法之為民病甚矣諸公順民之欲急起而改之不謂其非貞也即疑於改父之非孝而奉祖宗之成憲以正先君之闕失亦不可謂非孝之貞也乃改之者諸公不自任其責論若不與聞其謀舉而仰聽於太后於是盈廷之士僉曰后亮舜也普天之下皆曰后亮舜也乃至傳之史冊而後世道聽之說猶曰后亮舜也取后而躋之亮舜曰后亮舜矣其可以抑亮舜而匹之后曰亮舜后耶故曰擬人必於其倫倫者不相奪也諸公躋后而亮舜之聲小抑后而呂武之以倫求之呂武雖不肖猶其等倫而亮舜懸絕焉則呂武之說足以累勝而亡尼倫也者類也天之生是使別也草與木並植而芝蘭之芳不可以為標棟烏與獸並育而翟雉之美不可以駕戎車天子與后敵尊而母后之賢不可以制道法非是者自喪其貞而欲以勝物匪徒小人之反噬有辭也天所弗祐祖宗之靈所弗憑依天下臣民亦懷疑而其情不固不貞者之不勝古今之理義不可違也哲宗之立雖僅十齡乃迨高后之殂又七年矣□□□□帝一日不得□□則此七年者月之則於夜非日之昇於晝也日晝雖陰而以昭物其能俾人洞見者視月遠矣天子雖幼而以茲從其能俾人信者視后多矣而不但此也位尊權重可以唯其所為然且憚於惡而強為善者自非上哲亦惟其名而已夫為惡而惡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無所憚而有委罪之路為善而善之名歸之人而已不與則不能強而徒披不平之情實則資己之權藉以為之名則去之嚴父不能得之於子而為人臣者欲以得之君不已得乎新法之弊神宗之暮年亦自知之矣永樂之敗悔不用王安石之言王安石死而魄喪其志已衰王雱呂惠卿自相齟齬而神宗已厭之矣鄧綰已去周勃逆彰明而見黜矣蒲宗孟欲司馬君實而見訶矣孫固呂公著漸進而登而府矣則使當國者述神宗之志以遺詔行之蠲青苗之逋欠弛保馬之舉

生緩保甲之練習以次而待哲宗於識知之後告以民主之艱苦示以祖法之寬宏次第而除之使四海慕新王之仁而不掠美以歸□□之夫豈不可必得者計不出此擁□□以行其志后一日□□天子一日隔坐畫諾如秉筆之內豎秦教而行即以韓維蘇軾劉摯朱光庭輩處此其能類首以聽焉否耶故人謂溫公守真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彜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以陽禦陰之始與乾相革則所秉不正存希微之間而說於其途不可以復暗和高朗之字固無待血戰而始知其言也溫公胡不聞馬鳴呼國之將亂也黃髮蒼眉老死而無與繼者神宗之奉年韓富二公先後而逝天路公雖存年已遲暮且仁柔以召物議眾望所歸也便有秉國鈞者如韓公於英仁二廟嗣立之初持德威以翼戴當先稽三四年間撤太后之簾以興革之權進退之柄歸之天子則羣小無言執可無隙可乘而國定矣溫公權藉既經道亦遜焉徒恃愚氓浮動之氣遠客躍起之情迫於有為而無暇擇焉其能濟乎權輕者非勢之勝也道遜者非理之貞也提反提履提提履廢天下皆畏其貞則□□貞之失先之也故曰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置一說之短長以通觀一時之措施則其治亂安危可未成而決其必然於先臚千載而信其所以然於後無有爽也哲宗在位十有五年政出自太后者凡八年哲宗親政以還凡六年紹聖改先而後其進小人復苛政為天下病者勿論矣元祐之政抑有難於覆理者焉紹聖之所為反元祐而實效之也則元祐之所為矯慶豐而抑未嘗不效之且啟紹聖而便可效者也嗚呼宋之不亂以危亡者幾何哉天子進士以圖吾國君子出身以圖吾君豈借朝廷為定流品分清濁之場哉必將有其事矣事者國爭也其本君德也其大用治教政刑也其急圖邊疆也其施於民者視其所勤而休養之視其所廢而修明之拯其天災懲其虐吏以實措之安也其登進夫士者養其恬靜之心用其方新之氣拔之衡茅而相勸以君子之實也豈徒紹聖哉元祐諸公之能此者幾何耶所能卓然出其獨至之忱超出於紛紜爭論之外而入告者劉器之諫覓乳媪而已伊川請就從政延和講讀以暑廢而已范滂夫勸帝以好學而已自是而外皆與王安石已死之灰爭是非寥寥焉無一實政之見於設施其進用者洵非不肖者矣乃一

唯熙豐所取斥之人皇皇然力為起用若將不及豈新進之士遂無一人可推轂以大任之樹百年之屏翰者而徒為崩海遠客伸久鬱之氣遂可無曠天工乎其恤民也安石之新法在所必革矣曠年豈無水旱而拯救不行四海豈無冤民而清問不及督行新法之外豈無漁民之蠶更而按劾不施觸忤安石之餘豈無行惠之循良而拔尤不速西陲之覆敗孔棘不聞擇一將以捍其侵陵契丹之威幣屢增不聞建一謀以杜其欺侮夫如是則宋安得有天下哉一元祐諸公揚眉舒憤之區宇而已矣馬呂兩公非無憂國之誠也而剛大之氣一洩而無餘一時雖屈求伸之放臣拂拭於燻煙瘴雨之中惜情自得出不知有志未定之冲人內不知有不可恃之□□朝不知有不修明之法守野不知有難仰訴之疾苦外不知有睥睨不逞之強敵一舉而委之夢想不至之域羣起以奉二公為宗主而日進改圖之說二公且目眩耳榮以為唯罷此政黜此黨召還此人復行此法則社稷生民鞏固無疆之術不越乎此嗚呼豈足以酬天子心膺之託對皇天質先祖慰四海之孤惻折西北之狡寇而允稱大臣之職者哉吾誠養君德於正則邪自不得而窺吾誠修政事以實則妄自無從而進吾誠慎簡干城之將以固吾國則微功生事之說自息吾誠釐剔中飽之弊以裕吾用則培克毒民之計自消吾誠育士以醇靜之風拔賢於難進之俗為國家儲才於百年則姦佞之覬覦自戢而善類之濯磨自宏曾不出此而夜以繼日如追亡子進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退也退一人則曰此熙豐之所進也興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革也革一法則曰此熙豐之所興也然則使元祐諸公處仁英之世遂將一無所言一無所行優遊而聊以卒歲乎未見其有所謂理也氣而已矣氣一動而不可止於是呂范不協於黃扉雖蜀朔黨不協於羣署一人莞立於上而尹類從於下尚惡得謂元祐之猶有君象之猶有國也而紹聖諸姦駕駟馬騁康莊以進莫之能禦矣反其所為者固師其所為也見故通哲宗在位十四年中無一日而不為亂媒無一日而不為危亡地不徒紹聖為然矣當其時耶律之臣主亦悖淫而不自保夫吳之子孫亦偷安而不足逞福其不然靖康之禍不能待之他日也而契丹復人弱正漢宣北折匈奴之時曾乃恣通國之精神敵之於一彼一此之短長而弗能自振嗚呼此豈徒宋之存亡哉無窮之禍自此貽之矣立乎今日以復攷哲宗之代之所為其言洋溢於史冊以實求之無一足當人心者苟明於得失之理安能與登屋遮道之愚民同稱慶悒耶夫君子

之自立也有節而應天下也有道心之無私不待物之不我辱而後榮為之有實不待法之無所弊而後治故入其朝觀其所為讀其書觀其所成聚天下之聰明才力以奉一人而理萬物不期正而無不正然後其興也必也此則君子以自靖而靖天下者也豈徒伊呂哉兩漢之盛唐宋之初無有不然者夫誰知哲宗在御之世曾曾然終日而不知將必何為也

宋論卷八

徽宗

徽宗之初政然可觀韓忠彥為之而非韓忠彥之能為之也未幾而向后祖任伯雨范純禮江公望陳瓘以次廢黜曾布專蔡京進忠彥且不能安其位而罷矣銳起疾為而不能期月守理亂之樞存乎向后者存沒忠彥其能得之於徽宗乎循已覆之軌者傾仗非其所仗者躓以仁宗之慈厚居心而無旁窺懷妬之小人然且劉后殂而張者夏竦不能復立於廷王德用張德家以與劉后異而急庸若高后晨履羸姦又進攻繫元祐不遺餘力前事之明鑒固忠彥等所在目方新者仍擁一□□以取必於歲年仇達之天子仗者非所仗也則邢恕章惇蔡卞雖已竄死豈無繼者禍烈於紹聖而貞士播棄終身以恣嗚嗚之狂夫動搖社稷後車之覆甚於前車亦暗矣哉忠彥雖為世臣而德望非溫公之匹任伯雨諸人亦無元祐羣賢之夙望一激不振士氣全賴舉天下以冥行而趨於泥淖極乎靖康無一可用之才舉國而授之他人無足怪者將雪之候先有微溫其溫也豈暗和之氣哉於是而諸君子之處此也非易易矣太后不可恃也忠彥斯不可恃也李清臣將之奇之雜進愈不可恃也曾布之與忠彥互相持於政府彌不可恃也然而溫詔之頒起用之亟固自朝廷發矣范忠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伊川曰首被大恩不供職何以仰承德意蘇子瞻海外初還欣然就道夫固有不可恕於君臣之際者知其不可恃而猶欣躍以從亦君子宅心之厚與雖然酌之以道規之以遠持之以貞而善調元氣以使無傷固有道焉天下有道道在天下則身從天下以從道天下無道道在其身則以道愛身而即為天下愛道以道愛身者喜怒哀不輕動於心語默不輕加於物而進退之不輕尤其必慎者也執之仇仇而知仇仇者之必不我力不可得而執也愛而加膝念加膝者之無難投淵不以身試淵也夫且使昏庸之主知我之不以訢訢而動弗得以我為賴寵夫且使邪佞之黨見我之遞避以進弗得疑我之力爭夫且使天下之士惜其名節念榮寵之非榮而不辱身以輕試夫且使四海之民知世之方屯隱忍以茹苦而不早計昇生以觸苛虐而重其災故范滂天勸蜀公之不赴而尹和靖疑伊川之易就非獨為二公愛其身也為天下愛道而道尚存乎天下也以愛君之切而不忍逆君之命以憂國之至而迫欲為國宣力以恤民之篤而

輒思為民請命則小人之占風而趨待隙而鑽者固將曰彼猶我也一虛一實迭相哀王而凶威可試不遺餘力以拏采而盡劉之昏庸之主亦將曰此呼而可來者麾而可去天下安得有君子哉唯予言而莫違否則或之誅之承錮而無遺種亦不患國之無人也後生者不得與於直道之伸亦將曰先生長者亦嘗與於進矣則弗待君之果明臣之果直未進而獲進焉無不可也奚必與世齟齬哉於是而小人有可藉之口庸主有輕士之情人士無固窮之節朝為無人之朝野為無人之野則大觀以後迄於靖康醉夢傾覆無有止訖終無一人焉能挽海宇之狂趨以救死亡不亦痛與宋之不靖也自景祐而一變矣熙寧而再變元祐而三變紹聖而四變至是而五變矣國之靡定不待知者而知也乃數十年來小人送進而公忠剛直之臣項背相依然求其立難進易退之節足以起天子之敬畏立士類之坊表者無其人焉驥驥與駕駘駘爭駕明星與螢火爭光道已既身已既世安得而不波流國安得而不瓦解哉韓忠彥孤立以戴□□而望起兩世之傾危諸君子何其易動而難靜也伊川既而尹和靖張思叔諸學者皆惟偽學之禁韓侂胄之惡自此倡之則非徒禍中於國家而且害延於學術矣建寧靖國之初政有識者所為寒心也奚察然可觀之有

政之善者一再傳而弊生其不善者亦可知矣政之善者期以利民而其弊也必至於厲民立法之始上昭明之下敬守之國受其益人受其賜已而奉行者非人假其所寬以便其弛假其所嚴以售其苛則弊生於其間而民且困矣政之不善者厲民以利國而其既也國無所利因以生害而民之厲亦漸以輕立法之始刻意而行之令必其行禁必其止怨怒積於下而不敢違已而亦成故事矣故守令長之賢者可與士民通議委曲以苟如其期會而止而不必盡如其法若其不肖者則雖下不恤民若上不畏國法但假之以濟其私而塗飾以應上亦苟且塞責而無行之志則其為虐於天下者亦漸解散而不盡如其初則害亦自此而殺矣故即有不善之政亦不敢操之數十年而民無隙之可避雖此言之不善之政未能以久賊天下而唯以不善故為君子所爭乃進小人以成其事則小人乘之以播惡而其禍乃延故曰有治人無治法則亂天下者非亂法亂之亂人亂之也蔡京介童貫以進與鄧洵武溫益諸姦勳紹述之邪說推崇王安石復行新法乃攷京之所行亦何嘗盡取安石諸法督責吏民以必行哉安石之畫計

夜思搜求衆論以曲成其申商蔡孔之術者京皆故紙視之名存而實亡者十之八九矣則京之所為固非安石之所為也天下之苦京者非其苦安石者也是安石之法未足以致宣政之禍唯其雜引呂惠卿鄧綰章惇曾布之羣小以授賊賢罔上之秘計於京則安石之所以貽敗亡於宋者此爾載攷熙豐之時青苗保甲保馬市易之法東溼垂行民乃毀室鬻子殘支體徒四方而號號遍野藉令迄乎宣政無所寬弛則天下之氓死者過半揭竿起者不減秦隋之季乃紹聖踵行又二十餘年而不聞天下之怨毒倍於前日方臘之反歐之者朱勳花石之擾非新法迫之也此抑可以知政無善惡不足以持久倚法以求贏徒為聚訟而已矣神宗之求治也迫安石之欲售其邪僻之術也堅交相薦而益之以戾氣力持其是以與君子爭無從欲偷安之志以緩之故行之決而篤之嚴更無所各其曲折民無所用其推移則如烈火之所炎而無幸存之宿草及哲宗而以息心行之及徽宗而亦以侈心行之矣則吏民但可有盈餘以應謀求飾文具以免勸督者自相迫於下而巧避之且如保甲之法固可以一紙報成功青苗之息固可洒派於戶口土田醉夢之君狹邪之相苟足其欲而以號於人曰神宗之所為吾皆為之矣而民之害亦至此而稍紓矣緣此言之政無善惡不足以持久吏自有其相沿之習民自有其圖全之計士大夫冒譴以爭訟於庭而不足里胥牖戶協比以遁於法而有餘故周公制六官叙六典繼悉周詳規天下於指掌勒為成書而終不以之治周非不可行也行之而或遁之或乘之德不永而弊且長也人主而為國計無疆之休任賢而已矣大臣而為君建有道之長進賢而已矣所舉賢而以類升者即不如前人之懿德而沿流風以自淑必不為姦賊者之所舉不肖而以類升者豈徒相效以邪哉趨而愈下流而愈淫即求前人之不避而不可得嗚呼安石豈意其支流之有蔡京哉而京則曰吾安石之嫡系也諸君子又從而目之曰京所法者安石也京之惡乃益以昌矣故善治天下者章民者志也負民者教也樹之百年者人也知善政之不足恃則非革命之始無庸創立已法知惡政之不可久則雖苛煩之法自可調之使馴讀一先生之言欲變易天下而從已吾未見其愈於安石也徒為蔡京之口實而已

靖康之禍自童貫始狡勇不可信而信之叛臣不可庸而庸之逞志於必亡之契丹而授國於方張之女直其後理

宗復尋其覆軌以託其天命垂至於後猶有持以夷攻夷之說取敗亡者此其自蹈於凶危之阱昭然人所共喻矣而宋之一失再失以隕命者不在此藉令徽宗聽高麗之言從鄭居中宋昭之諫斥童貫王黼之姦拒馬植張說之請不以一矢加遠而且輸金粟起援兵以衛契丹能必耶律濤之不走死乎能必左企弓之固守燕山而不下乎能使女真不壓河北而與我相迫乎能止女真之不馳突渡河而嚮汴乎夫然則通女真之與不通等也援遼之其夾攻等也童貫與受其敗而宋之危亡非但貫之失算也輟夾攻之計以援遼遼存而為我捍女真此一說也宋豈能援契丹而存之者以凡解垂亡之契丹一攻之而童貫敗於白溝矣再攻之而劉延郭藥師敗於燕山矣攻之弗能攻也則援之固弗能援也不可以敵熖火將熄之蕭幹而可以拒燧原方熾之粘沒喝乎拒契丹而勿援拒女真而勿夾攻則不導女真以窺中國之短長守舊疆以靜鎮之此一說也近之矣乃使女真滅遼有十六州之地南臨趙魏以方新不可遏之銳氣睥睨河朔之腴土遣一使以索歲幣應之不速而激其忿怒應之速而增其狎侮抑能止鋒銳銳盡燕自守而不以吞契丹者孰我乎然則夾攻也援遼也靜鎮也三者俱無以自全蓋宋至是而求免於女真也難矣自潭州講和而後畢士安撤河北之防名為休養而實以啟真宗粉飾太平之佚志與封祀營土木者十八載仁宗以柔道為保邦之計劉六符一至而增歲幣如不運坐銷歲月於議論之中者又四十一年神宗有自強之志而為迂諛之妄圖內啟其民於裕克而速試不教之兵於熙河契丹一索地界則割土以畀之而含情姑待究無能一展折衝之實算元祐以選一彼一此聚訟盈廷置北鄙於膜外者又二十餘年間無可任之將伍無可戰之兵城堡湮積成卒離散徽宗抑以嬉遊敗度忘日月之屢遷凡如是者幾百年矣則攻無可攻援無可援鎮無可鎮請罷夾擊之師者罷之而已抑將何以為既罷之後畫一鞏固之謀耶故曰童貫誤之非徒童貫誤之也雖然宋即此時抑豈果無可藉以自振者乎以財賦言徽宗雖侈未至如楊廣之用若泥沙也盡天下之所輸以得敵一方者自有餘力以兵力言他日兩河之眾村為屯里為營者至於飄泊江南猶堪厚用周世宗以數州之士乘擾亂之餘臨陣一麾而強敵立摧亦非教練十年而後用之也以將相言宗汝霖固陶侃之流匹也張孝純張叔夜劉子羽張浚趙鼎俱已在位而才志可徵劉張韓岳或已試戎人或崛起草澤而勇畧已著用之斯效求之斯至非無才也有

財而不知所施有兵而不知所用無他唯不知人而任之而宋之亡無往而不亡矣不知猶可言也不任不可言也是豈徒徽宗之闇蔡京之姦敗壞於一旦哉自趙普獻猜防之謀立國百餘年君臣上下惴惴然唯以屈抑英傑為苞桑之上術則分間臨戎者固以容身為厚福而畏建功以取禍故平方臘取熙河非童貫以奄宦無猜不敢尸戰勝之功曉曉者滿堂也而窺其戶久矣聞其無人矣雖微童貫挑女真以進之其能免乎漢用南單于攻北單于而匈奴之禍訖閉關謝絕西域而河西之守固惟其為漢也願有算閫有政夾攻可也援遼可也靜鎮尤其無不可也惟其人而已矣

姦人得君久持其權而以傾天下者抑必有故才足以代君而貽君以宴逸巧足以防君而濟君之妄圖下足以彈壓百僚而莫之敢侮上足以脅持人主而終不敢輕李林甫盧杞秦檜皆是也進用之始即有以聳動其君而視為社稷之臣既用之則信嚮而尊禮之權勢已歸君雖疑而不能動搖之以使退故高宗置刀韞中以防秦檜而推崇之益隆盧杞貶而德宗念之不哀李林甫非楊國忠之懷伎以相反元宗終莫之輕也而其時盛廷之上無敢昌言其惡微詞譏諷而禍不旋踵矣而蔡京莫是徽宗之相京也雖嘗賜坐而命之曰卿何以教之亦戲也實則以弄臣畜之而已京之為其所欲為也雖奉王安石以為宗主持紹述之說以大殘善類而熙豐之法非果於為也實則以弄臣自處而已其始進也因與童貫遊玩持書畫奇巧以進而託之紹述以便登揆席其云紹述者戲也所師安石以周官飾說者但唯王不會之一言所以利用夫戲也受寵既深狂嬉無度見安妃之畫像形之於詩縱稚子之牽衣著之於表父子相仍迭為狎客乃至君以司馬光譴臣臣以仁宗譴君則皆灼然知其為俳優之長與黃帽緝敬新磨等帝亦豈曰此可為吾任社稷者京攸父子亦豈曰吾為帝腹心哉惟帝之待之也媒而京攸父子之自處也賤故星變而一黜矣日中有黑子而再黜矣子用而父以病免不得世執朝權矣在大位者侯蒙陳顯斥之為姦賊而猶優游以去冗散之臣如方軫草澤之士如陳朝陳正彙訶之如犬豕而猶不陷於刑未嘗有蟠固不可搖之勢也徽宗亦屢欲別用人代之矣而趙挺之何執中張商英之瑣瑣者又皆懷私倖進而無能效其尺寸是以寵日以固位日以崇而耆老不死以久為賊於天下計自其進用以迄乎南竄之日君亦戲也臣亦戲也嗣之者攸也條也



借之者王黼也朱勳也李邦彥也莫非戲也花鳥圖書鐘鼎竹石步虛受錄偶門酒肆固戲也開熙攻交趾延女  
真滅契丹策勳飲至獻俘肆赦亦莫非戲也如斯而欲緩敗亡之禍庸可得乎故有李林甫不足以斬肅宗之祚有  
盧杞不足以陷德宗於亡有秦檜不足以破高宗之國宗無彼三姦之驚悼而禍乃最焉彼之為惡者猶有所為以  
箱服天下而此之為戲者一無所為也彼之得君者君不知其姦而姦必有所飾此之交相戲者君賤之而不能舍  
之則無所忌以無不可為也即無女真而他日起於草澤王善李成楊公之徒一呼而聚者百餘萬北據太行南蹂  
江介足以亡宋而有餘矣櫻校強銳起之天驕尚延宋祚於江左幸也雖然惟其戲也含垢忍恥以偷嬉宴則其施  
毒於士民者亦淺固有可以不亡者存焉京年八十而與子孫靈死於南荒不得視林甫杞檜之保軀命於牖下也  
足以當之矣

楊龜山應詔而出論者病之亦何足以病龜山哉君子之出處惟其道而已矣召之者以道應之者以道道無不可  
君子之所可也徽宗固君也進賢者君之道也蔡京固相也薦賢者相之道也相薦之天子召之為士者無所庸其  
引避天下雖無道而以道相求出而志不行言不庸然後引身而退未失也龜山何病哉當其時民病亟矣改紀一  
政而緩民之死即吾仁也國危迫矣匡贊一謀而救國之危即吾義也民即不能緩以死而吾緩之道不靳於言  
國即不能救其危而吾救之方不隱於心則存乎在我者自盡而不以事之從違為憂君子之用心自有不容已  
者徽宗雖闇而猶吾君蔡京雖姦而猶吾君之相相薦以禮相召以義美容逆億其不可與有為而棄之病龜山者將  
勿隘乎雖然試設身以處處龜山之世當重和之朝廷而與當時在位之人相周旋固有大難堪者不知龜山之何  
以處此也易於良之三日良其限列其當厲心曷屬乎屬以其重也立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重之者莫非  
陰濁也故危也孔子之道大矣非可凌躐而企及者然而出也以其重也立孤陽於四陰之中上無與應重之者莫非  
其廷周回四顧而可與為緣者不乏則羣小之蠱不能亂君子之臭味故季斯公山弗撓佛辟皆可褰裳以涉而女  
樂一歸則疾舍宗國而不為思何也姦邪者君子之所可施其繁括而同昏之朝腥聞熇然環至以相重則欲姑與  
之處而無以自置其身孔子且然況不能為孔子者乎龜山方出之時何時耶徽宗如彼矣蔡京如彼矣蔡攸王黼

童貫梁師成之徒又如彼矣而一時人士相趨以成乎風尚者章黜也花鳥也竹石也鐘鼎也圖書也清歌妙舞狹  
邪治遊終日疲役而不知倦觀乎靖康禍起虜蹂都城天子號號萬民震慄而抄剽金帛之役洪芻王及之輩皆一  
時自標文雅之士劫宮城以並坐歌謔酣飲而不以死為憂則當時豈復有姦邪哉聚鳥獸於君門相為躡躅而已  
龜山以嚴氣正性之儒者孤立於其間槐棘之下誰與語者待漏之署誰與立者歲時往還之酬答誰氏之門可以  
報謁捋棘及膚叢雜刺目彼則無斬而我能自適乎莊生曰櫻而後甯亦必有以甯也亦必相櫻而後相拒以甯也  
不能櫻我而祇以氣相熏染厲而已矣奚甯哉念及此則龜山之出誠不如其弗出矣於是而尹和靖之堅不欲雷  
尚矣良之上曰敦良吉超出羣陰之上與三異志而時止則止非道之必然心之不得不然也道生於心之所安  
道之所在故於亂世之末流擇出處之正者衡道以心而不以心做道無以熏其心而心泰矣尚異疑哉  
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後喜惜其傾而欲善  
保其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謀國者志非不忠道非不正不忍視君之瑣尾民之流離欲因仍而補救之其說足以  
聳動天下乃弗能救也而祇甚其危亡則唯惜傾而靳於傾者使之然也宋至徽宗之季年必亡之勢不可止矣匪  
徒女真之強不可禦也匪徒童貫之借金亡遼之非策也尤匪徒王黼受張鼓之降以挑校虜也君不似乎人之君  
相不似乎君之相垂老之童心治遊之浪子擁離散之人心以當大變無一而非必亡之勢於是而宇文虛中進罪  
己之言吳敏李剛定內禪之策不可謂非消否之道也乃汴都破二帝俘愈不可挽矣內禪者死守之謀也死守則  
必有死守之具矣任廟算者唯細網之外無人矣任戎閫者唯神師道師道之外無人矣盡綱之謀竭師道之勇可  
以任此乎朱子固已論之曰不及特也且徽徒綱與師道也嬰孤城席懈散之勢一日未亡一日有處堂之計人心  
不震規畫不新雖諸葛孔明不能止荊州之潰雖郭子儀不能已陝州之奔何也勢已傾者不傾而否亦不傾也亂  
起於外者制之以中亂集於中者制之以外處於有餘之地而後可以自立可以自立而後可以禦人先王眾建諸  
侯以為屏藩時巡其守王迹以通五服四方皆天子之外舍也故幽王死於宗周而襄王存於汜水春秋記之曰天  
王出居於鄭居者其所宜居也舉天下而皆其所居則皆其所自立矣皆其所居而拘繫於不可久居者以自困則

有餘之地皆非其地有餘之人皆非其人畏傾而傾必及之否豈有自消之理哉徽宗南奔以避寇勢迫而不容弗  
避避之尚未足以亡也以勢言之頭不刺者命不傾以理言之死社稷者諸侯之道也非天子之道也諸侯棄其國  
而無國天子棄都城而固天下未喪其世守也故未大失也其成乎必亡者內禪而委位於欽宗也委位於欽宗  
則徽宗非天下之君矣本不可以為人之君而又委位以自失其柄為蕭然休老之人則處有餘之地而非其地撫  
有餘之人而非其人權藉之所歸據之以抗強虜者猶然處危城之嗣主是出奔猶未失而內禪之失不可救矣  
唐元宗走蜀而太子北走朔方猶太子也元宗猶隱繫東南人心而人知有主太子雖立而置身於外以收西北之  
心故可捲土重來以收京闕欽宗受內禪之命是天子固在汴京走而東者已非天子也盈廷之士類皆讒賊之餘  
嬰城之眾徒戀身家之計網以此曲循其意擁欽宗以還回於棧豆為之名曰效死勿去肩貨賄以惜遷徙之愚浪  
羣起譁呼以偷一日之安懷愆之覆轍憚莫之懲以冥行而蹈之不亦悲乎嚮令內禪不行徽宗即出人知吾君之  
尚在不無奮死之心帝持大柄以旁招尚據河山之富群小抱頭以駭散不牽築室之謀太子受鉞以撫軍自效廣  
平之績揆其時勢較康王之飄泊濟州時尚相什伯也惟網罟此惜此四面受敵之孤城仍此議論猥繁之朝廷率  
此姦邪怙黨之僉主殉此瞻戀樓華之婦稚虜兵乍退歌舞仍前且曰微綱之使有君而有國也安得此晏處之休  
哉是莫已滑之宗祊而甯我婦子也功施不朽矣盤庚曰骨動以浮言非此謂與徽宗以脫履自恣之身飄然而去  
翩然而歸既不能如德宗之在奉天欽宗以脆弱苟延之命有召不應有令不行亦不能如肅宗之在靈武都城官  
吏軍民以浮華安佚之累倏然而憂俄然而喜終不能如朔方郭守之軍憤起反攻以圖再造禍在轉盼而猶為全  
盛之圖網何宋之思也其在當日者城連萬雉關啟千門難天方甯市屢未改不忍棄之一朝而思奉一人以固守  
夫豈非憂國恤民之至意而目前之殷盛一俄頃之浮榮轉盼之凋殘成灰飛之幻夢卒使兩君俘六宮虜金帛括  
盡凍餓空城曾不得逸出以謀生而上下交絕其大命如是而以為不忍其忍也不已慘乎故所咎於綱者有所惜  
而忘所大惜也邪說行狂夫逞敷天之痛綱其罪之魁與

宋論卷九

欽宗

船山遺書

扶危定傾有道於其危而扶之不可得而安也於其傾而定之不可得而正也傾危者事勢之委也末也所以致傾  
危者本也循其所以危反之而可以安矯其所以傾持之而可以正故扶危定傾者其道必出於此雖然本之與末  
有發端而漸啟者有切近而相因者則正本之圖有疏有緩有緩有急必審其時而善持之不然則窮源其本而不  
足以救其末無益也發端而漸啟者其始之弊本至於此相沿以變而並失其舊乃成乎切近相因之害於此圖之而  
已得傾危之本若其始之所啟雖害絲此以新興而時移勢易無所復用其匡正其本也而固非其本矣夫河之  
為患過之於未流不得也神禹為之疏之循其本矣然載始者壅口也而其州平源其橫流於中州者則抑以砥柱  
以東出山而溢於滎梁者為眾流之本若其發源崑崙在西極之表者豈非河之大源哉而於彼窮之終不能已充  
豫之氾濫故言治河者未有欲窮之於其源者也靖康之禍則王安石變法以進小人實為其本而蔡京之進自以  
書畫玩好介童輩投徽宗之好因躡大位引羣小導君以迷而召外侮其以紹述為名奉安石為宗主繪形館閣配  
食孔廟者皆假之以彈壓東正售其佞倖之私而已矣夫安石之脩中商之術以漁獵天下者固期以利國而居功  
非懷私而陷主於淫惑此其不可誣者也安石之志豈京之志京之政抑豈安石之政哉故當靖康之初敬靖內以  
禦外追其禍本則蔡京主黼黻實未動亂於朝開釁於邊充當之矣李邦彥白時中李昉唐恪之流尸位政府主張  
割地罷入衛之兵撤大河之防者皆京輩輩同氣相求因緣以進者也出身狹邪其習嬉淫志氣桎梏頭畏影而  
斬以苟安豈復知有安石之所云者京師賢之術以處凶危技盡於請和以恣旦夕之佚樂而已京輩等雖漸伏  
其罪而所釁引之宵人方興未殄則當日所用為國除姦者唯昌言京實之為禍本以斥其黨類則國本正而可進  
羣賢以決扶危定傾之大計唯此而可以為知本矣骨已冷黨已散法已不行事勢之不相謀之安石其為得為失  
徐俟之安平之後而追正之未為晚也舍當前腹心之蠱究已往明藥之生龜山崔鷗等從而和之有似幸國之危  
以快其不平之積者而正本之地豈立者皆疲耳滂蕩之纖人顧弗問也則彼且可挾安石以自旌曰吾固臨川氏

宋論卷九

之徒也彈射我者元祐之苗裔求伸其屈者非有憂國之忱者也受主聽結朋黨固寵利壞國事惡能復哉揚國忠受戮於馬嵬而唐再造無庸究李林甫之姦也辨學術正人心善風俗定綱紀前不能伸於建中靖國之初而事已大敗乃洩其久蘊之忿怒所本者非本矣違絕而不相及泮渙而不相濟何為者邪迨及建炎之後安石之說不待攻擊而自銷亡亦足以知安石之不足攻而非靖康之急務矣竭忠盡力直糾京貫之黨斥其和議之非以爭存亡之廟算言不溢而事不分此之謂知本

女直骨宋以割三鎮割兩河宋廷之臣爭論不決於其爭論而知宋之必亡也抑以知宋亡而貽中國之禍於無已也李邦彥昌慶格之徒固請割地以緩須臾之死者勿論已徐處仁吳敏以洎李伯紀楊中立之堅持不割之策義正矣雖然抑有能得女直之情而自善其不割之計者乎不得其情雖為之計無補也况乎其無能為保國三鎮兩河之議也骨人以割地者契丹之脅石晉也秦人之脅三晉也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其故骨其日地猶王從珂之地而兩非所有秦人之脅三晉三晉雖弱抑嬰城固守必覆軍殺將曠日持久而後得其故骨其割而後得不勞女直之勢真自欺盟南侵以來馳突於無人之境至一城則一城潰一城潰則路莫不潰矣欲三鎮即可得三鎮欲兩河即可得兩河何為嘵嘵然就使命之唇舌而莫能使其必從邪嗚呼當時議者盈廷曾無一人馬察及於此中國之無人久矣禍乃延及無窮而不可遏矣遼之既滅女直之志已得未嘗有全舉中國之成心也宋人之批之自撤其防以進之於是而欲逞志於宋乃且無定情焉而教之以脅地脅賂者郭藥師也藥師者亦習乎契丹之所以加宋也而欲效之女直求地耳求賂耳求為之屈耳是故終女直之世止於此三者而大河以南國破君俘城空千里且舉以授之張邦昌劉豫而不欲自有夫豈貪之有所止而戢自焚之兵哉永嘉以來南北分而夷夏各以江淮為守沿而習之局定於此志亦僅存乎此也汴京破而立張邦昌劉豫者修石晉之故事也和議成而畫淮以守者循拓拔氏之已迹也蓋自付堅潰敗以後王孟之言永為定鑿故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敢渡正統之名天武臨之天塹之設地固限之雖甚鷓鴣張罔有越志然則宋持其不敢擅有中夏之情苟須地必待我之割之也則固有以處此矣不割三鎮必有以守三鎮不割兩河必有以守兩河欲守三鎮兩河必固守大河以為之根

本欲守大河必備芻糧繕城堡秦隴蜀三楚之乃以衛京邑此之不謀但曰祖宗之疆土不可與人即不與之不能禁其不敢空談無實坐廢遷延而三鎮兩河不待割而非己有矣輕騎馳突於汴京而宗桃永喪矣疆土任人之吐茹而何割與不割之有哉然而女直之所欲者且自三鎮而止彼且曰天以中原授中原之王吾不得而力爭故捷懶兀尤人異其志金山之匹馬且以得追為幸完顏亮馬一南牧而羣下叛離以致之死然則處當日之情刑勿問三鎮也勿問兩河也抑可不問汴京之守與不守也名號存呼召集親統六師以與相頡頏充彼之欲得河北而其願已畢氣已折力已疲且安坐而飽飲以嬉遊天下事可徐圖其大定即令不克亦豈校女直以意相不及之弋獲而無所訖止乎意思不及之獲可以獲矣立邦昌而邦昌不能自立劉豫而劉豫不能有大河以南人無主而戴之以為君則江淮以南何不可戴之以為君蒙古氏乃以知天之無有定情地之無有定域而惟力是視可有者無不可有矣嗚呼不測其不敢深求之情弱者靡強者豈縱使汎濶而流及於廣遠天且無如人何而萬古之綱維以裂故曰中國之無人非一晨一夕之故也謝安石之知及此矣故以一旅抗百萬之衆而不備自立也有本則特重以待之而其鋒自折氣矜取勝注然於彼己之情偽徒為大言以聳眾聽流俗驚為偉人而不知其無當於有無之數也是可為大哀也矣

上與下交爭者其國必傾惟大臣能得之於上而不使與下爭惟君子能輯之於下而不使與上爭聽其爭而不能止者其臣也以身為爭之衡而上下交因之以爭者自居於有為有守而實以貽上下之甚哀亂之世恆多有之其人望之歸也而有道者弗取焉凡爭之興皆有可據有故可循而上不見信下不相從乃相持而不相下迫乎爭矣則意短而言長言順而氣烈氣之已烈得失利害存亡生死皆所不謀而憤興於不自己故盤庚之詰曰而骨動以浮言勿問是非一浮而是者已非有道者其畏天下之有此而豈其以身為之的乎氣之浮也必乘乎權而後其動也無所復憚上之權以一人而爭天下以其崇高也下之權以匹夫而爭天子以其衆多也權者勢之所乘發以以氣乘以勢雖當乎理而亦為亂倡故曰其國必傾漢唐之季其傾也皆然而宋為其上之爭下也斥之誑之氣之禁之乃至刊之於籍勒之於石以大聲疾呼而告天下自熙寧以後一邪一正皆歸於此而王安石司馬光實以身

身受其衝於是而下之爭起矣登屋援樹喧呼以爭命相之權者其流風所鼓乃至萬眾奔號感君門而為李綱鳴其不平上既違之下乃憤之下且競之上愈疑之交相持而利害生死俱所不恤夫新法之病民迫欲司馬之相以蠲除之者猶情理之正也然而朝廷之用舍國政之興革豈此喧嘩一往之氣所可取必者哉至若綱之得眾心者唯請內禪守京都保市廛廬舍之鮮華偷朝菌蟪蛄之宴樂而他日者括金帛掠子女百萬生齒流離於雨雲滄海之下死者過半則固不如此其總於貨賄之情遠避凶危以保妻子尚可生自庸也而婦人稚子感綱之得交質於室以動蚩蚩之眾攘臂而前陵君民之禮踐蹂宮門國其高可以安存乎且夫司馬之不得行其志者正以此也故哲宗親政之後天子厚其疑忌以為是幸亂民而背上以相已者固已目無君上則勒石黨碑之首盡及元祐之為以恣章惇蔡京之後皆此致之若綱識雖不足忠則有餘聞主姦臣固無得聞以相為讐言而一寤再寤志終不伸迄高宗之世可以白矣而指為朋黨以宋世不再舉之刑施之陳東無他唯伏闕呼號者不違而與天子爭權迹已逆而心終不可白矣溫公律已之嚴非有所召致而引兒童走卒以為羽翼固已即在綱也危亡在日殷憂在心抑必不操券以致陳東使至眾以頌己其當眾情沸騰之下固且無如之何而不足為二公病雖然君子靜天下無所待也同乎我者受之而得當以行喜勿遠也異乎我者聽之裁之在我怒勿形也返而緘之於心不以慷慨之容動眾而使依己以為宗也不用而奉身以退不自暴白其心而激人以歸怨於上也夫職之士怨咨之民達其憤恤其隱而勿引之以使盡其不平之鳴也夫然則謀定而人不知功成而言不洩忠不行道不試而微罪以去恆有餘地以待君之悟而無所激以成乎不可已之爭則朝野兵民各居靜以待命雖有巨姦猾寇亦弗能窺我之涯際而聞宵小以起收其利如其終不見信於天子不勝於姦邪則亦天也吾之自靖自獻者無尤則一死以報宗枋而無愧而士民萬民之戾氣無自而開則禍亦不永君子之以靖其爾位邀神聽之和乎者此而已矣以此求之豈徒綱哉溫公固不之逮矣謝安石抗桓溫卻苻堅而民不知感郭子儀危於程元振困於魚朝恩而眾不為伸和師道耆老無能而蹇帷呼躍成敗之味其待之者異也已亂者先已其爭爭不真者危不垂存乎任國事者之有道也子

曰君子無所爭已且不爭况使君與民挾己以為爭端乎  
 曹操之雄猜也徐庶以劉先主之故終身不為一謀操能殺荀彧而不能殺廢委順可為也然猶曰廢未嘗觸操之忌也司馬昭之恨也阮籍為草表而以其穎之節期之昭能殺稽康而不能殺稽隱默可為也然猶曰微辭而木斤言之也鄧攸上書王莽陳讖諫其復漢室而歸臣服恭恭能殺而及見光武之興婉曲可為也然猶曰詭託符命以術制莽也馬仲於張邦昌之僭位上申狀以請復辟至再至三而不已邦昌懼而從之弗畏於逆臣弗懼於後虜弗憂於吳并莫傷之羣小志至氣充不知有死而死亦終弗及焉然則士苟有志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義齊如馬之諫吳必武王而後可施哉嗚呼士不幸而生於危亡之世君已停宗廟已墟六宮盡辱宗子無餘舉國臣民奇死生於他人之手而聽其囁嚅悉充施且擁叛逆而為主不死而何以自堪乃自梅執禮吳蓋劉幹李若水張叔夜之外非有可死之幾死且無裨於名義故張浚趙鼎胡寅唯匿形免汚以自全無死地也仲居臺諫之職欲求死地以致命則唯有直責邦昌使奉康王之一說可以自慰其憂魂而無疚憾忤邦昌者死地也邦昌之從己而避位非仲之所取必者也豈有人方求為天子而助逆者又進騎虎之說以怵之可以筆舌力爭奪其尊貴哉故曰死地也稍一遲回而姑為隱忍矣以死為心以成敗委命以綱常名義自任而不求助於人則亦何不可揭日月以行而言猶嚙乎子曰邦無道危行言孫無道者君不明而猶故國之君俗不美而猶中國之俗非國破君辱逆臣竊位之謂也言孫者道不可亟明則以微言待後志不可急白則以謙讓自居非諛諂自道君父之危緩頰而免亂賊之怒也當仲之世操伸之志以為仲之所得為豈謂此哉且仲之言亦未嘗不孫也其申狀於邦昌也仍以臺官上申宰相之禮其進說也乃期以定策立元輔之功則以視段秀實之笏擊未此也猶從容而不迫非仲之氣於秀實也彼已成乎不可挽之勢而此則有可轉之機也然使邦昌怙惡而不從羣姦交對其異已則仲亦與秀實同捐其肝腦其危也孫也而其孫也未嘗不危也仲於是合乎剛柔之節矣夫人之於義也豈患不知哉患無其志耳抑徒患其志之不存哉患其氣之不充耳邦昌之不可帝也天子之不可聽女直也為宋之臣民不可戴邦昌為君也夫人而知之夫人而亦有其心矣若有所覆而不得露若有所掣而不得行若有所隔而不得吐皆氣不勝也故特其

志者以氣配義而生乃伸

宋論卷十

高宗

船山遺書

光武跳身河北僅有漁陽一旅而平定天下者收羣盜之用也故有銅馬帝之號焉宗汝霖之守東京以抗女真用此術也攷之史冊光武所受羣盜之降幾二十萬王莽之季盜雖起亦不應如彼其多蓋降而或復叛歸於他盜已而復降至於三四以有此數不然則建武之初斥土未廣何所得眾以飼此眾邪宗汝霖所收王善等之眾二百餘萬其聚而有此眾者亦非盡慄悍質死之壯夫也徽宗之世河北之盜已興迨及靖康女真破汴京而不有張邦昌僭大號而不尸高宗遠處淮左而不能令郡邑無吏更無法遊奕之虜騎往來蹂踐民莫能自保其命豪彊者聚眾皆處而農人無可耕之土市肆無可居之屋則相率依之而據太行之麓以延旦夕之命室無終歲之計甕無宿春之糧鳥獸聚而飛蟲遊勿問疆弱合而有此數也聞汝霖受留守之命依以自活為之美名曰忠義以撫之抑豈誠為忠義者哉故汝霖之用之也欲其急也光武之用羣盜惟知此也故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來者受之去者不追迨其有可歸農之日則自散歸其田里是以天下既定此千餘萬者不知其何往用之以轉戰而不用之以固守者乘其方新之氣也來者受之去者不追可不重勞吾河內宛雒之民竭貲力以養之也汝霖之在當日蓋東京尚有積粟可支二百萬人一二歲之食過此而固不能矣是以汝霖自受命守京迄於病卒者僅一年而迫於有為屢請高宗歸汴以大舉渡河知其乍用而可因糧於敵不可久處而變生於內也姦邪中沮志不遂而鬱邑以隕命渡河之呼豈徒動大計之不成抑且慮此二百餘萬人非一汴之所能留也汝霖卒而復散為盜流入江湘閩粵轉掠數千里不待女真之至而江南早已糜爛非韓岳亟起而收之宋必亡矣無食不可以有兵無土不可以得食不進不可以有土得食足而興兵者處全盛之宇捍一方之寇如趙充國之策羌是也不可以用烏合之眾櫻方張之虜保已破之國審矣念吾之且必窮知眾之不久聚憂內之必生變更無餘法以處此唯速用其方新之氣而已急用而捷所殺者敵也急進而不利所殺者盜也鼓之舞之使無倒戈內向者則存乎主帥之恩威夫此二百餘萬之盜固皆由山砦可為退處之穴而收吾簡練之禁旅進可為之援退亦不恣其反噬然此要非久留聚處耗吾

芻粟搜吾農人以生其狎侮之所能勝是則汪黃內盡高宗中餒曠日遷延避回汗土即令汝霖不沒而事亦漸難矣羣盜之流入內地者韓岳竭力以芟夷之殲殺過半弱者抑散而傭食於四方然後收其僅存之可用者以為吾用非盡此食甚之鴉可帥之以所嚮無前也故汝霖亦知獨力任此之不足也亟請高宗返駕京闕以彈壓羣桀且可輦輸東南之粟帛調發八援之兵卒而為可繼之圖若孤恃汝霖之志義而無劉裕匡復之威望以警羣雄抑無郭子儀朔方之部曲以立根本仰給不貲徒貽怨玩劉越石之困於段匹碑者其前鑒也上無君內無相始而盛者漸以衰悲憤中來坐視其敗雖欲不悒悒以自隕天年其可得乎故謂汝霖不死憑恃此眾可席捲燕雲者非能知汝霖茹荼之苦心也馭之必有其權養之必有其具然後此二百餘萬烏合之旅可收其利而不逢其害非光武之聰明神武而欲馴擾不軌之徒以與虎狼爭生死豈易言哉豈易言哉

高宗之畏女真也竄身而不恥屈膝而無慚直不可謂有生人之氣矣乃攷其言動察其志趣固非周赧晉惠之比也何以如是其餒也孛綱之言非不知信也宗澤之忠非不知任也韓世忠岳飛之功非不知賞也吳敏李稅耿南仲李邦彥主和以誤欽忠之罪非不知貶也而忘親釋怨包羞喪節乃至陳東歐陽澈拂眾怒而駢誅於市視李綱如仇讐以釋女真之恨是豈汪黃二豎子之能取必於高宗哉且高宗亦終見其姦而斥之矣抑主張屈辱者非但汪黃也張浚趙鼎力主戰者而首施兩端前卻無定抑不取昌言和議之非則自孛綱宗澤而外能不以避寇求和為必不可者一二冗散敗言之士而止以時勢度之於斯時也誠有旦夕不保之勢遲回憊畏固有不足深責者焉苟非漢光武之識量足以屢敗而不撓則外競者中必枵其不足足以競者乎高宗為質於虜廷重灼於慄悍凶疾之氣俯身自願固非其敵已而追帝者濱海而至明州追隆祐太后者薄嶺而至阜口去之不速則相脅為俘而已君不自保臣不能保其君震懼無聊中之恒也亢言者惡足以振之哉靖康之禍與永嘉等而勢則殊矣懷慈雖俘晉元猶足以自立者以外言之晉惠之末五胡爭起亂雖已極而爭起者非一則互相禁制而滅晉之情不果女真則勢統於一唯其志之欲為而無所顧也以內言之江南之勢荆湘為其上游襄漢為其右臂晉則劉宏夙受方州之任財賦兵戎聽其節制而無所掣曳顧陸周賀諸大族自孫氏以來世繫三吳之望一歸琅琊而眾志交乎王

氏合族擁眾偕來以相扶掖宋則雖有廣土而無綏輯之人數轉運使在官如寄優游偃息民不與親而無一兵之可集一粟之可支高宗肝膈四顧一二議論之臣相與周旋之外奚恃而可謀一夕之安瑣瑣一苗劉之懷忿遠奪其位而幽之蕭寺劉光世韓世忠趙鼎亦落落而不效頭目之捍自非命世之英則子然孤處雖懷悲憤抑且誰為續命之絲假使晉元處此其能臨江踞坐弗憂繫組之在目前哉故高宗飄搖而無壯志諸臣高論而無持操所必然矣於是而知國之一敗而不可支者惟其孤也有蕭何在關中而漢高泗水之敗得有所歸有寇恂在河內而鄧禹長安之敗散而復合崛起者且如是矣若夫唐室屢覆而朔方有可藉之元戎江淮有可通之財賦儲之裕而任之人者勿猜非一朝一夕之積矣宋則奄有九土北控狡夷西禦叛寇而州無綏撫之臣郡無持衡之長軍衛為罪人之桎租庸歸內帑之藏吏其土者浮游以需秩滿而颺去一旦故國傾頽身無所寄丁江介頓海澨以容身陳東歐陽澈慷慨而談其能保九子僅存之一綫不隨二帝以囚死於燕山乎傳曰周之東遷晉鄭馬依言其必有依也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頽外已久枯而中存之勺水一涸而無餘也宋自置通判於諸州以奪州鎮之權大臣出而典郡者非以逸老則為左遷富庶之江南無人也巖險之巴蜀無人也扼要之荆襄無人也樞要之淮徐無人也裁冠長佩容與於天下賢者建宮牆以論道其次飾亭榭以治遊其下攘民財以自潤天子且安之曰是雖不肖亦不至攘臂相仍而希干吾神器者也則求如晉元以庸懷之才延宗社而免江淮之民於左衽不亦難乎故以走為安以求和為幸亦未可遽責高宗於一旦也乃其後猶足以支者則自張浚宣撫川陝而奉便宜之詔始宋乃西望而猶有可倚之形且掣肘之防漸疏則任事之心咸振張韓岳劉諸將競起以盪平羣盜收為部曲宋乃於是而有兵不繫其足者不仆其身不劉其枝者不槁其本故垂及秦檜桀削之餘而逆亮臨江高宗不為駭走且下親征之詔則使前此者有威望之重臣鎮江淮以待高宗之至亦未必氣沮神銷之至於如斯也首其謀者唯恐天下之不弱繼其後者私幸靡散之無憂國已感寇已深而尸位之臣爭戰爭和感中相訟無一人焉德諸路勤王之潰散改覆轍以樹援於外宋本不孤而孤之者猜疑之家法也以天子而爭州郡之權以全盛而成貧寡之勢以垂危而不求輔車之援稍自樹立而秦檜又以是感高宗矣和議再成依然一畢士安之策也岳飛誅兀韓世忠罷繼起

無人聞帥聽短長於文吏依然一趙普之心也於是舉中原以授蒙古猶擬之矣豈真天驕之不可嚮邇哉有可藉之屏藩高宗猶足嗣唐肅之平安史無猜忌之家法高宗猶足似唐德之任李晟故壞千萬世中夏之大開者趙普也以太祖之明而浸潤之言已沁入於肺腑況後之養深宮以眇躬泄四海者乎光武不師高帝之誅夷上哲能之非可期於中材以下也

言有綱道有宗綱宗者大正者也故善言道者言其宗而萬殊得善言治者言其綱而萬目張循之而可以盡致推之而可以知通傳之天下後世而莫能離其瑕璽然而抑必有其立誠者而後不僞以善言者也且抑必聽言者之知猶知推而見之行事者確也抑亦必其勢不迫而可以徐引其緒事不疑而可以弗患其迷也如是則今日言之今日行之而效捷於影響乃天下之尚言也不如是則以言者多矣疏庸之士剽竊正論亦得相冒以自附於君子之言宗不足以為萬殊之宗綱不足以為萬目之綱尋之不得其首究之不得其尾汎然而廣列之若可以施行而莫知其所措天下有樂道之者而要為擊祝之華亦奚用此喋喋者為哉高宗南渡李伯紀之進言數矣其言皆無可簡非也願其為綱宗者報君父之讐也復祖宗之宇也又進而加詳焉遠小人親君子也謝巡幸決戰守也擇將帥兵卒也撫河北鎮荆襄也如綱之言循之推之以建中興之業允矣其無瑕璽矣故天下後世無有得議其非者而咎高宗之不用雖然以實求之而奚足以當綱宗哉足以立綱宗而非其誠則綱宗者虛設之綱宗固無當也君父之痛土宇之感誠不容已者然其容已與不容已繫乎綱君之志而已有其志不待言也無其志言無益也有其志而不知所以為之弗示以方固弗能獎也故此二言者人皆可言人皆可信而究止於空言也進而加詳則固願終其說以導之而出於迷塗天下後世之所樂聽或亦高宗之所欲聞乎其云親君子遠小人尚矣苟非清狂不慧者孰以為不然乃君子小人有定名而無定志者也以小人為君子而君子為小人而小人矣故諸葛出師表必目列其人以當之今不直簡賢而求其進斥姦而請其退則奚以知汪伯彥黃潛善之非君子而趙鼎胡寅之非小人邪議巡幸決戰守急矣而行伍之憑藉孰為干城疆敵之爭趨何從控禦芻糧何序以不匱器仗何取以求精豈天子匹馬以前疲卒扶羸以進遂足定百年之鼎成三捷之功乎擇將帥簡兵卒尤其要者抑就泣戎行而數

奔者擇之邪無亦求之偏裨求之卒伍求之草澤而擇之邪天子自擇之邪綱可代為之擇邪天子自擇之則亦非不有所任用矣綱可代擇之則胡不心維口誦於坐論之下如趙普之為太祖謀者而但虛懸一擇之號以聽人之說遇乎驚奔之餘兵卒之不足久矣集之必有其方部之伍之必有其制教之練之必有其將河北之南來閩海楚蜀之新募必有其可使戰可使守之勢合其散而使彊振其弱而使彊必有其道綱誠以一身任安危之寄則躬任之默識之日積月累以幾於成尤非大聲疾呼懸一榜下一令之所能勝也則尤不可以空言效也撫河北鎮襄鄧誠形勢之不容緩矣河北之待撫豈徒號於上曰吾不割也眾志遂以成城乎其吏民為朝廷守者孰可任也孰未可任而急須別揀將帥以任之也張所傳亮固未足以勝任即令任之而所以安所亮而使盡其力者何術也襄鄧之財賦兵戎其可因仍者何若其所補葺者何從專任而無旁撓者何道凡此皆就事而謀之因勢而圖之非可一言而據為不拔之策國政在握成敗在於目睫迫與天子謀之進羣策以酌之固有密藏於夙夜而研幾於俄頃者豈建鼓而亡子可追哉乃綱但琅琅乎其言之矣一言而氣已竭矣則汪黃之黨且笑之曰是老生之常談謂飢當食而為無米之炊者也惡足以拯吾君於危殆而措之安哉於斯時也二帝俘矣兩宮陷矣自河朔以嚮江淮數千里城空野清飄搖徐克之郊內廟而零丁才處綱以一身繫九鼎之重則宜以一言而析眾論之歸猶且組練篇章指末可遽行之規畫以祈免乎瑕璽夫豈賈董際漢盛時高論以立令名之日則言之善者不如其無言也夫宋之所以浸弱浸削至於亡者始終一綱宗之言坐銷歲月而已繼綱而獻策者楊中立胡敬仲猶是也後乎此而陳言者劉其父真西山猶是也乃前乎此而倡之者景祐以來呂范諸公以洎王介甫之邪僻蘇子瞻之縱橫無非是也以擬諸道皆提其宗以考諸治皆挈其綱孰得指其瑕璽者而求其言之即可行行之即可效者萬不得一焉故曰其言之不作則為之也難不作者可正告於天下後世而不違於綱宗之大正者也叩其所以為之而不得則難矣夫言也而僅以祈免於作也與哉陸敬輿以奏議輔德宗而反奉天之駕一議為一事而已非建立綱宗統萬殊萬目於數紙之中也斯則誠為善言者乎

兩處於有餘之地以存其身與其祿位而遽許之為行權以濟險則名義之途寬而忠孝之防禦君子所必嚴為之辨者也其所處者可以置吾身身雖危猶安也安其身而動則利可以出君父於險動而不動則利不喪其身之所守則生死成敗皆可以自靖如是者尚矣其大則身非可安而無可安之士乃以身試不測而思以濟其志志之得則可以大有為於天下志之不得猶不以身為罪國而毀分義之防故陳平周勃仰於呂后之側非徒志在安劉也惠帝崩後宮之子猶高帝之苗裔可以為君者依之以待呂氏之變而伸其誅鋤固未嘗一日辱其身於異姓也王導之於蘇峻王坦之謝安之於桓溫忍其熏灼陽與相親賊未篡吾君尚在弗容立異以激禍之成峻誅溫死而其志伸峻不誅溫不死晉社已移終弗能救而後死之未晚也蘇武節之誦不足以病矣狄仁傑之仕於偽周也廟已改君已囚無可仕矣而仁傑當高宗之世未與大臣之列則舍武氏不仕而更無可執國柄進忠賢以為興復之基灼知其逆而投身以入不恤垢辱以與從逆之臣齒非但一死之不惜操心愈隱懷貞愈烈尤非夫人之所可託者也審此則呂好問朱勝非無所逃其同逆之辜不能為之掩覆矣好問自中丞遷少宰參國政久矣張邦昌受虜冊以篡大位此何時也馬伸等犯死以爭而好問無言趙鼎胡寅潔身以逃而好問不出邦昌舞蹈以受冕疏好問從容而充陪列已知眾志之不歸乃問邦昌曰真欲立邪否邦昌遽有不敢當之對則亦探邦昌不決之情而姑為變計然則高宗不繫人望於濟州通國且戴邦昌以為主好問受偽命之已入又奚以自拔於逆廷哉夫好問之心固非若吳升莫儻之誇佐命也亦非決志不污如洪皓之誓死以不從劉豫也權處於進可宋退可邦昌之歧途以因風而草偃則募人通書於高宗亦游移兩全之巧無往而不足以自容及王賓擢發已窮猶曰世被國恩受賢者之責將誰欺邪且使於邦昌無真立之問於高宗無尺帛之書宋遂終無如邦昌何哉器奏不足為有無嗣君非因其護戴唯此七尺之軀一汗而終不可浼好問曰閉門潔身實不為難潔身而身存之非難潔身而身死之豈易乎果其為段司農不辱之身則又能閉門而全其軀命邪以此質之好問之論定矣若夫朱勝非者尤不足齒於士類者也苗劉二健卒耳權藉不重黨類不滋逆謀不夙所欲逞志者王淵康履而止浸淫及上遂敢廢人主而幽之蕭寺勝非躬秉大政擊首僚之望使有不可奪之節正色立朝夫二賊者詎敢爾哉乃內禪之舉勝非且尸結

列之長為下改元之詔德不重才不膽志不固賊之貌之也久故其脅之也輕而勝非之從也易乃使其禍不懲則宋之危也亦亟矣夫二賊所挾持以逞者其心可洞見也女真臨江而思渡江東之不保在旦夕矣二賊豈有為宋守吳會之心乎始立嬰兒以待變女真至則弑高宗執子勇以納降女真不至則徐攬眾權要九錫而規篡藉令三方之義師不星馳而至賊勢已成虜兵且進勝非其能事從中起集賊首以復辟乎如其能之則他日之自辯曰偷生至此欲圖今日之事固可解也而悲憤始於張浚成謀定於呂頤浩奮勇決於韓世忠勝非何與焉其志欲圖者果何圖也察所懷來一馮道范質之心而已勝非之生無毫毛之益也如其死也則以明夫苗劉之為賊而激忠義之人心以起誠重於泰山矣無靖康之禍有所奉之君名義自己而立衛存亡即於己而取決事易於邦昌挾女真之勢而抑無好問通開道之書事定之餘優游以去而貶竄不加焉宋安得復有王章哉士所出身以事者君也所以事君者身也身之已辱功且不足以益之而況其不足以言功也身之所履因乎心之所安心之所安因乎時之所處有以處身而心乃裕有以處心而事乃貞大白不縹有其大白者存也屈以求伸存其必伸者在也功名授之事外之人節義存乎當局之正好問死不患擁戴康王之無將相勝非死不患革除明受之無義師王蠲捐軀而齊復振義夷族而漢復興死且非徒死而無益也然而非果於義考之所期也立身則有本本矣立朝則有風裁矣立志則有象影矣安能一日緩頰於亂賊之前以觀望其情而徐圖轉計哉留餘地以待他日之辯辯則辯矣吾不知其啓口之際何以自捫其心也

兀術渡江而南席卷吳會追高宗於四明東迤海濱其別將追隆祐太后南至於度州之阜口西掠楚疆陷岳潭而武昌在其懷袖當是時也江南糜爛宋無一城之可恃韓岳浮寄於散地而莫能自堅此符堅所幾擊而不得拓拔佛狸所遷延而憚進者也舉天下而全有之奚待蒙古於他日哉然而兀術急於渡河而歸高宗且可畫淮而守此可以知國家安危之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女真之不能久處江東也若有所怵惕而夢寢不安非其欲之有所厭也非其力之不足恃也攻有餘而守不足者無與故也杜充之降疑有與矣而充不足以當有無之數子然自以其身降而號令不能及眾則女真之不能憑藉以有江淮深知之矣深入國境而能因而據之者必有擁眾降附代為



招集之人故劉整呂文煥降於蒙古而後宋不能免於土崩地非其地也人非其人也風土之剛柔山川之險易人心之向背乍履其地而無以相知安能孤軍懸處設守令索芻糧以無憂其困師行千里而不見敵者心必危烏合以附而無任其安輯者信之必不固則兀術之方勝而懼得地而不敢有所必然矣夫宋之得此於天下雖無片土之安而將帥牧守相持以不為女真用固有致之也其於士大夫也亦幾失其心矣然而誅夷不加也鞭笞愈不敢施也祖宗之家法定姦邪雖遲而天子不為之移則姦邪亦知所禁而弗能播其凶德其於武臣也猜防之而不使展其勇畧是以弱也然而有功而未嘗故挫抑之有過而未嘗深求之危困而未嘗割棄之敗衄而未嘗按誅之待之也既使有餘而馭之也亦有其制不使之擅部曲而聽其去來不使之幸寇存以脇吾權寵不縱之於先而操之於後則怨不深不操之已窮而縱之使傲則情不悖故武人猶思媚於君而部曲不從逆以靡天下之大勢十已去其八九而士心協民志定軍情猶固宋之所以立國百餘年如一日而濱危不改其恆也至於史嵩之賈似道起盡毀祖宗之成法理宗汶弱而莫能問士心始離民心始散將帥擅兵存亡自主而上不與謀然後望風瓦解蒙古安驅以入晏坐以撫拾天下如一羽而無所疑不然劉呂雖降安能舉我所養之吏士直前相搏而樂附殺夷如其父兄也哉斬刈至則小人易激鞭笞用則君子亦離部曲眾而封賞早則去來自恣孤旅危而應援絕則反噬必深上與下泮渙而不相知敵乃坐收之而反為吾腹心之患宋之亂政至蔡京當國童貫臨戎而極矣而凡數者之病猶未劇也是以高宗跳身航海而終不亡也

人之為言也質實而思之驟驟而弗絕天可指地可畫聖人可唯其攀引六經可唯其撫拾而以成乎其說連道之宜而以為德大害於天下而以為利探其所終必不能如其言以行而輒欲行之時而有違情以體物因勢以衡理者主持於上必不聽之以行乃以號於天下曰吾說之不行世衰道降無英君哲相志帝王之盛治者使然也於是而有傳於世乃使殃民病國之邪臣竊其說以文其惡則民之憔悴國之敗亡舉繇乎此要其徒以賊民而無能利國則亦終莫能如其說以行也祇為亂而已矣當建炎之三年宋之亡如縷民命之死生人心之嚮背度度乎求苟安而不得矣有林勳者勳為成書請行十一之稅一夫限田五十畝十六夫為井井賦二兵一馬餘廢之稅又出

其外書奏微一官以去嗚呼為勳干祿之資則得矣其言之足以殺天下而亡人之國亦慘矣時亦知其不可而行之行而言之娓娓附古道以罔天下或猶稱道之弗絕垂至於賈似道而立限以奪民田為公田行經界以盡地力而曾正賦怨讟交起宋社以墟蓋亦自此啟之也古之言十一者曰中正之賦而孟子曰輕之者貉道也漢乃改之為三十而一然則漢其貉乎何以一人陶濟萬室之邑歷千年而不憂其匱也夫以天下而奉一人禮際祿原宮室車服之費則已約矣非百里一邦制度繁殷之比也而不但此也古者建國分土民各輸於其都自遠郊而外道里之遠者即在王畿亦五百里而近莫大諸侯不過二百餘里而已而大夫之有采地者即其都邑以出納惟然則名十一而實亦十一已耳自漢合四海以貢天府郡縣去天子之畿有逾於五千里者矣其以輸塞下養兵衛民者又過於是逆流而漕車輿驢馬任輦以行其費不貲使必盈十一以登太倉三倍而不足以充故合計民之所輸將名三十而實且溢於十一矣且欲立取民之制求盈於十一民之膏脂盡於此而尚足以生乎今使勳計其畝田令輸十一於京邊勳其能之而無怨邪抑徒為此不仁之言以導君於貪暴邪況乎古之十一者有田有來有一易再易之差則亦名十而實二十漢之更制乃以革李悝之虐而通周制之窮百王之大法也其何容輕議哉至欲於一井四百五十畝之中賦二兵一馬以充戎行不知勳之將以何為也將以戰與則歐慮懦之農人以與閔不畏死之盜賊樂殺無厭之外夷質軀命於喋血屠肝之地一兵死而更責一兵不殺盡農人而不止無誅夷之峻法以督之則聞金鼓而駭潰國疾以亡將以戍與則荷戈而趨數千里之絕塞饑寒冰雪僅存者其餘幾何抑且重為徵發而南畝之餘以耕者又幾何也三代之兵所戍者百里之疆場也所戰者乍相怨而終相好之友邦也所爭勝負者車中之甲士也追奔不窮日俘馘不盡人乃欲以行之後世流血成渠之天下雖微仁人亦不禁為之慟哭矣若馬則國有坳牧而益以商賈之征固未嘗責農人供戎車之用勳欲更取盈焉商鞅李悝所不忍為而欲為之亦可謂覆載不容之凶人矣夫勳固曰此先王之法也從而稱之者亦曰此先王之制也建一先王以為號而脇持天下之口誠莫有能非之者而度以先王之時推以先王之心其忍此乎抑使勳自行之而保民之不竭竿以起乎且使行之於勳之田廬而勳不棄淫以逃乎夫亦捫心而自問乎律一古人殘缺之書掠其迹以為言而亂天下者非徒勳也莊周

之言秦氏也許行之言神農也墨翟之言大禹也乃至御女燒丹之言黃帝也篡國之大惡而言舜禹也犯關之巨盜而言湯武也皆有古之可為稱說者也古先聖王之仁育而義正者精意存乎象外微言善其變通研諸慮悅諸心徵之民而無怨於民質之鬼神而無恫於鬼神思之慎而言之訥惡容此吮筆濡墨求充其幅者為哉前乎勳而為王安石亦周官也後乎勳而為賈似道亦經界也安石急試其術而宋以亂似道力行其法而宋亡勳惟在建炎驚竄不遑之日故人知其不可行而姑置之陳亮猶曰攷古驗今無以加也嗚呼安得此不仁之言而稱之也哉

紹興諸大帥所用之兵皆羣盜之降者也高宗渡江以後弱甚矣張浚岳飛受招討之命韓劉繼之於是而范汝為邵青曹成楊公之眾皆降而充伍乃以復振走劉豫敗女真風聞驚竄之情因以有定蓋羣盜者耐寒暑樓鋒鏑習之而不驚甲仗具部隊分仍之而無待故足用也不然舉江南廂軍配囚脆弱之眾惡足以當巨寇哉乃攷之古今用羣盜者大利大害之司也受其歸者有權收其用者有制光武收銅馬而帝曹操兼黃巾而強唐昭用朱溫而亡理宗撫李全而削盜固未可輕用也以弱而受彊則實欺其主以彊而受弱則相角以機以彊而受弱則威生其信無故而來歸者詐也挫於彼而歸於此者非能為助者也以名相服而無其實者乍合而終離也故欲撫羣盜者必先之以勦而羣盜之欲降也抑先戰勝而後從雖已為我之部曲猶以彊弱與我爭主客之權唐何披以受朱溫宋何恃以受李全溫與全且睥睨我而我倒持其制翱翔自得復將誰與禁之唯紹興諸帥之知此也風馳雨驟而急與之爭一敗之再敗之無不可敗之盜而後無不可受羣盜豈徒畏我哉抑信其可恃為吾主而可無軋折死亡之憂矣此其受之之權也若夫所以用之者尤有不可用之辨焉均為盜而既為之長矣固莫然自大而以為我有此眾也受命歸降而又崇其秩以統其眾則雖有居其上以控制之者尊而不親而不能固保其尊其來也因而來則其去也因而去其順也因而之而順則其逆也因而之而逆天子且擁虛名元戎徒為流綴夫且肉袒而市我於敵夫且懷姦而代我以興矧望其策心戮力以死相報乎故盜可用而渠帥不可用也乃竟有固不可用者即其志無他而必不可圖功蓋其初起也皆比閭之僑伍無權藉以相事使而羣推一人以為長此一人者何以能折羣傲之眾使不離哉固有工於為盜之術而眾乃弭耳以聽其為術也非有規恢天下之畧也抑非智勇過人而戰無

不勝也不以敗為憂不以走為恥不以旦此夕彼為疑進之務有所固獲以飽眾退之知不可敵而急去以全其軍得地而無固守之情以善其規避一戰而不求再戰以節其勞疲志在偷以求全其部曲而不期乎功之必成於是徜徉不幸之地憑恃山川之險以免其人於屠戮之苦而有旁掠之利於是質買而起者樂推奉而戴之為尊夫如是欲使之爭封疆於尺寸質身首以立功未有能勝者也敗亦走勝亦走無所不走者無所不掠甚則坐視國家之傾危而乘之收利或叛或篡皆其習氣之無恒熟用之而不恤者也感不足以警之思不足以懷之非徒慮昭宋理曹操收黃巾之眾終不任以一將之功而朱溫李全仍擁部曲此為巨鎮進則敗而退則逆為盜魁者習與性成終不能悛也紹興諸帥用羣盜而廢其長張用曹成黃佐僅得生全范汝為楊公皆從斬馘李成劉忠寘使之北降劉豫而不加收錄則根既拔者枝自靡垢已滌者色以新人皆吾人也用唯吾用也指臂相使之形成以搏擲有餘力矣宋之撫有江淮貽數世之安在此也盪滌盡則民力裕戰勝頻則士氣張大懲誅則叛逆警部曲眾則分應周控制專則進退決故以走劉豫挫兀術而得志於淮汴垂及異日完顏亮猶不能以一葦杭江而逞皆諸帥決於滅賊之功也非高宗之志變秦檜之姦售宋其興矣

上有不能言之隱下有不能變之習賢者且奉之以為道之綱姦人遂乘之以售其伎害之術迫乎害之已著且莫知弊之所自而但曰知人其難故賢為奸惑而庸主具臣勿論也夫豈然哉嘗讀胡氏春秋傳而有憾焉是書也著攘夷尊周之大義入告高宗出傳天下以正人心而雪靖康之恥起建炎之衰誠當時之龜鑑矣顧抑思之夷不攘則王不可得而尊王之尊非唯諾趨伏之能尊表之懷非一身兩臂之可攘師之武臣之力上所知上所任者也而胡氏之說經也於公子翬之伐鄭公子慶父之伐於餘邱兩發兵權不可假人之說不幸而輩與慶父終於弑逆其說伸焉而攷古驗今人君馭將之道夫豈然哉前之允侯之於夏方叔召虎南仲之於周後之周亞夫趙充國之於漢郭子儀李光弼之於唐抑豈履霜弗戒而必於今將也乎天下有道征伐自天子出自出者命自上行之謂也故易曰在師中王三錫命錫命者王在師中者王在其中任其事而以疑忌置之三軍之外恩不浹威不伸乍然仗

之俄然奪之為弟子而已弟子者卑而無權之謂也將而無權與尸之凶未有免焉者也唯胡氏之言如此故與秦  
檜賢姦迥異而以志合相契非知人之明不至也其所執以為道者非也然此非胡氏專家之說也宋之君臣上下  
奉此以為藏身之固也久矣石守信高懷德之解兵也曹翰之不使取幽州也王德用狄青之屢蒙按劾也皆奮  
醢之心而不惜長城之壞天子含為隱慮文臣守為朝章胡氏沿染餘風沁入心腎得一秦檜而喜其有同情焉嗚  
呼夫豈知疑在岳韓而信在滔天之秦檜其子弟欲為之益德徒觸怒以亂死而終莫能挽哉檜之自虜歸也自謂  
有兩言可以聳動天下兩言者以河北人歸女真河南人歸劉豫也是其為說狂駭而必不可行匪直資千秋之笑  
罵高宗亦怒而榜其罪於朝堂然而胡氏以管仲荀或期之高宗終委國而聽之雖不知人寧至於是大檜所欲遣  
歸女真劉豫者非汎謂淪處江東之士民也凡扈從南來分節建旆諸大帥皆夾河南北之部曲各有其軍而高宗  
宿衛之旅不能與較盈虛高宗懲苗劉之難心惴惴焉檜以為盡遣北歸則枝弱而芒刺之憂以釋益亦  
與胡氏春秋之旨相符特其姦計未周發言太驟故高宗亦為之愕異而韓岳之勳名尚淺高宗亦在疑忌相參之  
際故不即以為宜而胡氏促膝密談深相契合者猶未可即喻之高宗也已而羣盜平矣諸帥之軍益振矣屢挫女  
直之功日奏矣三軍之歸嚮已深萬姓之憑依已審士大夫之歌咏已喧河北之企望已至高宗之忌之也始甚檜  
抑術愈工志愈慘以為歐之北而不可者無如殺之罷之權乃盡削而事易成故和議不成則岳飛之獄不可起韓  
世忠之兵不可奪劉光世張俊不敢翼而效媚以自全高宗之為計也以解兵權而急於和而檜之為計也則以欲  
堅和議而必解諸將之兵又相用而曲相成在廷之臣且以為子輩慶父之禍可永杜於百年嗚呼亦孰知檜之別  
有肺腸睥睨宗社使不死烏可制哉

高宗決策選太祖後立以為嗣道之公也義之正也保固宗祧之大計也而其議發於上虞丞黃亮疏賤小臣言  
出而天子之位定大臣無與者宋之無人久矣黃亮之言定一代之綱常協千秋之公論誠偉矣哉顧其為人前此  
無學術之表見後此無德業之傳聞固非議定於誠以天下為己任者也高宗於此猶在盛年度以恒情必逢惡怒  
越位危言曾不憂及罪咎夫黃亮何以任此而無疑哉蓋高宗之畜此志久矣其告范宗尹者明矣故溢傳於外寅  
亮與聞而深信之以為先發夫人之所未發者功必名可成有榮而無辱也是謀也宗尹聞之中外傳之寅亮成  
下位而深知之在位大臣充耳結舌曾無有能贊一言者故曰宋無人也夫宗尹誠不足道矣張德遠新平內難任  
受分陝趙惟重系屬本支尊參坐論君有志而不能知君有美而不能成君有宗社生民之令圖而不能決所謂馬  
用彼相者責其辭哉故高宗之任二相也不專謀和與戰也不定以其無憂國之忱也乃使自虜來歸之秦檜一旦  
躡級其上而執誅賞之大權誠有以致之者而不足深怪也治本者先自本治外者先自內匡君之失者必舉其善  
欲行其志者必有以大服君民上下之心當其時雪二帝之恥復祖宗之地正夷夏之防誠切圖矣而抑猶其末也  
聞太祖之幽蓋太宗之愆立義自己以感天人之不應付昇得人以垂統緒於靈長者本也故張子房當州昧之初  
而亟垂家法李長源當擾亂之世而決定嫌疑然後天子知有憂國如家之忠愛而在旁之浸潤不入宵人知我有  
贊定大策之元功而歐史之流丸自止自宮中以迄四海咸知國家之祚允方新而謀自我成道惟君建則傾心  
志以待我之敷施身居百僚之長日與密勿之謀曾此弗圖而藉手望輕志末之小臣進而與天子商天位之簡昇  
是猶足推誠委國爭存亡勝敗於疆敵者乎張德遠之不及此猶有說也皇子勇之速覽有物議焉不敢稱立嗣於  
高宗之前有所避也趙惟重何為者而亦情然弗問耶高宗之世將不乏人而相為虛設久矣其賢者皆矜氣近名  
一往而無淵停嶽立之宏猷者也高宗幾信幾疑而不見其可恃故汪黃秦湯術雖陋志雖邪而猶傾心吐意以違  
眾直行敢於自任無避回濡待之情是以去此取彼而從之若崩藉令得韓范以為肺腑之臣則引社稷之存亡於  
一身死生以之而密謀皆夙夫豈姦回之能遽奪哉濟濟盈廷而不能為黃亮之言其為上所輕而斥之鼠之不伸  
其志非其自處者之自致乎

自宋以來州縣之庭立戒石銘蜀孟永之詞也黃庭堅書之高宗命刻石馬讀者僉曰勵有司之廉臨恤生民之疾  
苦仁者之言也嗚呼儒術不明申韓雜進夷人道之大經蔑君子之風操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使懷利以  
相接而交怨一方者皆此言也孟永僭偽亡國之主無擇而言之可矣君天下者人心風化之宗也而可揭此以正  
告天下乎夫謂吏之虐取於民者皆其膏脂謂夫因公而科斂者也峻罰其鍰金者也納賄而鬻獄者也市賈而無

值者也若夫俸祿之曠惟王所詔吏不自取也先王所制例非特創也小人耕而以其有餘養君子君子治而受其食以勤民事取之有經班之有等民不怨於輸將上不勤於督責天尊地卑而其義定典敘禮秩而其分明若曰是民之膏脂也則天子受萬方之貢賦愈不忍言矣率此言也必天下之無吏而後可也抑將必天下之無君而後無不可矣是之謂夷人道之大經也君子之道以無傷於物者自旌其志苟非人所樂與者一介不取弗待於人之靳之也如其所受之祿斥言之曰此民之膏脂矣惡有君子而食人之膏脂者乎上既酬而升之揖而進之寄之以民社而謂之曰吾取民之膏脂以奉汝辱人賤行至於此極欲望其戒飭自矜以全素履其將能乎是以謂毀君子之風操也易動而難靜者民之氣也得利為恩失利則怨者民之情也故先王懼其懷私挾怨之習不可滌除而政之所揚抑言之所勸戒務有以養之而使沐浴於雍和敬遜之休風以復其忠順之天彝故合之於飲蒸觀之於鄉射逸之於大蜡勞之於工作敘之以禮裁之以義遠之於利禁之於爭俾怨讟不生而民志允定今乃揭而示之曰凡吏之受祿於國者皆爾小民之膏脂也於是乍得其歡心而疾視其長上其情一啟其氣一奔則將視父母之食於其子者亦其子之膏脂趨利乘義互相怨怒而人道夷於禽獸矣先王以君子長者之道期天下而人猶自棄則克己自責以動之於不言之化今置其土木狗馬聲色宴遊之廢民財者曾不自省而以升斗之煩指為贖削倡其民以器陵詬誶之口實使賊其天良是之謂導臣民以喪其忠厚和平之性也迪君子以仁民者教之有術也進賢士以綏民者選之有方也飾吏治以勿虐民者馭之有法也仁不能教義不能擇法不能整乃假禍福以恐喝之曰上天難欺無可如何以恃鬼神之幽鑒唯孟承以不道之身御交亂之眾故不得已而始為詛咒為人君者而為事此乎王者之道無不敬而已敬天而念天之所鑒者唯予一人而已非羣工庶尹之得分其責也敬民而念民有秉彝之性不以懷利事其長上務獎之以坦然於好義也敬臣而念吾之率民以養賢者禮必其至物必其備辭必其順而與其盡天職勤民事也天子敬臣民臣民相胥以敬天子而更敬其民以不侮民故其吏以不驚無不敬者無不和則雖有墨吏猶恥譏非雖有頑民猶安井牧畏清議也甚於鬼神賤貨財也甚於鞭撻以寬大之心出忠厚之語平萬族之情定上下之紀夫豈下急刻峭之夫所得與也君子出其言不善而千里違之詛怨之言何為在父母斯

民者之庭哉

盡南宋之力充岳侯之志益之以韓劉錡二吳可以復汴京收陝右乎曰可也由是而渡河以進得則復石晉所割之地驅女真於塞外不得亦據三關東有滄瀛西有太原仍北宋之故守乎曰不能也凡得失之數度之於彼必察其情度之於此必審其勢非但其力之強弱也情有所以爭力雖弱未可奪也彊者勿論已勢有所不便力雖彊未可恃也弱者勿論已以河南陝右言之女真之初起也積怨於契丹而求洩既勝以還亦思奪其所有之燕雲而止及得燕而俯視河朔得雲而下窺汾晉皆伸臂而可收也遂有吞并關南之志乃起海上捲朔漠南掩燕南直數千里斗絕而難於遙制故乘虛襲取三河兩鎮而所欲已厭矣汴維關陝宋不能守勢可坐擁神皋而去之若鶩不欲自有以授之叛臣則中原之士非其必爭之地明矣朱德一敗捲甲思奔非但其力之不足也情不屬也而宋自收羣盜以後諸帥憤盈東西夾進東清淮泗略梁宋有席捲之機西扼秦鳳指長安有建領之勢岳侯從中而銳進交相輔而不慮其孤走兀木收京闕畫河以守新復之疆沛然無不足者故可必也以河北燕南言之女真自敗盟而後力未能得而脇割於眾以其為燕之外護也以其為金帛之所取給也以其土馬之可撫有而彌彊也郭藥師一啟戎心而女真垂涎以欲其利久矣為必爭之地矣軍雖屢折而宿將未凋餘威尚振使宋渡河而北則悉率海上之景決死以相枝拒河阻其歸敵摧其進求軍之不覆沒者十不得一也宋之諸將位相亞權相埒力相等功亦則雁行以進屢駭而奔功不任受咎亦無歸故五國合從之師劬於函關山東討卓之兵阻於兗豫九節度北伐之軍潰於河南其不如劉裕孤軍直進擒姚泓得慕容超者合離定於內而成敗券於外未有爽焉者也乃欲合我不戢櫻彼必爭當百戰之驕虜扼其吭而勿憂其反噬乎若此則雖高宗無疑畏之私秦檜無腹心之蠱張俊劉光世無從旁之撓且將憂為吳明徹淮北之續退且河南之不保而遙指黃龍期飲策勳之爵亦徒有此言而必不能幾幸者也是故易言鬼方之伐憂其難為繼也春秋許陘亭之火謂其可以止也自趙普沮曹翰之策而燕雲不可問矣自徽宗激郭藥師之叛而河北不可問矣任諸帥閫外之權斥姦人乞和之說棄其所不爭攻其所不可禦東收

徐衮西收關隴以環拱汴雒而固存之支之百年以待興王之起不使完顏氏歸死於蔡州以尊蒙古之毒流四海猶有冀也然抑止此而已矣如曰臣朱僊之捷乘勝渡河復漢唐之區宇不數年而九有廓清見彈而求鴟炙不亦誕乎

相臣而立武功周公而後吾未見其人也帥臣而求令譽吾未見其果能稱焉否也帥臣之得令譽也有三嚴軍令以禁掠奪為欺語以慰編氓則民之譽歸之修謙讓以謹交際習文詞以相酬和則士之譽歸之與廷議而持公論屏姦邪以交君子則公卿百僚之譽歸之岳侯之死天下後世胥為扼腕而稱道之弗絕者良繇是也唯然而君子惜之惜其處功名之際進無以效成勞於國而退不自保其身遇秦檜之姦而不免即不過秦檜之姦而抑難乎其免矣易曰安其身而後動定其交而後求謂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獲也況帥臣者統大眾持大權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計則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身不安則志不寧交不定則權不重志不寧權不重則力不足以宣而撓之者起撓之者起則欲忘身以救君父之危而不能畢遂其事非但身試不測之淵而逢其沈溺也君非大有為之君則才不足以相勝不足以相勝則恒疑其不足以相統當世材勇之眾歸其握法數戰不折之威以為敵憚則天下且忘臨其上者之有天子而唯震於其名其勢既如此矣而在廷在野又以恤民下士之大美競相推誦猶不審而修儒者之容以藝文抒其悲壯於是浮華之士聞聲而附詩歌詠歎洋洋中外流風所被里巷亦競起而播為歌謠且為庸主宵人之所側目矣乃君之有得失也人之有賢姦也廟算之有進止也廷臣無匡救之力引已為援已復以身任之主忌益深姦人之媚嫉益亟如是而能使身安以效於國者未之有也故漢之功臣發縱指示一聽之蕭張絳灌無不與隨陸爭春華之美郭子儀身任安危知李泌崔祐甫之賢而不與納交以結君子之好知元載魚朝恩之惡而不相攻訐以觸姦佞之機李光弼改紀其軍政而不競其長僕固懷恩固屬其部曲而甘與為伍乃以廢斥之餘一旦躍起而卒拯吐蕃之難以是動而動罔不利也是求而求無不得也岳侯誠有身任天下之志以莫趙氏之宗初而胡不講於此耶宋氏之以猜防待武臣其來已夙矣高宗之見廢於劉若而益疑其情易見矣張浚之編而無定情已見乎辭矣張俊劉光世之以故帥先違不能相下其隙已成矣

秦檜之險不可以言語名義折其勢已堅矣而且明張紀律柔聲下氣以來牛酒之歡迎而且徵采數文網羅文士以與張九成等相為浹洽而且內與諫臣迭相揚誦以辨和議之非而且崖岸自矜標剛正之目以與姦臣成不相下之勢而且譏評張俊歷詆羣將以折張俊之辨合軍執臺諫館閣守令之美而皆引之於身以受羣言之贊頌單歸之民歸之游士墨客清流名宿莫不歸之其定交感矣而徒不能定天子之交其立身卑矣而不知其身之已危如是而欲全其社稷之身以衛社稷也庸可得乎嗚呼得矣成敗之樞屈伸之間而已屈於此者伸於彼無兩得之數亦無不反之勢也故文武異用而後協於一當屈而屈者於伸而非迫求而皆得也故進退無恒而後善其用岳侯受禍之時身猶未老使其發光敏采力謝眾美之名知難勇退不爭旦夕之功秦檜之死固可待也完顏亮之背盟猶可及也高宗君臣固將舉社稷以唯吾是聽則壯志伸矣韓劉錡二吳不懲風波之獄而奮其餘威以待承女真內亂以躡歸師大河以南無難席捲即不能犁庭掃穴以靖中原亦何至日徹月削以迄於亡哉故君子深惜岳侯失安身定交之道而尤致恨於譽岳侯者之適以殺岳侯也悠悠之歌誦毒於謗訕可畏矣夫知畏之則所以弭之者亦必有其道矣

岳鵬舉鄜城之捷太行義社兩河豪傑衛相晉汾皆期日興兵以會北討秦檜矯詔班師而事不成然則檜不中沮率此競起之眾可以長驅河朔乎曰所可望者鵬舉屢勝之兵及劉錡韓世忠二吳之相為犄角耳若所謂豪傑義社者固無能為也奚以明其然邪義兵之興始於霍義嗣其後者為徐敬業其志可嘉而其成敗固可觀矣故定大略戲大難推大敵成大功者無所恃於此焉夫恃人者無之而可恃也久矣所恃者疆於己乎則是已固弱也已弱而恃人盼盼然日有所望而其志不堅弱者為主疆者為賓敵且攻其弱而主清疆者失主而駭散以失其疆莫能救已也所恃者弱于己乎則弱固不可恃也已不弱而猶資弱以自輔弱者不能勝敵敵一當之而靡則勢且先挫而三軍之氣為之饒敵人之氣以勝而益為之增已雖疆氣不勝而必傾矣定大略戲大難推大敵成大功者力足以相格智足以相乘氣足以相震一與一相當有死無生有前無卻上不恃天時下不恃地利而後可以決勝于白刃之下復奚恃而可哉況平義兵者尤其不足恃者也義軍之興也痛故國之淪亡悲衣冠之滅裂念生民之塗炭

惻怛發中而不惜九族之肝腦者數人而已有聞義之名而美之以起者焉有希功之成而幾幸其得者焉其次則有好動之民喜於有事而蹀躞以興者焉其次則有微幸掠獲而乘之以規利者焉又其次則有弱不能自主為眾所迫不能自己者焉又其次則佃客廝養聽命於主伯弗能自免焉其名曰萬而實不得半也即其實有萬而可戰者不得千也可戰者千而能不大勝則前小挫則卻者不得百也無軍令以整齊之則遊奕無恒無芻糧以饋給之則掠奪不禁遊奕無恒則敵來而不覺掠奪不禁則民怨而反戈故以王莽武氏之易誅而翟徐旋起而旋仆況女真之駭戾馳突而不易當者乎梁興渡河率之而有垣曲沁水之捷者非其果足以勝也義軍之號皆稱岳氏梁興往而為之聲援女真不辨其非真而為之震動垣曲沁水之守抑河北初降之餘燼非海上驚擊之雄也是以往而得志浸令一試再試情形盡見女真且出銳師以搗之則糜爛無餘所必然矣一方既燬而勃然以興者皆茶然以返屢前屢挫則吾三軍之氣亦沮喪而失所憑依當日之未至於此也班師故也今試設身而審女真與宋彼己之情形其空涌而前翻飛而散不炯然在心目之間乎義社特大軍以成故鵬舉一班師而數十萬人不知何往大軍恃義社以進止則義社一敗而大軍不足以孤存兩相恃則兩相失女真以專壹之兵直前而無待左披右靡又惡足以當之夫用眾不如用獨久矣故謝安石力卻桓沖入援之兵而勝符堅兼帥鮮卑氏兗河西之眾而亡揭竿以為幟揮鉏以為兵野食鷄樓以為屯聚此羣羊距虎之形也而安可恃也宗汝霖之用羣盜猶之可也己為盜則不畏死者也因為盜則自我洗滌之其不任為兵者可汰也為盜而有渠帥則固可使就吾東伍也去家為盜則無身家之累不以敗為憂故諸帥收之於江南而藉其用若義社則既以義為名矣汰之不忍其無歸帥之不能以行法進退唯其意而我不任為之主則馭之也難矣馭之且難而況可恃之乎宋之將亡也江湘閩廣之間起者眾矣而終不救礪門之禍文信國無可恃而後恃之不釋己之極思非有可恃者之所宜恃也勢無所藉幾無所乘一念猝興圖度天下而期必於天子者自古迄今未之或有帝王之興也無心干祿而天命自歸先儒之言詳矣非虛加之也帝堯之世岳牧盈庭九男非皆敗類耕稼陶漁者而謂帝將禪我乎武王養晦年已耄矣使大命未就而崩非不壽也沖人方弱保國不遑而況及天下然且俟之十三年而後秉鉞以麾假之年而

贊其精魄天也非武王之可必也故聖王無取天下之心而乘時以御因之而已聖人且不可必而況下此者乎一介之士策名於當時者或為偏裨或為文吏目之所規心之所成雖拓落而不可涯量而其大概可知也生死屈伸榮辱貴賤且乘於不測之數志所至者望之而不能必至志所未至者姑試之而漸進焉非其所期也使方小得志之日遽蹀躞以躍起曰吾將奄有方國南面以馭四海之英尤使俯首而稱臣妾非狂人其孰念及此藉其有此必蹀躞一起而疾就誅夷故以知亂臣賊子之成乎篡奪者亦初無此固獲之情也曹操之自言死而題征西將軍之墓豈盡欺人哉橋元未嘗期以天子而操感其知已則出身仕漢之初無窺奪劉宗之志明矣知此則人主之馭臣防其所不必防而不防其所防者非明於豫防之道者也秦檜專政之暮年大起刑獄將盡殺張趙胡洪諸公逮及宗室當時也諸公竄處遐方不得復進一議論和議之非於檜無忤也和已成諸將之兵已解檜總百揆膺世祿其所欲者無不遂也檜死而高宗忽釋趙汾召還遷客則檜之深基諸公非必逢君也檜之誅逐異已不欲懸留一人者豈僅快一時之忿哉故偏置其黨於要津而不使宋有一親臣之可倚骨鯁已空發蒙振落者疾起而收之檜之厚植其勢者勢無不成也高宗之年已耄矣普安拔自疏遠未正嫡嗣之名一旦宮車晏駕檜猶不死則將拔非所立之冲幼暫立之旋起奪之外有女真以為援引內有羣姦以為佐命趙氏宗祚且在其心目之中易於撥芥檜之志豈待吹求而始見哉乃當靖康之年始立臺端與馬伸等共靖女真立趙後未嘗念及此也及其自虜來歸受撻懶旨力主和議亦祇求和成而居功受賞已也即至逢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師解諸將之兵獨立百僚之上猶未能遽取必於邪逆之成也已而諸賢竄矣岳侯死矣韓世忠謝事閒居劉錡二吳斂手聽命張俊總領諸軍之願不遂而亦廢處矣所欲為者無不可為所不可致者無不致也周回四顧知天下之無能如己何高宗亦惴惴然不知所以馭已然後睥睨神器而以誅逐先試其凶威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久而後成乎大惡哉故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嗚呼宋之精防其臣也甚矣暨陳橋之已事德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即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彊威橫加鉞削乃檜以文墨起家孤身遠至自可信其無他而罅從中決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蕭衍楊堅之勢高宗藏刃韞中思與爭死而莫能自振固

非前此所能逆睹則欲辨霜冰於早亦異辨而可哉夫霜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怵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於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於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而必有所憚不敢為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為石敬瑭劉豫之為者豈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其被囚而北也與何鼎孫傳司馬仆同繫而獨不見殺其羈於女真也與洪結未弁同留而不與同拘其脫身以返也保有其妻孥而盡室以安歸則其狎凶狼之驕虐使帖然聽己之徇徯者可畏也張浚趙鼎李綱胡寅皆高宗患難之君臣屢屢進而莫能相捨朝野兵民眾望所歸而共倚其成檜一得志而屏息竄逐莫敢與爭者可畏也岳侯所收羣盜力戰中原將士樂為之死而削之斥之囚之殺之曾莫有敢為之鳴控者可畏也韓世忠懋勳萬之眾脫高宗於幽禁上得君心下孚羣望而獨於檜不能一詞相拒俯首解兵苟以自全者可畏也張俊位望最隆與檜合謀喪岳氏之族思得其兵而檜轉盼相違奪兵去位曾不能以夙約責檜而帖耳伏從尤可畏也揆此數可畏之才欲為則為之為之甫成而又進為之力甚驚機甚巧其銳往而無定情也甚狡其執持抗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堅則不必久懷篡奪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復何所戰而中止乎主和議者前有汪黃後有湯史而人敢與爭者有可爭之勢也君不固信者無可信之術也故旋用旋黜而終不勝公論之歸檜獨盡箝天下之口盡反數十年之為狡夷且入其牢籠六軍皆安其解散爪牙角距豈一旦之能快博噬哉當其時觀其面目觀其設施聞其言說苟有庸心於鑿微知者者奚問其志哉即其人而知之有餘矣堅冰者非霜志也勢也或馴致之或不終致之存乎辨之者爾弗庸猜防也弗庸禁制也尤弗進而問其心也固已辨矣胡康侯之為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忘馴致之變宜其惑已

以勢震人者其傾必速震之而不震者其守必堅其間必有非望之禍與之相乘非望之禍與之相就非一幸而一不幸也理之所必有勢之所必致也楚度之於乾谿夫差之於黃池符堅之於淝水完顏之於瓜步傾之速也有合符焉其恃威以震人者均故其速傾均也是以羊祜得西陵而固守高頻聞陳喪而班師拓拔佛狸臨江而不渡周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威於外者中且朽而難必起固其本而之可徐圖於後也知此則人震已以不可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譽無可乘竭已之威力以加於人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沉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於外授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威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疆與弱之相間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於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於道路則名眾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質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度當無憂矣趙鞅蹶興而薄夫差當無憂矣然而不能者為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甸踐之與慕容垂之叛完顏雅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眾散者必清眾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強動者必折強者必推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紐也君子觀於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始之危也始於贏豕刺之孤也終以得慮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

世宗得淮南而許和誠知夫極威於外者中且朽而難必起固其本而之可徐圖於後也知此則人震已以不可禦之勢而凝立以待其自斃者固必有道矣德不足以綏義不足以正名無可執譽無可乘竭已之威力以加於人是浮動之氣也氣者一浮而無乎不動者也合數十萬人而動其浮氣則一夫蹶起而九軍之情皆蕩沉乎不恤其內之已空而淫於外授人以餘地使無憚以生其心有不可坐而待其斃者乎且其極乎威以相震者數十萬人也其士卒則疆與弱之相間也其將領則忠與姦之相雜也拊循不能周而怨起於內也遷延以相待而進無所決也功成而無所專歸則欲進而情已漫也奔北而無能盡詰則雖退而罪可避也部分進而不相知聞則無望其相援也簇進而壅於道路則名眾而實亦寡也交相倚而恃人則自固之謀必速也本以相震而非以生死相質則不受其震而必自沮喪也如是則以我孤立之軍敵彼雲集之旅制在我而不在彼明矣故謝安談笑而待捷書虞允文乍至而決進戰非幸也實有其可以相禦之理也然則晉鄭銳起而嚮楚度當無憂矣趙鞅蹶興而薄夫差當無憂矣然而不能者為其所震而不知其不足震也若夫公子比之入甸踐之與慕容垂之叛完顏雅之篡豈可幾幸其必然哉而一往之氣不恤其歸必得之情不防其失則不可幾幸者固可期也是故居整以御散用獨以制眾散者必清眾者必離處靜以待動奮弱以抗強動者必折強者必推無他虛與實之分禍與福之紐也君子觀於此而知所以自求知所以應天下矣見可憂者非憂也見可懼者非懼也所憂者無可憂之形所懼者無可懼之迹也始之危也始於贏豕刺之孤也終以得慮守其大常以御其至變貞勝者勝之以貞而已

虛殺功臣遂其猜妨而無不忍之心倚任姦人盡逐忠難之親臣而無寬假之度屏弱以偷一隅之安幸存以享湖山之樂滯殘廢辱不恤如此其甚者求一念超出於利害而不可得緣此言之恬淡於名利之途者其未足以與於道不僅尋丈之間也人之欲有所為者其志特之已盈其氣張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則必假乎權勢而不能自釋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萌而即自疑其氣方動而遽求靜恒留餘地以藏身則必惜其精力而不能自堅二者之患皆本原於居心之量而或踰其度或阻其幾不能據中道以自成要以遠於道之所宜而墮其大業皆志氣之一張一弛者為之也夫苟弛其志氣以求安於分量之所可勝則於立功立名之事固將視為願外之圖而不欲與天人爭其真勝故嚴光周黨林逋魏野之流使出而任天下之重非徒其無以濟天下也吾恐其於忠孝之誼且有所推委而不能自靖者多也誠一弛而不欲固張則且重抑其情而祈以自保未流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已與物往來之衝有相為前卻之幾焉已進而加乎物則物且退縮而聽其所御御之者有得有失而皆不能不受其御也已退而忘乎物則物且環至而反以相臨臨已者有順有逆而要不能勝其臨也夫苟不勝其臨矣力不可以相禦與則柔巽卑屈以暫求免於害者無所復容力可以相禦與則畏之甚疑之甚忍於被害以希自全故莊生之沈溺於逍遙也乃至以天下為弮之毅中而無一名義之可恃以逃乎鋒鏑不獲已而有機可乘有威可假則淫刑以逞如鋒芒刺於衾篋以求一夕之安惟高宗之如是矣故於其力不可禦者稱臣可也受冊可也割地可也輸幣可也於其力可禦者可逐則逐之已耳可殺則殺之已耳迨及得孝宗而授之如脫桎梏而遊於閭閻之圃不知有天子之尊不知有宗社之重不知有辱人賤行之可恥不知有不共戴天之不可忘肅然自遂俯仰於無何有之鄉以是為愉快而已矣三代以下人君之能享壽考者莫高宗若也其志逸其氣柔其嗜欲淺而富貴之賤生者無所耽溺此抑其恬淡知足之自胎也然而積漸以廢天下之生氣舉皇帝王霸懲留之宇宙而授之口口自此始矣故曰無欲然後可以語王道知其說者非王道之僅以無欲得也退而不多取之利欲者進而必極其道義之力自非聖人則乘權勢處以免天下於凶危者尚矣是豈徒人主為然哉鸚鵡不起無所學學進不為舜退不為跖行吟坐嘯以求無所染迨其勢之已窮則將濫入於跖之徒而不自覺所必然矣竄李綱斬陳東殺岳飛死李光燾鼎於

宋論卷十一

船山遺書

孝宗

漢之於匈奴也高帝圍呂后嫚殺吏民烽火通於甘泉文帝顧若夢而姑無款之垂及於景帝休養數十年人心固士馬充武帝承之乃始舉有餘之力拔將於寒微任其方新之氣以絕幕窮追而匈奴破敗以適東晉之勢弱不能支祖逖死桓溫敗廷議不及中原者數十年謝安端默凝立聲色不顯委任謝元練北府之兵而符堅百萬之師披靡以潰劉裕承之俘姚泓斬慕容超拓拔赫連無能與競使孝宗而知此亦何至符離一敗羞敵而不復振以迄於宋之亡哉孝宗初立銳志以圖興復怨不可旦夕忘時不可遷延失誠哉其不容緩已顧當其時宋所憑藉為折衝者奚恃哉推折之餘凋零已盡唯張德遠之孤存耳孝宗專寄腹心於德遠固舍此而無適與謀也然而德遠之克勝其任未可輕許矣其為人也志大而量不宏氣勝而用不審量不宏則天下交拂其志而氣以盛而易虧故自秦檜擅權以來唯盛氣以爭得失而不早自圖惟虛盟已敗檜毒已露之餘事權一旦歸我而何以操必勝之術兵孰老而孰壯將孰賢而孰姦竊糧何取而不窮馬仗何從而給用呼而即應者何以得吏士之心合而不乖者何以成同舟之濟謀之不夙則臨事四顧而傍徨信之不堅則付託因人而即授乃自其一窺再窺顛倒於姦邪之手君情不獲群望不歸觀望者徒倚而諒其志之難成媚嫉者側目而幸其功之不就當其飄搖遠徙禍切焚身避影銷聲於當世無周爰之語訪雖曰老臣而拔起遷謫之中猶新進也一旦勃興與天子訂謀於內遂欲奮迅以希莫大之功率一往之情無可繼之略豈東唐建節大聲疾呼張復仇讐驅匪類之義聲遂足以抗百戰不摧之驕虜哉一敗而終不復興固其所以然者也夫孝宗而果為大有為之君德遠而果能立再造之功也則處此固有道矣完顏亮南犯而自殲矣完顏雍新撫其眾而不遵遠圖未有尋盟索賂之使渡淮而南則固可急修內治擇帥簡兵繕備積儲而從容以求必勝之術也湯思退可逐而未逐尹樞王之望可竄而未竄史浩可戒之以正而聽其浮沈虞允文陳康伯可引與同心而未違信任朱元晦劉其父可使秉國成而尚淹冗散如其進賢遠姦成畫一之朝章則國是定而無伏莽之宵人乘小挫而進其邪說於是而廟議輯矣人心奮矣猶無事遽爾張皇迫於求獲也

王船山經史論

宋論卷十一



楊存中吳璘雖老猶可就訪所託之偏裨張韓劉岳部曲雖凋猶可求憤戰之材勇將未得人草澤不無英尤之士  
兵雖已弛淮襄川陝自多技擊之材罷湖山之游幸以鼓舞人心嚴漁侵之姦欺以廣儲蓄粟繕淮泗襄漢之城堡  
進可戰而退可憑簡西南給洞之蠻兵氣用新而力用壯經營密定於深宮威信無猜於閭外竭十年生聚教訓之  
勞收積漸觀豐乘時之效然後絕其信使青以駭奔彼且懷忿而起不戢之兵我固堅立以待狂興之噴如是以圖  
之燕雲即未可期而東收汴維西掃秦川可八九得矣此之弗慮猝起德遠於推抑之餘積不平之志氣視舉朝如  
醉夢而已獨醒卻眾議以憤興而激其妒忌孝宗立足而望澄清德遠擢臂而爭旦夕孤遣一軍道遠而進橫擊率  
然之腰姑試拚鋒之聲李顯宗萬里初歸泉無與親邵宏淵百戰未經懷私未試則符離之潰虜不躡迹而相乘猶  
其幸也蕭思話一潰而劉宋日削吳明徽一奔而陳氏族亡契丹之送死於女直女直之輿尸於蒙古皆是也宋之  
不亡其能幾乎人言和而我言戰義足以相勝名足以相壓而強敵窺見其無成謀則氣益振異己者坐待其無成  
績而互相搖天下亦共望其有成功而終不可得史浩曰一失之後恐陛下不得復望中原未必非深識之言也孝  
宗在位二十七年德遠雖沒未嘗不可有嗣以圖功者惜哉其一朴而終不能與矣情愈迫者從事愈舒志愈守者  
謀謀愈廣名愈止者愈盡其實斷愈堅者愈周其慮大有為之君相務此而已矣  
孝宗奉養德壽宮極愛敬之忱俾高宗安老以終壽考三代以下帝王事其親者之所未有為人後者為之子道無  
以尚矣夷考嗣立以後多歷年所大典數行徒於所生父母未聞有如宗之舉奉大義尊正統抑私恩矯定陶濮即  
之失其可為後世法乎夫議道以垂大法正大經者固未可一概論也禮曰為人後者為所生父母服期統之曰所  
生父母則於所後者之族屬雖功總以降迄於服絕之遠支而皆期也名之曰父母則尊之曰皇曰帝立廟以問所  
後者之祖考固不可也而竟沒其父母之實表之所疏遠之族人抑不可也光武之於南頓無所如尊而不失其親  
親之報情伸而義無不正奚不可哉然而禮以義起而求遂其心之所安非一概之論可執也則孝宗於此未可以  
英宗之例例之矣其於秀王俱無追宗之典可無遺憾也王珪之諫英宗曰陛下富有四海傳之子孫誰所貽而忍  
忘之鄙哉其為小人之言也仁宗以崇高富貴貽之已而為父母濮王無崇高富貴貽之而即非父母然則利之

所在父母歸之而人理絕矣而孝宗則異是太祖之得天下雖幸也而平西蜀定兩粵下江南距北狄復或息民  
寬政興文治以垂統於後固將夷漢唐而上之其曰傳長君以靖篡奪法雖未善而為計亦長乃德昭不能保其軀  
命其子以團練使降為疏屬是宋未亡而太祖之亡久矣幽明交恫者於茲六世為其子孫者弗能興起而聊長其  
子孫是亦不容已於仁孝之心也然則自秀王傳以上至於德昭含不敢言之恤以俟後之興者九原當無異心高  
宗嗣子雖天徽宗八子雖絕而自真宗以下族屬不乏賢者乃創義以興復之而歸神器於德昭之裔是高宗者非  
徒允為孝宗之父實為太祖之雲孫者也秀王悅服而願以子孫為其子孫情之至即理之公矣孝宗一盡其忱以  
致孝於高宗即以追孝於太祖則無所推崇於秀王也庸何傷知此者然後可以通天下之變斟酌典禮而無所遺  
憾於人心不然執一概之說堅持一理以與天下爭則有隙以授邪說之攻而為所屈服故張璪桂萼相反相激而  
極乎汎濫故曰唯忠信可以行禮謂盡己以精義循物而無違其分也研諸慮說諸心準諸道稱諸時化而裁之存  
乎變而及其得也終合於古人之尺度而無銖銖之差夫古人之尺度固非執一概之說所可取合也久矣今且有  
說於此藩王之入為天子之嗣迨及踐阼王猶未竟若僅高官大爵稱為伯叔則天子之制臣諸父將使三朝拜  
表北面稱臣如威蒙丘之說而豈人子之所忍為乎故執一概之說未有不窮者也誠使有此而當國大臣早為之  
慮所不容事至周章而群起以爭得失矣則唯有一道焉可以少安而講之不不容不豫也以先皇之餘詔冊王之次  
子嗣爵以守度而迎王入養於宮中謝老安居無所與聞以終其壽其薨也葬以王祭以天子天子廢絕期之制而  
行期服於宮中以是為恩義兩全之大略變而能通心得而道可無違其庶幾乎雖於諸大義順乎人子之心猶  
未可以此為不易之經也自非若孝宗之上繼太祖者有父在固不當貪大寶而出繼天子也  
人才之推抑已極則天下無才流及於百年之餘非逢變革未有能興者也故邪臣之惡莫大於設刑網以摧士氣  
國乃漸積以亡迨其後摧折者之骨已朽矣毛擊鉗網之風亦漸不行矣後起者出而任當世之事宜可盡出其才  
建扶危定傾之休烈而重灼之氣挫其初志信物之形固其見聞則志淫者情為之靡而懷貞者德亦為之墮靡者  
相沿而濫德孤者別立一不可辱之崖守退處以保其貞於是先正光昭而俊偉之遺風終不可復如 有其弊

有三要無裨於國者均也其下目之所睹耳之所聞皆見夫世之不可抗志以相撓也而求一深淵之區守以利其  
游泳正與邪迭相往復無定勢矣而正勝邪小人之蒙譴也淺邪勝正君子之受禍也深則趨彼避此以徼所行之  
利雖有才可試亦樂用之於詭隨而奚有於國事之平賊其次其志亦懷貞而不欲託足於邪途矣以為士自有安  
身利用之術進不貽君子之譏退不逢小人之怒可以處閒散可以試州郡可以履臺端可以位宰執不導淫以蠱  
上不生事以疲民不排擊以害忠良不氣於激水火無必進之情而進之也不辭無必退之心而退之也不吝故  
當世習與相安而獲吉人之譽如是則才有所不盡效而抑不求助於才以自輔其究也浸染以成風尚而不可開  
矣始以容容終以靡靡矣又其上則固允矣為秉正之君子矣觀其所志與其所為天下之理想望後世之所推崇  
伊傅之德業舍此而不能與焉故一時有志之士樂就之以立風軌然而終不能者則惟德之孤也天下無能與其  
德者而德孤矣視天下無能與其德者因舉天下置之德外而德愈孤矣其好善也篤而立善之途已隘其惡惡也  
嚴而摘惡於隱已可以義正名名正而忘求其實以言衛道言長而益啟其爭以視先正含宏廣大之道默以持之  
如淵涵慎以斷之如嶽立操扶陽抑陰之權密用而姦邪自歛受智名勇功之集挹取而左右皆宜其意似不欲然  
也而考其所成則固不能然也欲託以伊周者定之元功而未逮即以繫韓琦李沆定國是濟危疑之大猷而亦有  
所未逮及此者使當休明之世無姦邪之餘威以激其堅忍無詭隨之積習以觸其惡怒無異端之競起以勞其瑣  
辯無庸儒之波流以待其氣於則道以相挾而盛業以相贊而成其所就豈但此哉故推抑人才者雖不受其摧  
抑而終為推抑害乃彌互百年而不息故曰邪臣之惡莫有大於此者也宋自王安石倡舜殛四凶之說以動神宗  
及執大政廣設祠祿用排異已其黨因之搏擊無已迄於蔡京東國勒石題名錮及子孫而天下之士有可用者無  
不入於罪罟延及靖康女真長驅以入二帝就俘呼號出郭而宋齊愈洪帛之充非無才學亦有時名或談笑而書  
逆臣之名或挾虜以亂宮嬪之列於是時也雖有憤恥自疆之主亦無如此痿痺不仁者之充塞何矣高宗越在江  
表士氣未復秦檜復起而重推之趙張胡李幾不保其死群情震懾靡所適從焉臣相治取天下之士氣抑之割之  
者且將百年矣士生而聞其聲長而見其形泛泛者如彼以相搖蕩也岌岌者如此以相驚歎也則求其擴心振氣

以寬出而規天下於方寸庸詎能乎故孝宗之奮志有為而四顧以求人遠邪佞禮慎選而篤信之乃其所得  
者大概可睹矣陳康伯葉衡陳俊卿虞允文皆不可謂非一時之選也內不失身上不誤國興可與之利而民亦不  
傷辨可辨之文而主亦不惑會君之不迷幸敵之不競而國以小康至若周必大王甘朋范成大楊萬里之流亦錚  
錚表見則抑文雅雍容足以緣飾治平而止絮之往代其於王茂宏謝安石李長源陸金與匡濟之宏才固莫與  
津矣即以視郁鬱之方嚴謝宏微之雅量崔祐甫之清執杜黃裳之通識亦未可與相項背也下此則輩通并棄疾  
之以才自命有虛願而無定情愈不足言矣推而上之宋元晦張敬夫劉共父三君子者豈非曠代不易見之大賢  
哉乃懲姦邪之已淫故崖宇必崇而器使之途或隘鑿風波之無定故潔身念切而任重之志不堅正報讐復宇之  
名持固本自疆之道亦規恢之所及而言論之徒長其洗心藏密之神武若有不敢輕試者焉嗚呼能不為亂世所  
焚而獨立不悶然且終為亂世之餘風所害而體道未宏德之孤宋之積漸以亂德者孤之也不得不孤而終不能  
不自孤其德則天下更奚望焉即使孝宗三熏三沐進三君子於百僚之上亦不敢必其定命之託謨廓清九有也  
藉其摧抑之不深也則豈但三君子之足任大猷哉凡當日之能奉身事主而寡過者皆已豫求尊俎折衝之大用  
以斬免斯民於左社惟染以重之心之屬因其愒散之謀日削月衰坐待萬古之中原淪於異族追厥禍本王安石如  
才自用之惡均於率獸食人非但變法亂紀虐害當世之生民已也詩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如鳥之戾於天也魚之  
躍於淵也各自得也壽考作人延及遐遠故周之衰也魯衛多君子之器齊有天下之才乃以維中夏攘夷延文  
武之澤於不墜世胄之子不染患失之風崛起之英不抱孤危之恤沈潛而能剛克不倖再以忘憂疆域而能宏通  
不孤清以遠眾言可昌而不表暴於外以淺其藏節可亢而不過於絕物以廢其用後世可無傳書天地且從其志  
氣作人者之用大矣不知出此而持申商之法以解散天下之心而挫其氣奮然曰天下無才也然後天下果不能  
有才也斯可為痛哭者也

乾道元年和議再成宋與女直無兵車之爭者四十年論者謂二主皆以仁怒宅心而天下咸被其澤嗚呼此偷安  
之士難與慮始之民樂懷利以罷三軍而不恤無窮之禍流俗之言一倡而天下交和夫孰能聽之哉宋之決於和

非孝宗之心也孝宗嗣立以來寢不忘者興復之舉豈忍以割地終之完顏雖雄心雖戢然抑豈有厭足之欲願江左而不垂涎者故和者皆其不得已而姑以息民為名實者從而信之文起而譽之不亦愚乎宋與女直相枕而亡其幾兆於此矣宋自秦檜持權推折忠勇其僅免於死者循牆而走不敢有所激揚以俟國家他日干城之用諸帥老死而充將領者皆循文法避指摘之庸材其士卒則甲斷矛挽道遠坐食抱子以嬉視荷戈守壘之勞如湯火之不可赴其士大夫則口雖競而心疲心雖憤而氣不肖者耽一日之娛嬉賢者惜生平之進止苟求無過即自矜君子之徒談及封疆且視為前生之夢如是則孝宗雖踣蹕以興疾呼心至固無如此充耳無聞者何也故符離小衲本無大損於國威而生事勞民之怨謗已喧囂而起及其稍正敵體略減歲幣下即以此獻諛上亦不容不自安無可奈何而委之於命而一仆不能再起奄奄無復生人之氣矣女直之初起也以海上之孤軍跳梁而不可禦駸駸而有中夏者恃其力之彊也以力之國者與衰視乎其力至完顏亮之時梟雄之將敢死之兵或者或死而存者僅矣逆亮又以猜忌之威度劉其部曲牽率以南犯者皆疲弱離心之下驄也故采石問渡虞允文以不教之兵折之而有餘完顏雖為眾所推實篡弒也乘機委順徇眾志以藏身而幸保其富貴夫豈能秉鉞一麾操生死以制人使冒白刃以馳蕩乎天下者眾胥曰逆亮之毒我而藉爾以圖安也雖亦曰吾亦懲亮之佳兵而安爾也違問江左乎且以海濱穴處之眾浮寄於中華衣錦含甘笙歌燕婉蕩其積離之心雖方四顧徬徨無可託以騁雄心而窺江海則延首以待王之望之來與宋其謀姑息無可奈何之情猶之宋也講敵國之禮得四州之地為幸矣而抑又何求則宋之為宋一女直也女直之為女直一宋也相效以趨於銷鑠何賢而豈果有不忍斯民之情使脫干戈以安柱席乎君為之名曰吾以息民也下之責諛者會曰息民者大君之仁也賢買之民偷旦夕之安爭效其順曰吾君與當國者之能自我也汝欲息而有不汝息者旁起而窺之一息之餘波流日靡天不可息之禍五百餘年而不息自其所以致者善待禍之已烈而始知我乃害已烈而論者猶不知其兆先於此矣則其矣古今之積惑不可殫也故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安而忘戰其危可必况在危而以忘戰為安乎女直則去其故穴盡部落以棲首於客土耽鹵獲之樂解驕悍之氣據廣斥之中原無江淮之米粟其危也如彼宋則募代之士馬不存河山之險阻已矢撫文翁之江東居海陬之絕地其危也又如此危之不存亡將何恃繫之也秦猶恐不固而繫之春華浮豔之舟草葉待有識而後為之寒心邪以既衰之女直而宋且無如之何則疆於女直者愈可知矣以積弱之宋而女直無如之何則苟非女直固將能如之何也女直一傾而宋隨以消奇渥溫氏談笑而睥睨之俟其羽翮之成而已羽翮成而復能以且夕延哉使宋能深入以伐女直則威伸於北方而踵起者亦有懼心宋不能大逞志於女直而女直之兵不解則女直日習於戰而不自弛其備即使女直能窺宋而犯江淮宋亦知警而謀自壯之略尚不至蒙古之師一臨而疾入於海以亡故兀朮之南侵亟而岳韓劉吳之軍日增其壯迫之者激之成也拓拔氏通好於齊梁宴坐雒陽綠綺文雅而六鎮冠起元氏之族以赤驕之者臨之溺也乍然一息而國既危民且終不保其生此有通識者之洞觀非流俗之所得與知也

宋論卷十二  
光宗

孝宗急傳位於其子何為者也春秋方盛國步未康廷無心膺之臣子有愚蒙之質而遽以天下委之誠不知其何為者也以為高宗崩哀慕切欲執三年之喪謝絕庶政日奉几筵曾是以為孝非其飭辭則愚甚矣古之宅憂於諒陰者總百官以聽冢宰六官之常職無與聞耳至於宗社安危生民生死大臣進退之大政則天子固居大位操大權而不敢以先君之付畀委之人而孤致其哭踊且所聽之宰抑必綽有餘裕於負何之親臣夫豈不欲專致其哀哉盡道以盡孝初不相為妨也况乎高宗之恩均於生我者惟其以天下授己也則所以慰高宗於冥漠者亦唯社稷有主為精爽之所憑依則孝宗之視天下也如視高宗亦殫心竭力以奠安天下而以報高宗者至矣若夫几筵之侍必躬必親則但息心以燕處不令志於聲色罷昏祭之吉禮停慶賞之覃恩正自有餘日餘力以伸饋奠奚必塞耳閉目一不與物相接而後可終喪紀哉故以為哀之至而不能復居天位者吾未之能信也夫身未老倦而遽傳位於子以自處於一人之上於古未之前聞始之者趙主父繼之者拓拔宏而已矣斯皆喪禮敗度以褻大位者若高宗之內禪也則又有說己未有嗣而孝宗以久廢之宗支七世之疎屬拔之於幼冲膺元良之休命高宗年垂六十十四禪時為三代以後人君之所希有國無可顧命之宗臣一旦危病至而姦邪乘之不容不早防其變且於時女直寒盟兵爭復起衰年益餒抑無以支不固之封疆知孝宗之可與有為也用其方新之氣以振久弛之人情則及身之存授以神器亦道之權而不失其中也自非然者天子者既至尊而無尚矣積累而上之又有入馬以俯而相臨則天位不尊而事權相錯持兩端者得起而售其姦矣亦唯孝宗之猶堪負荷也故高宗得優游於琴書花鳥之側而國事一無所問則兩宮之歡無有從中間之非此而理亂安危不能盡釋諸懷抱小有歲餘遂授宵人以離間之隙基累者必傾棟隆者且撓大壑之嗟焚如之咎必不能保其終矣又况光宗者愚頑之聲音笑貌千載而下猶可想見其情形抑非有楊廣之姦可矯飾以欺其君父則其不可以高宗之付己者付光宗灼然易見而何造次之頃遽委神器於浮沈邪與子之法定於適長誠大常之經矣然而漢武舍燕王而立昭帝光武舍東海

王彊而立明帝卒以允臧則變而能通未為失也晉武帝拒衛瓘之諫以重帝賈氏之惡以宣唐太宗徇長孫之請以立高宗武氏之禍以烈則守而不變未為得也夫光宗之視普惠差辨叔來耳其於唐高猶在層累之下也孝宗即守成憲而不以意廢置乎則輔以正人導以正學懲其宵小飭其宮闈迨及彌留之際蘭德望之大臣受顧命而總百揆既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內盡無難施竄強之刑光宗雖闇亦何至滅絕天彝貽宗社以陪危之勢哉教之無方也輔之無人也俟之不待其時也昏懦之習不察悍妻之煽無聞也俄而使參國政矣俄而使即大位矣己已處於貴而無位高而無民之地乃慈孝氏而有廢之之語嗚呼聞宮以激其悖逆豈非教不肖者以冥行乎宛結而不永其天年亦自貽之矣高宗經營密勿數十年裁之以道審之以宜舉以授之於己已乃無所圖維急遽以授不肖之子而坐視其敗孝宗之於孝也抑末矣汶汶無擇與其在位之用人行政殊不相肖由今思之誠不測其何心意者嗣位之初銳意有為而功墮不就故不欲居此位也已久特以高宗在而不容釋甫在苦次迫欲脫履憤恥之餘激為鹵莽誠然則亦情悖悖非君子之度矣在位二十七年民心未失國是未亂自可保遺緒以俟後人之興功不自我成而能得守所付畀者即其功也亦何用此卜蹠為也

朱子知潭州請行經界法有詔從之其為法也均乎詳審官可以行之天下而比準而卒不能行至曹似道乃竊其說以病民宋由是亡而法終沮廢然則言之善者非行之善固如斯乎蓋嘗探其原而論之天下之理思而可得也思而不得學焉而愈可得也而有非思與學之所能得者則治地之政是已今試取一法而思之無形而可使有形無迹而可使有迹張之使大研之使密委曲經營即若有可繪可刊之圖了然於心目如是者自信以為至矣乃更端思之又有一成型者亦未嘗不至也則執其一以概見於施行其不盡然者必多而執其信諸心者堅人固弗能辨也故思者利與害之交集也故曰殆也無已其學乎所學者古之人屢言之矣古人之所言者亦既有行之者矣然而言者非行也古人之行非我之行也我之行非天下之所行也五味無定適五色無定文五音無定和律呂在而師曠之調師延之靡也規矩在而公輸之巧拙工之撓也古之人教我以極深研幾之學而我淺嘗而躁用之舉天下萬民之情皆以名相籠而驅入其中故曰罔也所以然者何也天下之思而可得學而可知者理也思而不能得

學而不能知者物也今夫名利則有涯矣數則有量矣乃若其實則皆有類矣類之中又有類焉博而極之盡巧磨之終身而不悉舉大木之葉其數億萬求一相肖而無毫髮之差者無有也而名惡定以限之必有變焉變之餘又有變焉流而覽之一日夜之間而不如其故晴雨之候二端而止擬一必然而無意外之差者無有也而數惡足以期之夫物則各有情矣情者實也故曰先王以人情為田人情者非一人之思所能皆慮非古人之所刻畫今人而使不出於其域者也乃極其所思守其所學以為天下之不越乎此求其推行而準焉不亦難乎今夫經界何為者邪以為清口分之相侵越者乎則民自有其經界矣而美待於上先世之所遺鄉鄰之所識方耕而各有其墾方獲而各計其獲歲歲相承而惡乎亂若其積漸匿侵自不能理鄉鄰不能詰則以南北殊方乍來相泣之文吏唯辭是聽睹此山川相繆之廣甸亦惡能以一日之聰明折群疑於不言之塊土乎徒益其爭而獄訟日繁智者不為也以為辨賦役之相說射者乎說射者人也非地也民即甚姦不能沒其地而使之無形而地之有等等之以三等之以九亦至粗之率耳實則十百其等而不可殫今且畫地以責賦豪民自可詭於界之有經而圖其逸貧民乃以困於所經之界而莫避其勞如之何執一推排之法而可使均邪故均者有不均也以不均均而民更無所賴矣以為自此而可限民之田使豪彊之無兼併乎此尤割肥人之肉置瘠人之身瘠者不能受之以肥而肥者斃矣兼併者非豪民之能鉗束貧民而彊奪之也賦重而無等役煩而無執有司之威不可嚮避吏胥之姦不可致詰於是均一賦也豪民輸之而輕弱民輸之而重均一役也豪民應之而易弱民應之而難於是豪民無所畏於多有田而利有餘弱民苦於僅有之田而害不能去有司之鞭笞吏胥之挫辱迫於焚溺自樂輸其田於豪民而若代為之受病雖有經界不能域之也夫豈必隱其溝洫夷其隄埒而後畸有所歸哉誠使減賦而輕之節役而逸之禁長吏之淫刑懲猾胥里蠹之恫喝則貧富代謝之不常而無苦於有田之民則兼併者無可乘以恣其無厭之欲人可有田而田自均矣若其不然恃一旦之峻法奪彼與此而不恤其安疲懦之民且匿走空山而不願受無已則假立疆畛而兼併者自若徒資姍笑而已若夫後世為經界之說者則以搜剔民之隱田而盡賦之於是遂敢推求而無尺寸之土不隸於縣官嗚呼是豈仁人君子所忍言乎三代之制有田有萊萊者非果萊也有一易有再易易者非果易也留其有餘

以勤勤者使竭力以耕盡地利而無憂賦稅耳今彼此相推而情形盡見塊泥珠粟無能脫也夫是之謂其斂也矣  
辭哉夫田為姦隱不入賦額者誠有之矣婢妾白竈之姦不足為富人病也况仁君之撫四海者乎抑有確確而勤  
民以有餘之力強加水耕火耨之功幸歲之穰而薄收者亦有溪江湖作涌為邱危岸穹崖將傾未圯目前之鱗  
次相仍他日之沈坳不保者亦有昔屬一家今分異主割留橫亘於山隈水曲而不可分疆場者若此之類難以更  
僕而數必欲執一劃定之溝封使一步之土必有所歸以悉索而徵及毫末李悝之盡地力用此術也為君子儒以  
仁義贊人君之德政其忍之乎是則經界之說必流為賈似道之殃民仁邪暴邪問之天下問之萬世必有審此者  
矣夫原本周官因仍孟子不可謂非學也規畫形勢備畫委曲不可謂未思也乃抑思高周之天下其於今者何如  
哉侯國之境土隄封止於萬井王畿之鄉遂采邑分授公卿長民之吏自鄴鄙之師至於鄉大夫皆百以內耳目相  
習土著之士為利為病周知無餘因仍故址小有補苴而已定今則四海一王九州殊壤窮山紆曲廣野浩漫天子  
無巡省之行司農總無涯之計郡邑之長遷徙無恒乃欲懸一式以驅民必從賢智者力必不任昏暴者幸以圖成  
在天則南北寒燠之異候在地則肥瘠高下之異質在百穀則疏數穉壯之異種在疆界則陬陬欵欵之異形在人  
民則強弱勤惰之異質在民情則原樸諂詭之異情此之所謂利者於彼為病此之所欲革者彼之所因固有見為  
甚利而民視之如荼棘見為甚害而民安之如衽席學不可知也思不可得也言之娓娓行之汲汲執之愈堅所傷  
愈大以是為仁其蔽也愚而害且無窮矣故善治地者因其地而治之一鄉之善政不可以行之一邑一邑之善  
政不可以行之一州一州之善政不可以行之四海約略其凡無所大損於民而天固已大均矣均之者非齊之也  
設政以驅之齊民固不齊矣則必刑下以繼之而後可齊也政有成型而刑必濫申商之所以為天下賊唯此而已  
矣若夫匹夫以錙銖之利設詐以逃惟正之供則惟王者必世後仁之餘自輸忱以獻豈元后父母所宜與爭論也  
哉以君子競小人之智以王章察聚斂之謀以雞鳴夢覺所虛構之情形以閉戶讀書所生窺之經史東四海兆民  
而入於圖績之中言之誠是也行則非所敢也雖然亡慮也言此者未有能行之者也  
君拒諫以宣欲臣嫉賢而獻諫其於正諫之士名之曰沽名夫亦念名之所自生乎名者義之所顯也天下後世公

沽名使人君知有名而不可干者也君非無名而沽者無可沽矣雖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國又奚賴哉君有巨惠大  
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後諫臣任之諫臣不能言而後羣工下至士民皆可奮起而言之若夫羣然競然合大小臣  
民言之恐後則首其議者益亦誠出於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問從違喧爭不已則其間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  
有八九矣於是而激庸主姦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競以削斥為榮空國以去置宗社於姦邪之掌徒自毀曰吾心而  
獲罪之正人也則沽名之咎又奚道邪且夫君之過不至於戕天喪絕人望猶可浣濯於他日則相激不下失猶小  
也若夫天倫之叙數人禽之界存於一綫一陷於惡而終無可逃是豈可雷同相競使處於無可解免之地者哉子  
之事其親也仁之發也即義之恒也然豈以為義在當孝而始孝乎其不孝者固非謂其於不孝而孝非義也故稱  
說孝道於孝子之前者皆無當於孝子之心稱說孝道於不孝之前者亦無能動不孝之心無他可言者義之當  
而惻怛內動細縕不解之忱固非言之所能及其或利欲榮之婦人宵小間之奪其心以背其初志皆藏於隱微非  
可以言言者也故舜之孝也至矣後以尚矣而其以人倫授教民者曰敬敷五教在寬上不可以法繩其下優而  
游之乘璫而導之去其髮之間之者以使其自顯其初心則知悔者若吾訓以漸啟仁愛之天懷怙惡者抑不相激以  
成人倫之大變寬之用大矣哉而能以此導人主以全恩李長源而外難其人矣長源始用之肅宗繼用之德宗皆  
以父處子者也涕泗長言密移其情於坐論而不洩獨任其調停之責而不待助於群言其轉移人主之積怨猶擬  
輕羽也乃至於肅宗事父之逆獨結舌夫豈忘其為巨慝而吝於規正哉力不與張良姊李輔國爭則言且不聽而  
激成乎不測之釁則弗如姑與含容猶能使不孝者有所惜而消不軌之心長源之志苦矣而唐亦苟安矣嗚呼人  
君之忍絕其心公為不孝以對天下而無作者唯光宗獨耳豈光宗者曠古彌今人貌禽心之無偶者乎於是而留  
正之咎不能逃矣叩閣牽衣百僚庶士之喧爭無與弭之而委大臣之責以倒授之乃使寧宗之立不正韓侂胄之  
姦得逞蓋流士類禍貽邊疆其言豈淺鮮哉益聞然群起而爭者皆有名心非能以推己之孝成盡己之忠者也正  
之所自處者諫不從則去而已去者名之所歸也君益彰其不孝之名而已得潔身之名以去天理民彝爭存亡於  
一間而心膂大臣忍以覆載不容之名歸之君父乎若以去言則光宗之不足相與為全宰灼然易見者也知不可

相而不去之於早其去也又且行且止反覆於郊關以搖眾志舉動之輕適足資姦邪之笑久矣夫光宗之惡非若  
劉邵之凶威不可嚮邇者也悍婦背人嚙啗而成否塞正為大臣上被孝宗之知遇內有兩宮太后之倚任誠能忘  
生死以衛社稷而救人倫之數絕夫不有雷允恭任守忠之家法乎楊舜卿陳源抑非有李輔國魚朝恩擁兵怙黨  
之威得兩宮片紙竄逐在須臾之間爾而正不能如其不能則留身密語涕泣以道之從容以引之諱其大惡於外  
而俾有可自新之路李氏雖悍而光宗易位不能從中起則固未嘗不可衝勅使馴者而正又不能如其不能則  
姑已唐肅之逆猜嫌之甚南內一遷幾有主父之危而朝廷不為驚擾國方亂而不忘其固存當是時也強敵無壓  
境之危宗室無窺覷之憂大臣無逼篡之謀草澤無弄兵之變靜正之朝野自可蒙安於無事正乃無故周章舍大  
臣之職分其責於百僚招引新進喜言之士下逮太學高談之子一鳴百和呼天願地以與昏主如后爭口舌之短  
長不勝則相率而奔如烈火之焚身須臾之緩此何為者哉昏悖之主固將曰吾不孝之名大臣已加我矣群臣已  
加我矣海內士民莫不加我矣無可謝於後世矣即以身試危機就兩宮而見幽廢人且曰非吾之能事吾親也舉  
國之人以大義束我而使修寢門之節倚廬之文也惡不可浼而惡用浼為彼分崩而去者自少味而反奚所恤而  
不任吾之高卧哉於斯時也張皇失措者若有大禍之在旦夕而不知其固無妨也疑愈深人心愈震而後易位之  
策特起以說再造之功揆其所由非正使然而孰使然乎人而與人爭名者得而實已虧矣大臣而與君爭名者在  
己而害在國矣况君子而與至不肖之人爭名爭其所不待言而徒啟其爭為愈陋乎一諫一去又惡足以增益留  
正君子之名哉故以正為宗社計非也宗社尚未有危危之者正之倡眾以去國也以正為大倫計尤非也光宗之  
不孝光宗自致之正莫能救之實宗之不孝非其父以立則正實使之然也且使盈廷呼號奔散之後光宗懼而就苦  
次以執喪其於不孝之名十不能減其一二不孝之實百不能救其毫末正乃引以自居曰此吾帥眾以爭之力也  
則謂之曰沽名亦非求全之毀矣奚以知大臣之能盡其道哉不倚諫臣以與雷同之議則體國之誠至矣奚以知  
諫臣之能盡其職哉不引群臣庶士以與沸騰之口則直道之行伸矣若留正諸人者任氣以趨名氣盈而易竭  
有權而不執有幾而不審進退無恒而召物之輕生死累懷而不任其言宜乎其為庸主得后庸人所目笑而不恤  
其去留者也

宋論卷十三

寧宗

趙忠定不行定策之賞致韓侂胄趙彥逾之怨竄死湖湘國乃危亂或謂全日碑不受擁立之封丙吉不言護養之  
勞此君子之高致不宜以望小人薄酬以厭二豎之欲國底以靖嗚呼是豈足以知忠定之心哉忠定之言曰身為  
貴戚之卿侂胄為椒房之戚宜勞於國不宜膺賞此其可以言言者也乃若中心內蘊有必不可策功賞者則不  
可以言言者也光宗雖云內禪其實廢也寧宗背其生父正其不孝之罪而急奪其位且以扶立者為有大勳勞而  
報之天理民彝其尚有毫髮之存焉者乎寧宗以是感侂胄而重任之加以不賞之榮寵人知光宗之不孝而不知  
寧宗之不孝尤倍於光宗忠定其忍以此自待忍以待其君子寧宗之立忠定處於不得已之勢無可曲全而行  
非常之事揆其所自非事勢之必然留正為之耳於斯時也廷臣空國而逃太學捲堂而噪都人失志而驚乃亦何  
嘗至此哉光宗絕父子之恩誠不足以為人君而以視唐元武之戈南宮之錮猶為未減以害言之唐且無宗社之  
憂而况於宋方其時外戚無呂武之謀支庶無七國八王之釁李氏雖逆而無外援楊舜卿陳源雖姦而無兵柄徒  
以舉國張皇遂若有不能終日之勢迫終定以計出於此而忠定之心滋戚矣所冀者寧宗而有人之心邪婉順以  
事父母而消其嫌隙抱愧以臨臣民而勤於補過塗飾以益君父之愆隆恩以報孝宗之德而寧宗可無疚於天  
忠定亦自安其夙夜此之不務施施然佩板已者以為德獎廢父者以為功若奪拱璧於盜賊之手而勒其勳勞於  
旂常以告天下則忠定之生不如其竄死宋室之安不如其瀕危矣何也無君有君而父子之倫必不可滅也樂無  
道而湯代以興猶曰慝德父為桀子為湯為之臣者居割正之功以邀榮利是可無慝則其違禽獸奚遠哉褚淵沈  
約之所不敢為而為君子者忍之邪夫忠定不欲以禽獸自處不敢以禽獸處君且不忍以禽獸處同事之勞人厚  
之至也顧不能以此言告人者一出諸口而寧宗即無以自容也故曰心滋戚矣然則忠定之為相者何也曰相非  
賞功之官也忠定既決策造非常之舉扶危救弊惟其任而不可辭也光宗無釋位之心李后有驕橫之力嗣主童  
昏姦回充塞弗獲已而引大任於躬生死之不謀而又何多讓焉舍忠定而他求為者舊者則留正爾時艱則逃之

江上事定則復立廷端不足以規正宮闈龍服郡小也久矣正而可任也亦何至倒行逆施以致有今日哉其復起也聊以備員而已矣然則其朱子乎忠定則已急引而晉之與共圖宗社矣資序未及而進以漸其常也賢者之所可受也拔之於傳伍躋之於上位唯英主之獨斷非大臣之自我而專之抑賢者所必不受也升居館閣以俟嗣已而與則亦唯已既相而後志可伸也利有所不微害有所不恤嫌有所不避怨有所不辭昭然揭日月而行之何足以議忠定哉

小人盡君以害善類所息無辭而為之名曰朋黨則以鉗網天下而有餘漢唐以降人亡邦瘁皆此之繇也而宋之季世則尤有異焉更名之曰道學道學者非惡聲也揭以為名不足以為罪乃知其不類之甚而又為之名曰偽學言偽者非其本心也其同類之相語以相誦者固曰道學不言偽也以道學為名而殺士劉德秀京鏗何澹胡紘等成之韓侂胄尸之而實不自此始也高宗之世已有請禁程氏學者迨及孝宗謝廓然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請禁以其說取士自是而後浸淫以及於侂胄乃加以削奪竄誣之法蓋數十年總隆必洩之毒非德秀等突起而遽能然也夫人各有心不相為謀諸君子無傷於物而舉國之狂狷如此流波所屆乃至近世江陵踵其戾氣奄奄其炎威也又如此察其所以蠱惑天下而售其惡者非強辨有力者莫能也則為之倡者誰邪揆厥所繇而蘇軾兄弟之惡惡於向魑久矣君子之學其為道也律已雖嚴不無利用安身之益汝物雖正自有和平溫厚之休小人之傾如一但求異於國事之從違而無與於退居之誦說亦何至標以為名惑君臣朝野而共相排擯哉蓋君子之以正人心端風俗者所必不為者淫聲冶色之必遠也苞苴賄賂之必拒也劇飲狂歌之必絕也詎謂調笑之必不屑也六博投瓊流連晝夜之必不容也緇黃遊宦嬉談面諛之必不受也凡此者皆不肖者所耽而求以自恣者也徒以一廁上流而名義相束君子又從而飾之苟踰其閑則進不能獲令譽於當官退抑不能以先生長者自居於士類狂心思逞不敢自遂引領而望曰誰能解我之桎梏以兩得於顯名厚實之通軌哉而軾兄弟乘此以興矣自其父洵以小有才而遊丹鉛之壘又韓愈之章程即曰吾韓愈也竊孟子之技葉即曰吾孟子也軾兄弟益之以記記之博飾之以巧慧之才浮游於六藝沈湎於異端倡為之說曰率吾性即道也任吾情即性也引秦觀李唐無行之少

年為之羽翼雜浮屠黃冠近似之危言為之談助左妖童右遊妓猖狂於花月之下而測大易之旨掠論語之廣以性命之影迹治道之偏端文其耽酒嗜色佚遊宴樂之私軒然曰此君子之直道而行者也彼言法言服法服行法行者皆偽也偽之名自此而生矣於是苟簡卑陋之士以為是釋我之縛而遊於浩蕩之宇者欲以之遂而理則以之得利以之享而名即以之成唯人之意欲而出可為賢臣處可為師儒人皆仲尼而世皆樂利則褻裳以從若將不及一呼百集君臣以敵君子如仇讐斥道學如盜賊無所憚而不為矣故謝廓然之倡之也以程氏與王安石並論則其所推戴者可知矣視伊川如安石者軾也廓然曰士當信道自守以六經為學以孔孟為師夫軾亦竊六經而倚孔孟為藏身之窟乃以進狹邪之狎客為入室之英選北里之淫詞為傳心之典曰此誠也非是則偽也抑為鉤鉅之深文詭浪之飛語播聞君以逞其文才流溢之極數百年而不息軾兄弟之惡夫豈在共驩下哉姑不念其狃媚以誘天下後世之悅已者乃至裁中割肉東坡帥爭危人縫人之長每人賤行之至此極乎眉山之學不熄君子之道不伸禍訖於人倫敗貽於家國禁講說毀書院不旋踵而中國淪亡人胥相食嗚呼誰與衛道而除邪惡火其書以救僅存之人紀者不然亦將安所屆哉

孝宗升祔趙丞相議祧僖宣二祖毀其廟朱子力爭以為非緣此觀之朱子之講祭法也不用漢儒之說刻畫周制禁後王之損益多矣漢儒之言周制固未盡然也說周制者曰天子七廟太祖一也文武二世室三也自禰至高祖四世而已遞祔遞祧高祖以上則撤榘榘更新之抑放周公定禮之日武王已升祔矣上至太王四世已訖而云上祀先公自組紺以上至於公劉則與壇壇無禱乃止去壇為鬼之說顯相背戾故六經之文不言毀廟周公之遺典孔孟之遺術未有異也言毀廟者漢儒始之鄭元王肅互相競諍或七或九或云藏之祖廟或云瘞之階間洵使其然後王尚可損益况其不然何為安忍哉古之有天下而事其先者必推其所自出立太祖之廟非漫然也古之天子自諸侯而陟其上世以元德顯功既啟土受封而有社稷之事矣則或守侯服或膺大位屈伸之間其為君一也有天下而非驟享其榮失天下而不終絕其食則自太祖以後世守其祀綿延不絕情以相引而升理以相沿而格而聞其中斷其續則四世之祖上承太祖所亦遠聞而不相為紹互塞陵躐精氣不聯其所以事太祖者亦蒼茫



恍忽而不信之以心矣若曰繼世之君雖承大位而德不足以享無涯之位則子孫之事其先唯所評臨而生我之德不足以當一獻之恩固非人心之所忍自信也況乎近者非無失德遠者或有累仁固未可莫衷先世之休光置若行路矣且其言曰壇壝有禱則祭無禱則止禱而能庇佑及我者必其精爽之在希微固有存焉者也精爽未亡待有禱而後詣之山川土木之神且將厭惡而况一本相嗣子孫之於先祖乎又其說曰誠之所至祭乃可通五世以上生不相及情不相慕雖仁人孝子居崇高之位度其精意不能昭格無事以虛文為致孝此抑非也情文之互相生起也久矣情生文者文為輕文生情者文為重思慕篤而祭行焉情生文者也思慕易忘而因昭格之傾感其洞洞屬屬之心以思成而不忍毀文生情者也故禘所自出之帝祖其始封之君思慕不逮而洋洋如在者百世如旦夕焉祭之為用大矣而惡可以情所不逮遂棄其文邪且夫繼世之君非必有幸追之忱矣中材之主知有禩而不知有祖其在下愚則方在殯而情已睽其抑將並虞祔之祭問其情之奚若而後行乎天子之祀靡所不通名山大川百神之享身未履其域心未詣其實遙聞以耳因循以舊崇崇沈沈未嘗廢也美徒其祖而以遠不相知遽忘若非有也三代以降與子法立親親之道尚於尊賢上以事其先祖下以傳其子孫仁至而義行焉一也自身以下傳之子傳之孫傳之曾元以放神器攸歸無所阻止徒於其祖遠而斥之壇壝橫於四世以上太祖以下為之割絕何其愛子孫者無已而敬祖考者易窮度及此能勿慘怛於中乎嗚呼一代之興傳至五世七世祚運已將衰矣百年內外且有滅亡之憂一旦天不佑而人不歸宗廟鞠為茂草子孫夷乎與早陌紙杯漿無復有過凌園而涕涕者乃此國步尚康之日惜錙銖之牲帛憚一日之駿奔倡為以義裁恩之說登屋搢削棄主土壤不待仁人孝子而可為寒心者矣漢儒之叢喙以爭言祀言毀奉一若信若疑之周制割人心不忍背之恩固君子所撫心推類而惡聞其說者也漢高之祀止於太上皇或其先世之弗傳也光武之親廟止於四世以其承漢之大宗也抑叔孫通曹褒保殘守陋不即人心而以天下儉其親也惡足以為萬世法哉四世以上相承而紹統者為祖禰之所自出則親無與尚矣保世滋大以君萬邦則尊無與尚矣親至而不可謫曾不得與井竈之神貓虎之彪惡百世而享一朝之報乎稽之聖訓未有明文周道親親其不然也必矣天子有禘諸侯有饋大夫有饋食庶人有饋降

殺因乎其分而積累弗絕者因乎其情則後世無毀廟而周堂其室以儉而可及順人情合天理聖人復起當無以易也朱子之欲復斯世於三代之詳矣獨於祀廟之說因時而立義誠見其不忍祀也則後之言禮者又胡忍以喋喋辯言導人主以薄恩邪

韓侂胄立偽學之禁以空善類其必不兩立者留趙二相其次則朱子也祭李通隱處論學未嘗持清議以譏朝政未嘗作詞章以斥權姦其於侂胄遠矣乃朱子雖罷猶得優游林泉為學者誦而李通獨嬰重罰實死罪方且為之罪名偽不足以盡之而斥之曰妖夫真與偽難誣者心而可削者言也真者偽其所偽偽者偽其所真相報以相誣而名亦可立今所講者日用彞倫之事而題之曰妖雖僞人之口給其能無據而忘其狂詞哉蓋李通亦有以取之而朱子於此亦不能無感矣侂胄之深怨朱子者以爭殯宮故也當是時侂胄勸學方著惡蹟未即欲防其姦而斥遠之亦無可施其憲典唯殯宮一議足以傾動宮府置諸不赦之罪王孝先以如諸丁謂而俯首以死海濱者此而已矣今朱子之言曰不為宗社血食久遠之計侂胄之奪魄寒心與朱子不立立之勢成矣朱子既以此為侂胄罪而抑請廣詢術人以求吉地其所欲詢者誰也蔡神與以葬師為世葉李通傳其家學而參之理數以精其說推崇邵氏以與濂維相抗是李通者儒之淫於小道而為術人之領袖者也殯宮之吉否朱子未能知之而李通自謂知之朱子即知而亦以李通之術知之然則其云術人者蓋有李通之徒挾術思售而李通隱主其取舍也禮曰假於時日卜筮以惑民者殺則挾指天書地之說以撓仁人孝子之心者謂之曰妖亦矣不可哉此李通所以授小人以名而使戕士類誠有以致之故早自知其不免於禍誠哉其不可免也嗚呼學君子之學使小人得加以惡名而不能辭修遯世無悶之德而情移於吉凶覆以與凶相觸而危其身處亂世之末流正學衰邪說逞流俗之好尚易以移人苟欲立於無過之地履坦道以守貞者可觀其身心以殉游食者之言而自惟於咎哉夫道之與術其大辨嚴矣道者得失之衡也術者禍福之測也理者道之所守也數者術之所窺也大易即數以窮理而得失審小術託理以起數而禍福淫審於得失者喻義之君子淫於禍福者喻利之小人故葬也者藏也仁人孝子不忍暴其親之形體而藏之也知慎此而已矣而喻利之小人舍死者之安危就生人之利害則義倫數而天理滅矣今有人焉復

其父母之手足飾其父母之色笑以取富貴則鮮不以為禽獸矣身已死骨已寒乃欲持此以求當於茫茫之土而希福焉則是利其死以傲非望之獲為君子者何忍出於此邪且夫以禍福言而其說之妄亦易知矣自古有天下而祚承永者莫周若也諸侯世其國大夫士世其祿傳家之承者亦莫固者也攷之於禮有墓大夫以司國君之墓有墓人以司卿大夫之墓正始祖之兆域於上而後世以昭穆序葬於東西非有擇於形勢也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春秋兩不克葬日昃而葬非有擇於時日也而血食之長子孫之庶後世莫能及焉豈徒後世之士能以福澤被其尸而施及子孫乎祈天永命者德也保世滋大者業也內政修外侮禦而宗社必安君不漁色后不如忌而子孫必眾推以及乎士庶厚以傳家勤以修業則福澤自遠舍此不務而以所生之骨骸求大塊之榮施仁者所不容尤智者所不齒也小人之欲售其術也必詭於道以惑君子故為葬師之言者亦竊理與氣之迹似以藻視之而君子坐受其罔乃亂道者道之所必窮故京房之諫邪佞非不正也而為倖臣所困郭璞之折墓通非不義也而為權姦所殺妄言天者天所不覆妄言地者地所不載侮陰陽者陰陽之災必及之房與璞之窮自窮之也充其說以浸淫於後世於是而有季之野而不葬以罹水火之災者矣於是已有葬復遷割折之焚烈之以極乎慘毒者矣道天下以梟獍之惡而以獲罪於天卒隕其世者接踵相繼夫君子方欲闢異端以開先聖之道奈之何尸瑣陋之術曾不足以望異端之後塵者公言於朝廷姑試之君父也以季通之好學深思也於以望道也近矣而其志亂學其淫卒以危其身於桎梏為君子者不以一言喪其大德可弗慎哉可弗慎哉

言期於相勝而已邪則言之非難也是之勝非直之勝曲正之物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為名而名正何患乎其不勝哉故言之也無所復屈其或時不能用覆以得禍而言傳於天下天下感之言傳於後世後世誦之其治貞勝者乎貞勝則無患其不勝矣雖然勝者勝彼者也彼非而勝之則勝者是矣彼曲而勝之則勝者直矣彼邪而勝之則勝者正矣是勝者僅以勝彼也非貞勝也且夫立兩說而衡其得失有定者也就一事而計其初終有恒者也然而固無定而無恒也特以庸主任臣之所陷溺而其為失也天下交起而憎惡之已而又有不然者天下又起而助其所憎惡故一事之兩端皆可執之以相勝然則所以勝者之果為定論乎定論者勝此而不倚於彼者

也定論者隨時處中而自求之道皆得也斯則貞勝者也故言者以此而扶天下之危而定其傾皆確乎其有不拔之守推而行之皆有不墮之業不僅以勝彼者取天下後世之感誦而言皆物也故曰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故曰許謨定命遠猶長告惟其有定故隨時以告而猶皆以致遠斯以為謀之許者也宋自南渡以後所爭者和與戰耳當秦檜之世言戰者以雪讎復宇為大義則以勝檜之邪也有餘當韓侂胄之世言和守者以固本保邦為本計則以勝侂胄之邪也有餘於是而為君子者不遺餘力而言之以是而忤權姦獲罪焉而其理之居勝者煌煌奕奕莫有能掩之者矣乃誠如其言而秦檜而授之以兵柄其遂能雪讎復宇邪抑否也斥侂胄而授之以國政其果能固本保邦邪抑否也奚以知其末之速也其言也至於勝檜與侂胄而止而既勝之後茫然未有勝之之實也執檜之說則可以勝侂胄矣檜未嘗不以固本保邦求當於君也執侂胄之說則可以勝檜矣侂胄未嘗不以雪讎復宇昌言於眾也反檜而得侂胄反侂胄而又得史彌遠持之皆有故號之皆有名而按其實則皆義之所不許名之所不稱故檜死和議不終符離之師先侂胄而沮敗侂胄誅兵已罷宋日以坐傲而訖於亡無他操議者但目擊當國者之非遠欲思反而退求諸已所以扶危定傾之實政足以勝彼而大服其心使無同我之無成以反相嗤笑者一無有也不世之功豈空言相勝之可坐致乎侂胄倡北伐之謀而岳飛之血典刑秦檜之惡謚定彌遠修講好之說而趙汝愚之孤忠顯道學之嚴禁弛是宜足以大快人心者而人心益其危懼徒相勝者一洩而無餘天下亦何恃此清議哉嗚呼宋自仁宗以後相勝之習愈趨而下因以相傾皆言之氣矜為之也始以君子而求勝乎小人繼以小人而還傾君子繼以君子之徒自起相勝繼以小人之還自相勝而相傾至於小人之遞起相傾則竊名義以大相反而宗社生民皆其所不恤乃其所竊之名義固即前之君子所執以勝小人者也言何容易哉言而不自省於心為己之所有餘則是之與非曲之與直正之與邪其相去也不遠何也義在外則皆襲取以助氣之長也者故君子知為之難而言之必認豈懸一義以為標準使天下後世爭誦之遂足以扶三綱經百世無所疚於天人乎熟慮之於思斷之於密勿舍之而固有所藏用之而實有所行持至是之術充至直之用盡至正之經有弗言也言之斯可行之經之緯之幹

之旋之道備於已功如其志則姦邪之異己者不能攻相傾者不能竊斯以為貞勝也矣  
唐之中葉禍亂屢作而武昌之世猶自振起禦外侮修內政有可與之幾焉宋則南渡以後孝宗欲有為而不克嗣  
是日羸日恭以抵於亡非其主之狂惑如唐僖懿比也唯其當國大臣擅執魁柄者以姦相傾而還以相嗣秦檜韓  
侂胄史彌遠賈似道臨跡以相剝絲辨及膚而未嘗有一思效於國者聞之也然而抑有辨焉春秋之法原情定罪  
以為差等同一惡而罪殊同一罪而法殊樂書荀偃不與公子歸生均服汙豬之刑齊之滅紀晉之滅虞不與衛燬  
滅邢等膚滅同姓之誅如此然後可以服小人之心而元惡無所分咎抑君子以馭小人處置有方足以弭其惡而  
或收用其衡有定而權可移權不可移則衡弗能為準也夫然則取史彌遠而等之三凶未可也且取韓賈二豎而  
等之秦檜抑未可也秦檜者其機深其力鷲其情不可測其願欲日進而無所訖止故以俘虜之餘而駕者舊元臣  
之上以一人之力而折朝野眾論之公唯所誅艾藉其有子可授而天假以年江左之提封非宋有也此大惡元凶  
不可以是非槩論者也韓侂胄賈似道狹邪之小人耳託宮闈之寵乘閒以竊權心計所營不出於納賄漁色驕蹇  
嬉遊之中上不知有國之類危下不知有身之不保其批釁開邊重斂虐民者皆非其本志獻諛之夫為之從史以  
分微倖之榮利彼亦憚焉罔覺姑且以之為戲則抑揚國忠王黼之儔而固不如檜之陰慘也然以之而亡人之國  
有餘矣夫彌遠則固有不然者其一擅置君之柄以私怨黜濟王竑而立理宗非蓋宗意也然蓋宗亦有以致之而  
竑亦自有以取之也仁宗之立英宗也與韓魏公密謀之韓公且不敢誦其名言以須仁宗之獨斷高宗之立孝宗  
也以秦檜之挾權罔上而不能與聞其事蓋宗則一任之彌遠而已無所可否虛懸儲位以聽彌遠之游移彌遠懷  
變易之心然且密屬余天錫鄭清之以徐察其德性非若王莽梁冀貪立童昏以為竊國地固欲速已之害而不志  
指國之安等為支庶而理宗之靜固賢於竑之操也是可原也其一固侂胄之首以媿女直損國威而弛邊防也然  
誅止侂胄而不及將領密謀預備固未亡北顧之憂若非秦檜之陷殺人宗族而盡解諸帥之兵大壞軍政粉飾治  
平延及孝宗而終莫能振也其一進李知孝梁成大於臺省以攻真觀而二公之進彌遠固推轂焉及濟即難行二  
公執清議以置彌遠於無可自全之地而激以反噬禍福生死決於轉移之頃自非內省不反者未有不決裂以逞

而非堅持一意與君子為難無故而空人之國者也故彌遠者自利之私與利國之情交營於衷而利國者不知其  
自利是以成乎其為小人乎情以品隱之其猶在品夷簡夏竦之間以主昏而得逞故惡甚於呂夏乃以視彼三凶  
者不猶愈乎君子之道以人治人者也如其人以治之則誅賞之法允如其人治之而受治則駕馭之道得不然一往  
之情見天下無不可殺之小人反激而成鼎沸之朝廷此漢唐以來亂亡之階也而奚足尚哉故使昭主秉鑿於上  
大臣持正以贊之而酌罪以明刑則唯秦檜者當其履霜而早謹堅冰之戒自虜來歸巧行反聞其膺上刑不宜在  
宋齊愈之下益其陰鷲之才抑之而行自伸遠之而彼自近嚴以制之而不敵其懷蠱之毒柔以化之而適入其網  
阱之中則非服上刑莫之能戢若侂胄似道則世固不之其人矣不投以權則亦與善持立張說均為佞幸弗能為  
天下戎首也若彌遠則藥之使正導之使順損其威福祿其勤榮邪心不侈而尺効可收固弗待於進逐而惡不及  
於宗社馭之之術存乎其人而已矣秦檜擅而趙鼎張浚不能邊侂胄專而趙汝愚留正不能勝似道和而通國弗  
能詰君子之窮也當彌遠之世君子未窮而自趨於窮亦可惜也夫亦可惜也夫

宋論卷十四

理宗

船山遺書

濟王竑之死真魏二公力訟其冤責史彌遠之妄殺匡理宗以全恩以正彝倫以扶風化雖哉其言之也弗得而嘗之矣雖然言之善者善以其時也二公之言此也不已晚乎潘王誅湖州平濟王之於此也危甚彌遠積憤而益之以懼理宗隱憂而厚用其疑夫誠欲全竑以敦厚道固當乘其未即殺竑之時迪天良以詔理宗明大義以告彌遠擇善地簡守令以護竑而俾遠於姦人則竑全而理宗免殘忍之愆如其不聽引身而退無可如何而聊以自贖君子之道如斯而已竑既殺矣復其王封厚其祭葬立嗣以世奉其祀皆名也塗飾之以掩前愆非只龍小補於彝倫也而竑之受誣既白則彌遠擅殺宗親之罪不可追彌遠之罪不赦則必追論其廢立之惡以為潘王昭雪追論廢立之非則理宗不可無所受命聽彌遠之扳己而遂為天下君引其端者必竟其緒以此而望之庸主與不令之臣其將能乎夫潘王之起其禍亦酷矣使李全如士之約舉兵內嚮則與何進之召董卓也奚殊宋之宗社一旦而糜爛也幾何哉天下方岌岌焉而我咎既往以起風波言則善矣抑將何以保其終也夫以竑先之以避匿繼之以入告而討士謂其無心爭立而終無可他者非也李嗣源為亂兵劫以同反嗣源跳出會師以討反者亦未嘗遽與同謀不思自拔而其後竟如之何也竑之始亦與壬有勿傷太后及官家之約矣李全不至爾然起者皆太湖漁人知事不成而後改圖入告以勢為從違非以義為逆順竑可弗殺而豈必其不可殺乎若夫廢立之故竑宗汶汶而委之彌遠當其時亦未有昌言為竑定策者且竑之不足以為人子即不足以為人君西山亦既知之矣均之為宗支也以族屬言則更有親焉者以長幼言則更有長焉者知其不可而更易之於末冊立之前非奪道亂宗道法之不可易者也均可繼而擇之也唯其人理宗無君人之才而猶有君人之度竑以庶支入嗣拒西山之諫而以口舌筆鋒晚彌遠而欲致之死其為躁人也奚辭躁人而能不受其已卷者未之前聞孝宗之銳志恢復為皇子時非無其志秦檜乘權而緘默以處兵飛入見交相信愛抑視其死而不爭乃至李林甫之毒迫脅肅宗靈生不保形容槁悴妃孕而欲墮之然不敢斥林甫之姦以恤投鼠之器為人子者道固然也梁昭明小有同異而懷鬱以死戾太子

致恨江充而身膺國刑故曾不察而忿戾形於聲色且以未嘗誓命之國儲延眚官軍之憂駕以逞其於君父之大  
臣見廢固其宜也潘壬亂人耳名曰義舉何義哉匹夫不逞挾賊與戎茲弗能遠則其死也較之子糾尤為自取其  
視涪陵廢銅背約幽冥推刃同氣者不愈逕庭乎君子於此姑置之可也彌遠病國之憂欲為國而斥遠之也不慮  
無名乃挾此為名仲茲以抑彌遠則彌遠無所逃其死理宗亦不可居人上已論伸而國惡彰將孔子為司寇堂國  
刑亦必追季氏逐君之惡俾定公不支其位而後變魯以至道哉言不可以無擇情不可以不平奉一義以赫赫炎  
炎而致人於無可容之地豈非君子過與

自史彌遠矯韓侂胄之姦解道學之禁禮崇儒先而請諡請贈請封請錄子孫請授山長有請必得迄於蒙古渡江  
日夕垂亡之日而不報儒者之學也嗚呼以此為榮而教衰行薄使後世以儒為矜而儒為天下賤賈此故之也夫  
君子之道異於異端者非徒以其言以其行也非徒以其心也心異端之所欲行異端之所尚以表章儒者  
之言而冀以動天下之利於為儒則欲天下之弗賤之也不可得已古之治教統於一君師皆天子之事也天子建  
極以為立教之本而分授於司徒師保司成皆設官以任教非因其能教而寵之以官人習於善士習於學學成而  
習於教各盡其職分之所當為無假於寵而抑豈人爵之所能寵哉周衰教弛而孔子不用於天下乃以其道與學  
者修明之不得已而行天子之事以紹帝王之統故上不待命於宗周下不假權於魯衛其沒也哀公以下大夫之  
禮誅之曰尼父而無謚子思自列於士而無世官非七十子之不能講而哀公缺於尊賢也君子之道行則以治邦  
國不行則以教子弟以治邦國則受天位而治天職以教子弟則盡人道以正人倫其尤重者莫大於義利之分受  
天位者利之所歸而實義之所允極乎崇高而非有所讓盡人道者義之所慎而必利之所遠世雖我貴而必有所  
不居崇廉恥謹取舍導天下以遠於榮利俾人知雖在衡茅而分天降下民龍綬以善之重任斯孔子所以德逾堯  
舜而允配乎天也孔子沒七十子之徒學散而教湮於是其有異端者與若田駢惠施之流道不足以勝天下之賢皆  
乃假借時君之推尚以誘人之師已故齊王欲以萬鍾養弟子而孟子斥為蠶絲之職夫退而著書以開來學其視  
世主之尊禮如塵垢之在體而浣濯之唯恐不夙存義利之大閑而後不辱君子之道嚴哉舜蹠之分其不容相若

久矣老子之學流而為神仙其說妖其術鄙非得勢不行也故文成五利之於漢冠諫之於拓拔氏趙歸真柳必  
之於唐王老志林靈素之於宋錫以師號加以官爵沒而祀之而後天下之趨黃冠也如鶩浮屠之學流入中國其  
說纖其術悖非得勢不行也故佛圖澄之於石虎鳩摩羅什之於苻堅寶誌之於梁智顛之於隋乃至禪學興而五  
宗世繼擅名山之利者必倚詔命錫以金紫寵以師號沒而賜以塔廟加以美諡而後天下之趨緇流也如鶩奈之  
何為君子儒者一出登朝急陳其所師者推為教主請於哀世之庸君茲相徵一命以為輝光與緇黃爭美利而得  
不謂之辱人賤行乎夫君子之道宏傳奕世非徒以述美而名高也使後起之君相知之真行之力學其所學以飭  
正其身行其所行以治乎其天下則曠百世以相承而君子之志得矣如其不能而徒尚以名則雖同堂而處百拜  
以求登之於公輔而視之無異於楊夫祿之以萬鍾而視之無殊於草芥則身沒以後片語之褒二官之命以進叩  
鐘漢乎其不相應也為之徒者弗能推此志以尊其師而營營汲汲伏伺於鞶鼓奔走於權門迨其得之乃以驕語  
於僂伍身辱者自取之也辱其所師以辱道不已甚乎夫為此者之志大可見矣志之未壹也葉之未宗也大義弗  
能服躬也微言弗能得意也委瑣因仍以相授受者非浸淫於異教則自比於業師所恃以自旌於里塾曰吾理學  
之正傳推所淵源而天子尊之矣天下其何弗吾尚也非是則豐屋之下三歲而不覩一人其為儒也亦鮮味矣惟  
枯木之餘燄續白日之光輝故朱子沒而嗣其傳者無一人也是可為長太息者也理宗之為理也末矣則朱門之  
儒為山長者愈不足道矣宜其借光於史彌遠賈似道之靈燭也

會女直以滅契丹會蒙古以滅女直旋以自滅若合符券懸明鑑於眉睫而不能知理宗君臣之愚不可瘳通古今  
天下未有不笑之者也雖然設身以處之理宗之應此也亦難矣會女直以滅契丹非女直之為之也女直無藉援  
於宋之情亦無遠思吞宋之志童貫聽趙良嗣間道以往約而後啟不戰之戎心使宋閉關以固守則女直不能測  
宋之短長以思凌辱且宋之於契丹也無君父之讐誓則援而存之以為外敵亦一策也不此之慮而自挑之其咎無  
可委也會蒙古以滅女直則宋未有往迎之心而王檝自來其勢殊矣蒙古之蹂女直也聞之則震當之則靡在馳  
右突無不逞之願欲其將渡河而殄絕之豈待宋之夾攻而後可取必然且聞道命使求之於宋者其主可知矣女

直已歸其股掌而延垂及宋殆以是擇其情實使遲回於為計為拒之兩途而自至其善敗故曰宋之應此亦難矣  
藉不許其約而拒之與則必有拒之辭矣有其辭亦必有其踐之實矣拒之而不以其理則辭先誣如其辭之  
不誣而無以踐之則為挑釁之媒而固於然不敢盡其辭將應之曰金吾與國也世與通好盟不可寒今窮而南依  
於我固不忍乘其危而規以為利如是以為辭而我誣矣君又囚死於彼宗社傾覆於彼陵寢發掘於彼而以迫脅  
要盟之約為信抑將誰欺明恃女直為外護以緩須臾之禍而陽託不忍乘危以誇志義怯懦之情不可捍而使其  
謀我之志益堅則辭先誣而勢亦隨之以誣矣惟其不可故史高之亦無可如何寧蹈童貫敗亡之軌而不吝已  
夾攻之約皆庸之臣主勢所不能自免也誠欲拒之而善其辭必將應之曰金吾世讐也往者我有不令之臣聽其  
詐誘資之兵力以滅遼謂舉燕雲以歸我違命既割猝起敗盟乘我不備而傾我宗社吾之不與其戴天久矣徒以  
挫折之後國本未固姑許之和以息吾民而用之令者生聚於數十年之餘正思悉率師武臣力以洒前恥而天假  
於彼驅之渡河使送死於汴蔡今河北之地彼且漸收之以入版圖河南為吾陵寢之土我固將起而收之俘守緒  
而獻之祖廟定河北者在彼有餘力而可不須我也河南者固在我運籌之中而抑可不重煩於彼吾視吾力以進  
各以所得為疆域待之全孽盡於封畛相聯然後遣使修好講睦鄰之盛事今方各有中原之事未遑將幣信使之  
來欽挹嘉問敬聞命矣如是以答之則我義既伸彼姦亦搃解不誣矣而實不足以踐之狡馬思逞之猾虜豈可以  
虛聲警服者哉志不定膽不充固咄嗚不能出諸口也雖然宋於此時誠欲踐此言抑豈無可恃之甚哉童貫之夾  
攻契丹也與劉延慶輩首開之將率坐食之軍小入則小敗大入則大潰殘遼且競起而笑之禍已成勢已傾所仰  
望以支危亡者又神師道之衰老無能者也及理宗之世而勢屢變矣岳韓劉吳之威挫於秦檜而成閉郛宏淵王  
權張子蓋習於選懷故韓侂胄蹶起而旋仆乃至侂胄之樂武人而重獎之也於是而度矯之才亦為之磨厲孟宗  
政趙方孟珙余玠彭大雅之流起而兵猶足為兵將猶足為將戰猶有以守勝猶非其微幸敗猶足以  
自持左支右拒於淮襄楚蜀之間不但以半割殘金而且以抗衛蒙古垂至於將亡之際而西川之爭旋陷旋復襄  
樊之守愈固愈堅呂文煥劉整反而倒戈而馳突無前率先阿朮伯顏以進如使君非至關相匪甚矣則盡東南之

力以撲滅分崩之女直而收汗維固其可奏之功以視昔之聞聲而慄望影而奔者強弱之相差亦遠矣誠奉真詞  
以答蒙古之責事之不踐徒資敵笑乎國君者理宗也東成者史高之也繼之者賈似道也通蒙古亦亡拒蒙古亦  
亡無往而不亡則雖欲善為辭以應之而固無可應不得已而姑許之明懸一童貫王黼之昭鑒為異日敗亡之符  
券而有所不能避固其必然矣通而計之酌時勢而度之固有可不可不亡之道而要非徒拒蒙古會師之約可以空言  
為宋救也空言者氣矜而不以實者也  
嘗論之曰浮屠氏以生死為大事生死者一屈一伸之數天之化人無得而與焉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而可矣  
惡足以當大事哉君子之大事在仕與隱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方仕而隱伸而必屈也而唯己自屈物不能屈焉  
方隱而仕伸其所屈也而唯己自伸物不能伸焉有可以仕有不可仕有可以隱有不可隱持之以大貞而存  
其義酌之以時宜而知其幾生以之生死不虛而死不妄不輕以身試天下不輕以天下試其身終身守  
之俄頃決之皆存乎一心故曰仕隱者君子之生死也君子之道仕者其義也隱者其常也知仕則知隱矣故君子  
之仕其道非一而要皆以可於心者為可於道則一也天下待以定民待以安君待以正道誠在己時不可違此其  
不可不仕者也魯兩生之德不足以勝之而高自驕語無謂也其次則天下已治安矣出而無以大異於出也而君  
以誠求賢以彙升治以賢震而益盛則義在必仕而時順之雖可以隱弗隱也周黨嚴光魏舒林適之欲自逸者非  
也其次則治與亂介而國是未定賢與姦雜而流品未清君子急將伯之呼小人深側目之妒可弗仕也而自牖之  
約可納同聲之應不鮮志誠貞而憂事誠不能以中輟則出入於風波之中而猶可不為之意退固志士之自命者  
然也其下則君昏而不察相姦而不容懷悲憤以懸顛隳權臣而爭邪正於是斥之罷之竄之逐之乃至誣以罪  
罟羅以朋黨而伏尸於都市此誠不可仕矣而業已在位無可避之缺鉞則達比之遺烈未嘗不可追而勿為挾全  
軀保妻子之謀以引身佚處仕與死相因死不可畏仕亦不可為之中沮矣嗚呼小人之殺君子君子弗避焉者假  
以君之威靈誣以國之刑典既分義之不可逃而其死也昭昭然揭日月以正告於天下則奚必死之愈於生哉凡  
小人之賊賢以亂國者類出於此唯理宗之世史高之當國其殺人獨異於是忌之也愈甚而讐之也愈隱議論弗

爭也祿位弗奪也醜醉如相忘也宴笑如相好也投醮於杯酒孟襄之中倉卒以死而片語不能自伸天子莫能測其械盈廷莫能訟其冤若此者猶與之共立於朝以相抵牾是抱蠅以寢而亦董以如也則誠所謂巖牆者矣焉有君子而隕其生於杯酒孟襄者乎需進顧眄不勇退於崇朝不亦感乎不可死則不可仕而不謀隱不可死而不貴生死有輕於鴻毛徐元杰劉漢弼杜軫當之矣乃於時環顧在廷無有引身而去者則當時之人亦大可見矣尚望其能扶人之社稷之亡而致之存哉嗚呼不可仕而猶可隱以視進不可仕退不可隱者又奚若耶萬之此而愈難矣謝皋羽龔聖予鄭憶翁汪水雲諸子者仕既無君隱亦無士欲求一曲之水一卷之山散髮行吟與中原遺黎較晴雨采椽栝而不可得然後君子之道果窮如之何可隱不隱而以死殉簪紱也哉

不仁者不可與言不可與言而言失言不仁之尤冒不孝之惡為清議所攻猶多其口說以相拒惡至斯而極矣如是而可執名義以與之爭得失哉尸大臣之位微起復之命以招言者之攻擊自史嵩之始而李賢張居正楊嗣昌仍之徐元杰抗論以強抑之而死於毒至不仁者為蛇蠍以螫人無足怪也然則羅燕正鄒爾瞻黃幼元之昌言名義媿媿而不窮不已賢乎夫子之斥宰予也曰女安則為之弗與爭也但言安而其天良之割絕不可復容於覆載君子一字而列於鈇鉞自此以外無足與不仁者辨矣先王之使人子終喪而後從政豈以禁制之哉以仁人孝子之道相期深恩而慰安之意良厚也以為子之所致於親者已窮矣但此三年之內可薄效其哭踊莫送之忱創鉅痛深有毀瘠滅性之憂不忍復以國事相勞而重困之也是上之所以待之者方舉而登之君子之堂而顧自滅製之以臨於禽獸之阱則惻隱之心亡而羞惡之心亦絕矣夫至於羞惡之心絕則善言自口誰捫其舌而身揚名移孝作忠之說皆惟其口給以與人相齟齬復何所忌而尚可與之正言乎且夫庸主之徇其邪心而必欲逆眾論以起復之也豈果謂此一人者不可旦夕不立於廷哉藉其觸嚴寒犯炎暑五日不汗以死而社稷遂無所託邪蓋不仁者之得此於庸主亦非易易也或側媚官闈以傾主志或結交宦寺以窺主心或援引朋黨以稱其才或簧鼓吏民以頌其功當父母尚存之日早億其且死而為不可去之情形脅上以禍福留未了之殘局待己以始終汶汶

者遂入其國而堅信之曰是誠不可使旦夕去我者也夫然則其為此也亦勞矣而起復在位之日醜黷以居百僚之上氣必有所沮事必有所掣終不能昂首伸眉若前此之得志而驕夫終喪之日短而仕進之日長亦何者此三年之姑退以需異日之復興然而決志於禽獸之為亦有餘已持大權居大位與聞國之大計而進退綽然可因時以任己志者惟君子能也否則居心以坦制行以恪無險陂刻覈之政可寡過以免於彈射者也且進之而夕可退矣夕退之而旦又可進矣任事數十年而決去一朝可矣投閒已久而復起一朝可矣若夫不仁者禍如以妨賢其積怨者深也飾姦以罔上其匿情者多也擅權以遠眾其欲相代以興者夥也所恃以相盈廷之口揜不軌之情者唯魁柄在握日得與宮廷相接納而欲指摘之者不得其要領耳非無同惡之淫朋而兩姦相暱者必隱而相傾則一離乎其位大則禍亟隨之小亦不能以進故史嵩之一退而徐元杰果大反其所為不得已而以醜毒殺正士以自全也不然嵩之誤國之辜其不為丁謂章惇之輩死也幾何哉知小人之情出於此則知其滅絕天壤之繇實為國家之大蠹直揭其所以求容之隱勿但以求君子者責之於仁孝姦無所容而惡亦戾矣竊竊然取仁人孝子孺慕之哀天經地義人禽同異之理與之相折使得違道心之邪說蒙面以相詰復惡從而禁之斬蛇者不責其大之存小也防其毒也歐梟者不責其子之食母也惡其妖也為毒為妖足以當一死矣是故諸君子之以仁孝攻史李張楊也褻道而失言不如其已之也

之言治與王者之道相背者黃老也申韓也黃老之弊培禮樂擊刑政解紐決防以與天下相委隨使其民宿佚而不得遊於仁義之圃然而師之為政者唯漢文景而天下亦以小廉其尤弊者晉人反曹魏之苛核蕩盡廉隅以召永嘉之禍乃王導謝安不懲其弊而仍之以寬卒以定江左二百餘年五姓之祚雖有符堅拓拔宏之強莫之能毀蓋亦庶幾有勝殘去殺之風焉若申韓則其賊仁義也烈矣師之者贏政也曹操也武靈也楊堅也其亡也忽焉畫一天下而齊之以威民不畏死以死威之而民之不畏也益滋則惟慘毒生心樂人之痛徹心脾而自於其能也以君子慎修畏咎之道責小人小人固不能喻以小人愚惰頑惡之禁禁君子君子亦所不防以閨房醉飽之愆督人於名義而終陷於汚以博奕嬉遊之失束人於昏夜而重困其情於是薄懲之而不知戒也則怒激於心忿然曰此驕悍之民恃其罪之不至於死而不我從則必使之慘徹肌膚求死不得而後吾法可行焉其為說亦近似乎治人之術也而宋之為君子者以其律已之嚴責愚賤之不若隱中其邪願且曰先王之勅法明刑以正風俗起教化者必是而後不與黃老之解散網維者等於是而有狡悍不輸情實之姦民屢懲不知悔改之罷民觸其情慙而以酷吏虐民之刑具施之痛苦亦其所宜也瘦乃亦其自取也為更渙然釋其悁疾之心曰吾有以矯惡俗而沮之矣夫惟為君子者不以刑為不得已之事而利用之則虐風乘之以扇而酷吏益以此市威福而導天下以樂禍之情儒民見豪民之罹此則快矣愚民見黠民之罹此則快矣貧民見富民之罹此則快矣無藉之民見自於之民罹此則抑快矣民愚而相胥以快也乃反相相然自慰曰吾之所為大快人心也嗚呼人與人為倫而幸彼之裂肌肉折筋骨以為快導天下以趨於殘忍快之快之而快人者行將自及抑且有所當悲悶而快焉浸淫及父子兄弟不知為政者期於紆一時愚賤之忿疾而使之快其率天下以賊仁也不已甚乎毒其已陳亂法不禁則且以貪墨者用之以青苞直懷蓋者用之以報睚眦則且使飲食之人用之以青厨傳淫醜之夫用之以逞酒狂避道不違而尸陳於市屢雞犬不收而血流於婦稚為君子者雖欲挽之而莫能孰知其自己先之哉帝王之不得已而用刑也惡之大者罪極於死不使之求死而不得也其次流之也有地釋之也有時其次杖之笞之也有數荆竹之長短大小也有度所以養君子之怒使有所止而不過意甚深也無所止而怒雖以理抑且以覆蔽其惻隱之心而傷天地之和

審是則黃老之不尚刑者愈於申韓遠矣夫君子之惡惡已甚而啟淫刑之具豈自以為申韓哉而一怒之不止或且為申韓之所不為故甚為宋之君子惜而尤為宋以後之愚民悲也

世降道衰有士氣之說焉誰為倡之相率以趨而不知戒於天下無裨也於風俗無善也反激以啟禍於士或死或辱而辱且甚於死故以士氣鳴者士之美稗也嘉穀以荒矣夫士有志有行有守修此三者而士道立焉以志帥氣則氣正以氣動志則志驕以行舒氣則氣達以氣鼓行則行躁以守植氣則氣剛以氣為守則守室養氣者不守其約而亟以加物是助長也激天下之禍導風俗之澆而還以自罹於死辱斯其為氣也習氣而已矣且夫氣者人各有之具於當體之中以聽心之所使而不相為貸不相為貸者己之氣不以人之動之而增人之氣亦非己氣之溢出以相鼓動而可伸者也所謂士氣者合眾人之氣以為氣嗚呼豈有合眾氣以為氣而得其理者哉今使合老少羸壯飢飽勞佚之數十百人以閑然與人相搏其不為敵所撓敗者鮮矣故氣者用獨者也使士也以天下為志以道義為行以輕生死忘貧賤為守於以憂君父之危傷棄倫之數恤生民之苦情忠賢之黜而上犯其君下觸權姦之大臣以求直則一與一相當捐頂踵以爭得失雖起草茅於九閭越其畔矣而氣固盈也乃憂其獨之不足以勝貸於眾以襲義而於其君是先餒也於己不足而資閑然之氣以與夫豈有九死不同之義哉以為名高以為勢盛惟名與勢初無定在而強有力者得乘權以居勝地於是死與辱及其身而益彼之惡以為天下害斯豈足為士氣之浩然者乎宋之多有此也不審者以為士氣之昌也不知其氣之已朽也當李伯紀之見廢而學宮之士閑然一起矣逮史嵩之之復起閑然再起矣徐元杰劉漢弼以毒死而蔡德潤等閑然三起矣丁大全之逐黃槐而陳宜中等閑然四起矣凡其所言皆憂國疾讒飭義倫正風化者也理以御氣而氣固可伸乃以理御氣而氣配理亦從乎人之獨心而已已正而邪者屈已直而枉然伏乃凡此羣競而起者揣其志果皆憂國如家足以勝諸姦之誣上行私者乎稽其行果皆孝於而親信於而友足以勝諸姦之汗辱風化者乎度其守果皆可賤可窮可死而一介必嚴足以勝諸姦之貪叨無厭者乎倡之者或庶幾焉而聞風而起見影而馳如鶩如奔逐行隨隊者之不可保十



且八九也諸姦且目笑而視之如飛鳥之集林庸主亦厭聽之如群蛙之喧夜則弋獲國士之名自謂清流之黨浸令任之固不足以拯危之禍國家亦何賴有此士哉政之不綱也君之不德也姦之不戢而禍至之無日也無能拯救而徒大聲以號之怨詛下逮於編氓穢迹彰聞於強敵群情搖動而墮其親上死長之情則國勢之衰風俗之薄實自此貽之矣輯輯翻翻游談之習勝物極必反哉必連身追至蒙古入抗群毆北徙塚足墮指啼飢餓食於原野曾無一人焉捐此螻蛄之生就孔子之堂擇乾淨土以為死所則鄒之浮氣空與山搖川決者今安往邪先王之造士也實之於飲序之於射節之以禮和之以樂其尊之也乞之而後言其觀之也旅而後語分之於黨孰州序以靜其志升之於司馬而即試以功其以立國體也即以敦上行也馴其氣而使安也即以專其氣而使昌也使之求諸己而無待於物也即以公諸天下而允協於眾也故雖有亂世暴君姦人逆黨而不能加以非道之刑戮戰國之士氣張而宋嬴政之坑東漢之士氣競而致奄人之害南宋之士氣躍而召蒙古之辱誠以先王之育士者待士士亦誠以先王之育士者自育豈至此哉詩云駕飛戾天魚躍于淵各安於其所而作人之化成魚亂於下鳥亂於上則網罟與馬氣機之發無中止之勢何輕言氣哉

恃險亡道也棄險尤必亡之道也恃險而亡非險使之亡也任非其人行非其政民怨而非其民兵廢而非其兵積金粟而糜之非其金粟險無與守均於無險恃險之亡亦棄險亡之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是故守國者不可不知險知險者明乎險與非險之數非一山之窄窄一水之波濤足以為險也有可據之險而居高積厚以下應乎廣衍之神臯如手足處末而衛其頭目夫是之謂真險善攻者期於爭此善守者亦守此而已矣江東自孫氏以來東晉南宋因之以立國者皆百餘年長淮大江為其障蔽天塹之號繇此而興而以實求之險固不在是也曹魏臨濡須而退石勒至壽春而返苻堅渡淝水而奔拓拔飲江水而止周世宗破滁陽而罷完顏亮窺采石而潰則既已全有長淮而分江之險乃至兀木直搗建康立馬金山東臨四明南馳豫章終以寢不安席遽求北走蓋一葦之可抗無重關之足扼江東之險不在此悠悠之帶水明矣險不在此則其立國而不可拔者固在也昭烈有漢中而曹仁乃卻劉宏鎮襄漢而琅邪乃與桓溫縛李勢而氐羌不敢內犯張浚督荆襄二吳爭秦華華而女直息其南窺

其亡也秦滅巴蜀而捍關破鄢舉走楚於吳而楚以燔魏滅蜀漢迫西陵王濬因以興師東指而孫氏以亡宇文氏滅蕭紀下蕭歸而隋人南渡之師長驅無忌宋倂孟昶下高季興而南唐之滅易於摧枯以是驗之江東之險在楚楚之險在江與漢之上流恃大江者非所恃棄上流者棄其所依得失之樞未有爽焉者也蓋吳越委也江漢之上流源也以攻者言從源而輸於委順也不得其源而求諸委逆也應援之相踵芻糧之相濟甲仗車牛之相輔順以及之而軍無中饋之憂順而下攻易也逆而上退難也知進之易於攻而退之難於卻則人有致死之心此橫江而渡者之無成功而馮高以下者之得勝算也以守者言擊其頭而手足應制其手足而頭不能援江與漢之上流芻糧之所給也材勇之所生也故吳越雖已糜爛而巴蜀湘粵可阻險以爭衡上游已就沈淪則吳會越關先魂奪而坐斃蘇峻據石頭而陶侃溫嶠率江湖之義旅掩取之如龍鳥倭景陽臺城而王僧辯陳霸先以脆弱之身入網舉之如游鯨險在千里之外而機應於桴鼓之捷古今轍迹無有不同焉者然則宋當理宗之世豈其必亡哉棄險以自亡而實似道之罪不可勝誅非但其納款拖雷而背之以召寇也以賄賂望聞帥以柔媚掌兵權以仇直為仇讐以愛憎為刑賞於是余玠死而川蜀之危不支劉整班而川蜀之亡以必呂文煥之援絕而楊暹之渡不可復過迨及臨安已破江南瓦解楊州之守猶歸然而存江淮之壑不足以固江東勢所不趨非存亡之紐明矣故知險者知天下之大險也非一山一水在眉睫之間見為可恃以使人驕玩者也以南為守而失漢中巴蜀以孤江湘以北為守而先朔方雲中以危河朔北倚南之資糧而徐泗無衝尾之運南恃北之捍蔽而相魏無屯練之兵雖英主不能以撫中夏况中材而際遇會之屯者乎故險者非可恃也尤非可棄也此千秋之永鑒也

宋論卷十五

度宗

宋迨理宗之末造其亡必矣然使嗣立之主憤恥自強固結眾志即如劉繼元之乘城堅守屢攻而不下猶有待也抑不能然跳身而出收潰散之卒勉以忠義如符登之誓死以搏姚襄身雖死國雖亡猶足為中原存生人之氣而偷一日之安富懷擁立之私恩委國以授之權姦至於降席稽顙恬不知詐而後趙氏之宗枋瓦解莫之能挽嗚呼迹其為君蓋周赧晉惠之流得死牖間猶為幸矣晉惠之立也議者猶咎武帝之託非其人以分則適以年則長嗣國之常經在焉苟非通識其能易也而度宗異是理宗無子謀立之於吳潛潛曰臣無彌遠之才忠至無陛下之福夫豈言之無擇而鹵越若斯哉度宗之不任為君而足以亡宋者臣民具知之矣出自庶支名位未正非有不可廢者存也選於太祖之裔孫豈無愈者而必此是與則理宗晚多內寵宦寺內榮姦臣外擁度宗以柔選無骨貌似仁孝宵小以此惑上幸其得立而居門生天子之功也故吳潛以為不可者正似道之所深可一立乎位而屈膝無漸江萬里莫能掖止果以遂小人之願欲其所以得立者可知已河山虛擲廟社邱墟豈似道之所置諸懷抱者乎則甚矣理宗之愚以召亡也夫選賢以建元良謀之大臣以致慎也而決之於獨斷者大臣不敢尸焉故與聞定策以相翼戴雖優以恩禮而必不可懷之以為私恩非是則權柄下移而禍必中於家國故昭子不賞暨年而故孫氏以安漢文之於周勃漢宣之於霍光雖曰寡恩亦宰制綱維之大義不可徇矣天子者極乎尊而無上者也有提之攜之以致之上者則德可市功可居而更臨其上故小人樂以其身任廢立之大權而貪立非才以唯己之志欲亂之所繇生莫可救藥必然之券也且夫拔起而登天位遺天投艱於眇躬亦甚難矣况在強寇壓境之日其難尤倍錦衣玉食處堂之嬉亦奚足為惠而懷之即令膺祚以及子孫抑亦宗廟之靈先君之義天下臣民之所推戴豈贊我立者之可驚販以為厚德哉自甯宗委廢立於彌遠而理宗感之以為恩彌遠以享厚利姦人垂涎而思效之無足怪者吳潛曰臣無彌遠之才非無其才也無其市夫位以擅大權之姦謀也夫彌遠避禍之情深於邀福雖懷私以廢濟王猶知密訪理宗之器識以冀得人故理宗雖聞早歲之設施猶有可觀者其隙既開其流愈下似道乃

船山遺書

利建此行尸坐肉之童昏匍伏以聽已於是而一絲九鼎之殘疆唯其所棄擲而莫敢誰何要其禍之所自生則宗始之理宗成之非旦夕之效也夫以韓魏公之公忠而兩朝定策引退不違豈可望之史賈之流者乎孝宗嗣而妻當亮張燾之賞不行小人懷惠而天下隨傾亦烈矣故王珪之言曰陛下有富貴傳子孫皆先帝之恩君子甚惡其言以有天下享崇高之奉而感之以為恩此鄉里小生得一舉而感舉者尊之為師戴之如天寒乞之情也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恭宗 端宗 祥興帝

文信國之言曰父母病知其可起而無不下藥之理非哉身履其時為其事向其無成而後知其言之切也今夫父母之病當其未篤則无妄多藥不敢輕試無所補而或有所傷當勿藥也故春秋傳曰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言孝子之情不敢不慎也迨及革矣望其愈而終不可愈冀其生而不可得生於斯時也苟有以療之者不以藥之珍而惠貧也不以炮製之難而憚勞也不以迂而罔濟而忽之也不以緩而弗及而輟之也不以前之屢試無功而中沮也不以後之追悔太過而懷疑也其求之也懼懼乎其若貪也其營也惘惘乎其若愚也夫豈不知有命自天之不可強哉欲已之而不我許抑竭力殫心以為其所能為而已矣然而或為之謀者鵠雞到豕以媚山獠妖狐之神而乞命則孝子弗為其弗為也非有所吝也不敢以辱吾親不忍以辱吾親也夫忠臣於君國之危亡致命以與天爭興廢亦如是焉而已當德祐時蒙古兵壓臨安在旦夕求所以存宋者終無術矣誠不忍國亡而無能為救則嬰城死守君臣畢命以殉社稷可也奉君出走收餘燼以借一不勝則委骨於原隰可也死不我值求先君之遺裔聯章澤之英雄有一日之生盡一日之瘁則信國他日者亦屢用之矣乃倉卒之下聽女主乞活之謀銜稱臣納貢之命微封豕長蛇之恩以為屬國於江介愛君而非所以愛存國而固不可存信國之忠洵忠而過矣曾元請及且以易箒而曾子斥之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云者姑貸須臾之安以求活耐於雷瀉婦寺之忠孝也以堂堂十五葉中國之天子匍伏丐尺土於他族生不如死存不如亡久矣信國自處以君子而以細人之道愛其君乎且夫為降附稱臣之說其愚甚矣即今蒙古之許之與肅歸臣於宇文以保一州而旋以滅亡錢徽臣於宋以

征伐而終於納土朝國之晦朔異有於國祚之短長況乎徐鉉之辨言徒供嫺笑徽欽之歸命祇取俘囚已入虎吻而猶祝其勿吞詞愈哀愈辱其亡愈可傷矣信國之為此也搖惑於婦人之柔靡震動於通國之狂迷欲以固遂其成仁取義之心而擇之不精執之不固故曰忠而過也或曰句踐之請命於吳也自請為臣妻請為妾而卒以沼吳信國之志其在斯乎而異為不可曰吳以行權者惟其理也屈而能伸者惟其勢也吳之與越以爵土言皆諸侯也以五服言皆蠻夷也以先世言一為泰伯之裔一為大禹之胄也春秋之世友邦相伐力不敵而請降者多矣受其降者不得而臣之已而復與於會盟仍友邦也上有守府之天子其以強大相統屬同是冠帶之倫而義可以相服者也故句踐即不沼吳而終不為吳之臣妾求之於蒙古言其比哉宋之亡亡於屈而已瀘淵一屈矣東亞再屈矣秦檜請和而三屈矣至於此而屈至於無可屈以哀鳴望瓦全弗救於亡而徒為萬世羞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句踐之所為非宋所得假以掩其恥也故楊后之命可以不受而後信國之忠純白而無疵擇義以行仁去其姑息者而得矣

漢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則與黃帝堯舜以來道法相傳之天下而亡之也是豈徒徽欽以降之多敗德祭泰實史之挾姦私遂至於斯哉其所繇來者漸矣古之言治者曰觀文匿武匿云者非其銷之之謂也藏之也關用之也密不待觀而自成其用之謂也故書曰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競之不棟折榱崩欲夫之也難矣其競之也非若漢武隋煬窮兵遠塞而以自疲也一室之棟一二而已構榱榱相倚以安而不任競之力故用之專者物莫能勝守之當者寇莫能侵率萬人以相搏而其相敵也一與一相當而羣無所用自遼海以西迄於夏朔自賀蘭以南垂於洮岷其外之遂水草工騎射好戰樂殺以睥睨中土者地猶是地人猶是族自古迄今豈有異哉三代之治千有餘歲天子不以為憂其制之道無所考矣自春秋以及戰國中國自相爭戰而燕趙獨以二國之力控制北陲秦人外應關東而以餘力獨捍西圍東不貸力於齊南不藉援於韓魏江淮以南則尤耳不聞朔漠之有天驕也及秦滅燕代併六合率天下之力以防胡而匈奴始大漢竭力以禦之而終莫之能抑至於靈獻之世中國復分而劉虞公孫瓚袁紹不聞有北塞之憂曹操起而撫之鮮卑匈奴皆內徙焉蜀吳不相聞也晉兼三國而五湖競起垂及於唐

突厥奚契丹相仍內擾及安史之亂河北叛臣各據數州之士以抗天子而薊雲之烽燧不聞者百年繇此言之合天下以來競而不競控數州以匿武而競莫如焉則中國所以衛此觀文之區者大略可知矣東漢之強不敵西漢而無北顧之憂者有黎陽之屯在也天寶以後內亂方興不敵開元以前而無山後之警者有魏博之牙兵在也外重漁陽上郡雲中之守而黎陽承其後外建盧龍定難振武之節而魏博輔其威以其地任其人以其人守其地金粟自贍也土馬自簡也險隘自固也甲仗自營也無巡邊之大使以督其簿責無遥制之廷臣以掣其進止雖寡而衆矣雖弱而強矣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四裔之邊臣各自守而不待天子之守之也牽帥海內以守非所自守之地則漫不關情而自息奔走遠人以戰非所習戰之方則其力先竭而必殫然而庸主具臣之謀固必出於此者事已迫則不容不疲中國以爭難未形則唯恐將帥之倚兵而侵上也嗚呼宋之所以裂天維傾地紀亂人羣貽無窮之禍者此而已矣其得天下也不正而厚疑攘臂之仍其制天下也無權而深懷尾大之忌前之以趙普之佞逢其君猜妬之私繼之以畢士安之庸徇愚氓姑息之逸於是關南河北數千里闕其無人迫及勅敵介馬而馳乃歐南方不教之兵震驚海內而與相枝距未戰而耳目先迷於嚮往一潰而奔保其鄉曲無可匿也斯亦無能競也而自軒轅迄夏后以力挽天綱者靡散於百年之內嗚呼天不可問誰為為之而今至此極乎向令宋當削平僭偽之日宿重兵於河北擇人以任之君釋其猜嫌眾寬其指搗臨三關以扼契丹即不能捲席燕雲而契丹已亡女直不能內蹂亦何至棄中州為完顏歸死之穴而召蒙古以臨淮泗哉人本自競無待五之競之也不挫之而亦足以競矣均此同生並育於聲名文物之地以相為主輔而視若芒刺之在背威之弗能也信之弗固也牽之弗法也棄其人曠其土以懷去字而練之拆也已久孰令宋之失道若斯其愚耶天地之氣五百餘年而必復周亡而天下宋興而割據絕後有起者豈於斯以立國庶有待乎平其情公其志立其義以奠其維斯則繼軒轅大禹而允為天地之子肖也夫

